

一之書叢學女

談養修女婦

上海

圖書館

藏書

海

上

行印局書華中



A541 212 0003 6547B

中華書局發行

中華十字圖案 二冊 各四角

本書圖案，兼備中西兩式，花樣新奇，印刷清楚：十字刺繡、線織物、紙組物等，都可用作範本。

玩具製作法 一冊 五角

本書所選玩具，共二百二十餘種。依照原料，可分為土、紙、竹、木、麥稈、綿、毛七大類。學校用作手工教材，尤為適宜。

序

古之善爲教者。學與養兼資。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禮曰。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得其所養。無物不長。失其所養。無物不消。孟子山木人心之喻。最爲得之。養之時義大矣哉。竊謂童蒙如是。成人亦然。男子如是。女子亦然。夫有賢女。然後有賢婦。有賢婦。然後有賢母。有賢母。然後有賢子孫。有賢子孫。然後社會國家有用之人才。家人利在女貞。風化基於閨闈。揆以教育家之原理。中外古今。若合符契。今者女學蔚興。閨閣之彥。或不憚負笈通都。聯袂瀛海。以視曩之終身不離保姆。跬步罕越闈圍者。志趣廣狹。判若天淵。然或囿於器而不能觀其通。驚於遠而不知求諸邇。銳於暫而不能持以久。輕重作輟。偶有毗倚。弊卽乘之。此無他。非惜於所修。實昧於所養故也。梓潼謝君无量。以著述餘暇。薈萃中西載籍。凡關於閨門之教者。摘其精華。汰其糟粕。纂爲一書。綜數萬言。分修學立身婦德母德爲三大綱。名曰女子修養談。其知識皆婦女應有之知識。其職務

皆婦女應有之職務。非高遠而難行。乃循序而漸進。博而要。質而文。吾意此書一出。舉凡所謂班氏女誠。呂氏閨範。溫氏母訓諸書。昔所奉爲金科玉律者。不能專美於前。誠使家置一編。俾蘋蘩之暇。逍遙以鍼勞。織紉之餘。談笑以藥勸。優而柔之。饜而飫之。觀感而效法。其爲德言容功之助。詎淺尠哉。然則謝君著此。其宗旨所在。匪特爲女學之楷模。將亦爲世界文明之輔翼歟。丹徒莊啟傳撰

女學叢書之一 婦女修養談

目錄

緒論

第一編 女子修學立身之基礎

第一章 勤學與立志

第二章 常識與社會之才能

第三章 身體之健康與勇氣

第四章 德行之根本

第五章 藝術職業與自立之生活

第六章 女子之人格

第七章 婚姻論

第二編 婦德之修養

第一章 婦德古訓

第二章 對於夫之家庭之義務

第三章 夫婦之同心及節義之模範

第四章 內助之益

第五章 家政之處理

第六章 僕婢之待遇

第二編 母德之修養

第一章 吾國古代母儀略述

第二章 兒童之保育

第三章 母教之效力及方法

第四章 兒童惡癖之矯正

女學叢書之一 婦女修養談

緒論

世界之上。男女各居其半。其聰明材智。未嘗不同。因於風俗習慣之相承。而處境不能無異。據近世生物學者之言。男女所受天性本一。徵諸原始民族。男女骨格形體。往往酷似。故謂女性爲劣。男性爲優者。非也。女性劣於男性。實自來所遭之外境。有以致之。太古之時。民以漁獵爲生。男子出入山澤。逐禽獸。習爭鬪。或掠奪。婦人爲妻。行於清曠寥廓之地。馳於奮戰用力之場。故其體力日以強盛。而婦人率居家中。主飲食衣服之事。所以磨鍊其身體者。遠不及男子久之。遂以積弱。蓋數千年以來矣。說者又謂生物之一雌一雄。相匹者。雌雄之力。常均無大區別。如鳩類。擊一無有二。偶察其形貌。雌雄莫辨。象類。或一羣僅得一雄。雄之力。卽倍大於雌。縛一雄象。其難視縛一雌象。不啻五倍。總而言之。男性女性之所以相差。以科學證之。惟繫於在外之境遇矣。

女子之體質。由於在外之境遇。遺傳而若。有遜於男子。至於在內之心智。則宜與男子無異。故女子之研究學術。練習事業。其成功未必居男子下也。是在女子立志自勉之耳。近世歐美女子所受之教育。幾與男子等。而所爲發奮以求與男子相並者。其法亦日進。然瀛夏不

同俗。吾國今日女子地位之改善固不能不效法歐美亦不必全法歐美雖古今異宜而自來先哲之良訓列女之模範尤多有可矜式者故綜合古今中外之情勢以論婦人適當修養之道誠當今之亟務也。

吾國論宇宙之大法一陰一陽而已故男女猶陰陽之義其分未嘗不均後世聖人扶陽抑

陰始以男爲主然非必不平等也女者如也謂如男子舊訓以爲如妻者齊也謂與夫齊說

文妻婦與己齊者也從女從中從又又持事妻職也宴古文妻從尙女尙古文貴字蓋妻之

古義本訓貴女對於舅姑而後稱婦然則妻本匹敵之義婦則奉親之名故曰夫尊於朝妻

貴於室夫婦一體安有貴賤於其間哉或見世俗多置妾遂謂中國同於多妻之風此亦非

是置妾固非經義古雖有妾然實以嫡爲重妾本非妻比禮明言庶人無側室者文中子曰

一夫一婦庶人之職也是恆人皆一夫一妻矣封建尊君之朝慮絕國嗣天子諸侯多可至

娶九女公羊及白虎通說非通制也抱朴子猶謂當時天下多女故其制如此詰鮑篇曰案周九土

書天下女數則置妾僅成於後來之弊俗耳

然則吾國古義男女之地位未嘗不平等後世女教既衰女子之才能自遜於男子不僅由

世議束縛女子太過亦坐女子之能有志自樹立者往往加少耳今不可不考諸古訓博觀

世界女子進步之原揆諸吾國今日之情勢以求女子修養之良規歐洲自希臘時卽行一

夫一妻之制。當時雖偶有置妾者。而妾最爲社會所賤。要之歐洲所謂女權。其發展之故。一由於耶教之教義。二由於騎士之風氣。三由於人權論之影響。耶教主於禁慾。故不徇生時形體之樂。惟求死後靈魂之安。而在精神上認男女爲平等。保羅嘗謂基督無男女之區別。自是始以結婚爲神聖之事。行之以宗教之儀式。立敬愛以爲夫婦同守之原則。且謂虐遇其妻者有罪。此耶教之關於女子地位者也。又中世之騎士。以游俠自任。嘗尊護女子。十一世紀之末。十字軍起。騎士階級愈高。其對婦人也。尤恭而有禮。時俗化之。女子在社會之人格。頓有增高之勢。此騎士之關於女子地位者也。自盧梭民約論。主張人權。頗引起女子之自覺。法國革命之際。女子多參其事。於是世稍有女權論。流風所漸。薦紳學者。每以女權爲當伸。此人權論之關於女子地位者也。如英之約翰穆勒。亦以女子選舉權爲合於正理。建議於議會。故英之論女權者頗盛。美洲雖屬新邦。而獨立以來。運動女子參政權者。餘二百年不絕。已有數州。女子得一部分之選舉權者。千九百四年。德國開萬國女子參政權會議。於柏林。如北美合衆國、英國、和蘭、瑞典、那威、奧大利等。皆有代表與會。故女子求與男子有同等之地位者。大概徧於歐美矣。

歐洲古代亦尊男卑女。近世女子地位之所以日進。實以女子教育之發達爲一總因。希臘羅馬時本有女子教育而未盛也。中世以來。漸隆尊女之風。十六七世紀之間。西歐女子之

從事宮廷生活者。類有高等之學問。而騎士亦方見重。故世頗對女子表其崇敬。是時法蘭西之宮廷。文采風流。尤有勢力。其影響被於全歐。十七世紀及十八世紀。上流社會之交際。無不了解法蘭西語者。對於女子。皆守騎士之習慣。於是教育家漸有論男女修學當相等者。其效猶未著也。要至近世。女子教育始大振。歐美略同。而美洲尤盛。北美全體女子大學生之數。有時視男子大學生之數猶多。女子畢業而爲大學講師及教授者。且至千人以上。故女子地位之進步。以其學問之幾與男子相埒也。然則將改善吾國女子之地位。亦必先擴充女子之教育。凡爲女子者。當立志以求學術。專心以務職業。自當日爲社會所崇。此不惟有益於女子。其爲助於國家勢力之發展。非尠小也。蓋吾國女學之幼稚。其去歐美直不可以道里計。此自無可諱言。若不揣其本。徒浮慕女權之名。不惟無補。甚將爲後來女學之累。此不可不慎矣。竊本此意。陳吾國女子修養適宜之要務。述爲此編焉。

女子處家。則有立身修學之要。既適人。則有婦道。有子。則有母道。故本編分爲三編。第一編。明女子修學立身之基礎。第二編。以明婦道。第三編。以明母道。參酌現時之情勢。兼采古訓。庶以爲女子修養之助。云爾。

第一編 女子修學立身之基礎

第一章 勤學與立志

婦人立身之基礎。先養成於爲處女之時。蓋後日持己待人。對於家庭。對於社會。能維持其完全之人格者。無不賴諸處女時代之志氣與才能也。故女子處家之時。但當一意學業。有自立之志。中國古代本重女學。成周之時。女子無不知學者。雖其遺法不詳。猶略可考見也。男子十歲就外傅。女子十歲受姆教。雖一學於外。一學於內。蓋敦有別之義。故異處而學。女子惟從女師。不出戶闕。宜亦講習書數。兼通詩禮。略亞男子也。及其既長。又受婦學。昏義云。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周禮九嬪掌婦學之灋。以教九御。亦著此目。蓋德言容功爲婦學之目。自宮廷達於齊民一也。故詩周南葛覃毛傳。謂四者爲古女師之教。鄭注周禮曰。婦德謂貞順。婦言謂辭令。婦容謂婉婉。婦功謂絲枲。故知婦人所學。不僅在文字矣。章學誠婦學曰。周官有女祝女史。漢制有內起居注。婦人之於文字。於古蓋有所用之矣。婦學之名。見於天官內職。德言容功。所該者廣。非如後世祇以文藝爲學也。又曰。婦學之目。德言容功。鄭注言爲辭令。自非嫻於經禮。習於文章。不知爲學。乃知誦詩習禮。古之婦學。略亞丈夫。後世婦女之文。雖稍偏於華采。要其淵源所自。宜知有所受也。又曰。婦學掌於九嬪。教法行乎宮壺。內而臣采。外及侯封。六典未詳。自可例測。葛覃師氏。著於風詩。侯封婦學。婉婉姆教。著於內則。卿士大夫。歷覽春秋內外諸傳。諸侯夫人大夫內子。並能稱文道故。斐然有章。若乃盈滿之祥。鄧曼詳推於天道。利貞之義。穆姜

精解於乾元。魯穆伯之令妻。典言垂訓。齊司徒之內主。有禮加封。士師考終。牖下。妻有誅文。國殤魂返沙場。嫠辭郊弔。以至泉水。愆流。委宛賦懷。歸之什。燕飛上下。淒涼送歸。媵之詩。凡斯經禮典法。文采風流。與名卿大夫。有何殊別。然皆因事牽聯。偶見載籍。非特著也。若出後代。史必專篇。類徵列女。則如曹昭蔡琰故事。其爲喬皇彪炳。當十倍劉范之書矣。是知婦學亦自後世失傳。三代之隆。並與男子儀文。率由故事。初不爲矜異也。又曰。男子弧矢。女子鞶。輒自有分別。至於典禮文辭。男婦皆所服習。蓋后妃夫人。內子命婦。於賓享喪祭。皆有禮文。非學不可。章氏推婦學淵源。以爲古者婦人之學。不必遠遜於男子所見。可謂卓矣。然猶未審周時婦學。通於齊民。則章氏之疏也。

章氏又曰。婦學古實有之。惟行於卿士大夫。而非齊民婦女皆知學耳。此說非是。按列女傳。中周時。雖民間女子多有辨通知禮者。是知民間亦有女學。皆從姆教。宜不獨卿士大夫爲然。周禮所謂婦學。卽詩所謂女師之教。蓋女子將適人。始受婦學。適人以後。名家貴族自有傳母。然女子幼時。未受婦學。以前非絕無所學也。章氏混婦學與姆教爲一。故所論未審。內則所謂姆教。其目未具。一若僅限於婦功者。女子之學。固重實用。要之斷無不知書解文句之理。惟不得考其詳耳。井田之制。八家共一巷。中里爲校室。選其耆者。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辨護伉健者。爲里正。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方五穀畢入。民皆居宅。男女同巷。相

從夜績。至於夜中。故女功一月得四十五日。作。從十月盡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不出戶牖。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觀此則男女並能自歌。其勞怨婦人既老無子。又能采詩。是必通文義。達人情。不然不能自歌。亦不能采詩也。民間女子未嫁。以前當已曉習文字。既適人爲婦。則惟從事女功。傳者以婦職爲重。故於女子小學。略而未言其勢。固不能無也。國風所采。頗多婦人之詞。其辭旨敦厚。不讓男子。孔子取之。獨多。今據四家詩說。詩經可指名爲女子所作者。凡數十篇。作者名字可考者。亦十餘人。其間非無民間女子之詩。可見周時女學之盛也。

列女傳所稱如齊管仲妾之明。詩鄭大夫所遇之楚野辨女。續列女傳之陳採桑女。此不必生在貴家。而明曉經訓。陳採桑女墓門之歌。列於風詩。並足證當時女學普及民間也。其餘以辨通著者。猶往往而有。安在宮廷及士大夫家。而後講婦學乎。茲舉數則。於此列女傳曰。妾媵者。齊相管仲之妾也。甯戚欲見桓公道。無從。乃爲人僕。將車宿齊東門之外。桓公因出甯戚。擊牛角而商歌。甚悲。桓公異之。使管仲迎之。甯戚稱曰。浩浩乎白水。管仲不知所謂。不朝五日。而有憂色。其妾媵進曰。今君不朝五日。而有憂色。敢問國家之事耶。君之謀也。管仲曰。非汝所知也。媵曰。妾聞之也。母老老。母賤賤。母少少。母弱弱。管仲曰。何謂也。昔者太公望

年七十。屠牛於朝歌市。八十爲天子師。九十而封於齊。由是觀之。老可老耶。夫伊尹有妻氏之媵臣也。湯立以爲三公。天下之治太平。由是觀之。賤可賤耶。墨子生五歲而贊禹。由是觀之。少可少耶。馱駝生七日而超其母。由是觀之。弱可弱耶。於是管仲乃下席而謝曰。吾請語子其故。昔者公使我迎甯戚。甯戚曰。浩浩乎白水。吾不知其所謂。是故憂之。其妾笑曰。人已語君矣。君不知識耶。古有白水之詩。詩不云乎。浩浩白水。儵儵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定。從我焉。如此甯戚之欲得仕國家也。管仲大悅。以報桓公。桓公乃脩官府。齋戒五日。見甯子。因以爲佐。齊國以治。君子謂妾媵爲可與謀。詩云。先民有言。詢於芻蕘。此之謂也。據此則春秋時雖賤妾亦通詩矣。又楚野辨女者。昭氏之妻也。鄭簡公使大夫聘於荆。至於狹路。有一婦人乘車。與大夫轂擊而折大夫車軸。大夫怒。將執而鞭之。婦人曰。君子不遷怒。不貳過。今於狹路之中。妾已極矣。而子大夫之僕。不肯少引。是以敗子大夫之車。而反執妾。豈不遷怒哉。既不怒僕。而反怒妾。豈不貳過哉。周書曰。毋侮鰥寡。而畏高明。今子列大夫而不爲之表。而遷怒貳過。釋僕執妾。輕其微弱。豈可謂不侮鰥寡乎。吾鞭則鞭耳。惜子大夫之喪善也。大夫慚而無以應。遂釋而問之。對曰。妾楚野之鄙人也。大夫曰。盍從我於鄭乎。對曰。既有狂夫昭氏在內矣。遂去。君子曰。辨女能以辭免。蓋辨女雖楚野之鄙人。而能以正理折大夫。且善舉書義也。續列女傳曰。晉大夫解居甫使於宋。道過陳。遇採桑之女。止而戲之。曰。女

爲我歌。我將舍汝。採桑女乃爲之歌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大夫又曰。爲我歌其二。女曰。墓門有梅。有鶉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止。訊予不顧。顛倒思予。大夫曰。其梅則有其鶉安在。女曰。陳小國也。攝乎大國之間。因之以饑饉。加之師旅。其人且亡。而況鶉乎。大夫乃服而釋之。君子謂辨女真正而有辭。柔順而有守。楚辭補註引此事。以爲係婦人引詩。續列女傳但云辨女所歌。未知其爲自作。或引古詩也。然能於倉卒之間。誦詩陳義。以禦戲侮。亦非平日積學不能矣。

由上所述。觀之。則周之學制。似自宮廷。以至齊民。無不有學。以女子教育之。普及故婦人。文采多有可觀。及漢以來。女學既廢。婦人間以文章名者。或名家顯族。承其舊學。又必自負。殊才。僅乃成就。世亦不以婦人有學爲重。此風會之變。而婦人之境遇。蓋自是異矣。章學誠婦學曰。春秋以降。官師分職。學不守於職司。文字流爲著述。丈夫之秀異者。咸以性情所近。撰述名家。至於降爲辭章。亦以才美所優。標著文采。而婦女之奇慧。殊能鍾於間氣。亦遂得以文辭偏著。而爲今古之所稱。則亦時勢使然而已。然漢廷儒術之盛。班固以爲利祿之途。使然。蓋功令所崇。賢才爭奮。士之學業。等於農夫治田。固其理也。婦人文字。非其職業。間有擅者。出於天性之優。非有爭於風氣。驚於聲名者也。章氏亦以後世婦人文字。非其職業。不過偶然有所著名耳。夫文字之優。固未足以盡學之事。顧舍文字以外。婦人之於學。益無可表。

見漢後婦人最稱有學者。莫如曹大家及宋宣文君。茲錄二人略傳。以爲女子好學之楷式。曹大家者。漢扶風曹世叔妻。而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學高才。世叔早卒。有節行法度。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每有貢獻異物。輒詔大家作賦頌。及鄧太后臨朝。與聞政事。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後又詔融兄續繼昭成之。作女誡七篇。有助內訓。馬融善之。令妻女習焉。昭女妹曹豐生。昭壻之妹亦有才惠。爲書以難之。辭有可觀。昭年七十餘卒。皇太后素服舉哀。使者監護喪事。所著賦頌銘誄。問注哀辭書論。上書遺令。凡十六篇。子婦丁氏爲撰集之。又作大家讚焉。

宣文君宋氏者。苻秦時太常韋逞母也。幼喪母。明慧。父授以周官。謂之曰。此經周公所制。以經紀典誥者也。吾家世以傳業。今無男可傳。以授汝。汝必敬受。無令此學遂絕。宋日諷誦。屬世亂。研精不輟。石虎徙民實山東。宋在徙中。與夫推鹿車就徙。而背負父所授經。與之俱至冀州。依膠東富人程安壽。畫出樵探。夜歸授子經。以紡績佐讀。逞遂成學。秦王堅閱禮樂廢闕。博求通周官有師法者。問諸博士。博士盧壺前對曰。學殖久廢。禮師法盡矣。太常韋逞母宋。世學家傳。其父業精周官。今年八十。視聽無闕。非此母無足授此經者。於是詔就宋氏立講堂。置生徒百二十人。設絳紗幔坐其中講業。賜號宣文君。周官學復行。

於世宣文君之力也。唐宋若華作女論語。以宣文君擬孔子。而以曹大家之徒擬顏閔。相爲問答。蓋重宣文君能傳經術也。

章學誠婦學曰。昔者班氏漢書。未成而卒。詔其女弟曹昭。躬就東觀。踵而成之。於是公卿大臣。執贄請業。可謂擴千古之所無矣。然專門絕學。家有淵源。書不盡言。非其人卽無所受。爾又苻秦初建學校。廣置博士。經師五經粗備。而周官失傳。博士上奏太常韋逞之母宋氏。家傳周官音義。詔卽其家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而受業。賜宋氏爵號爲宣文君。此亦擴千古之所無矣。然彼時文獻盛於江左。苻氏割據山東。遺經絕業。幸存世學家女。非名公卿所能強與聞也。此二母者。並是以婦人身行丈夫事。蓋傳經述史。天人道法。所關恐其湮沒失傳。世主不得不破格而崇禮。非謂才華炫燿。驚流俗也。古今婦人以文學著者甚多。二母人格尤可稱。故特述焉。

婦人之學。不當專以文學爲重。故今之女子。從事於學。亦宜依今日教育之統系而勉力焉。今世教育大綱。曰智育。曰體育。曰德育。曰美育。此數者。皆女子所不可不盡心者也。然數者又可總爲理想之教育與實用之教育二種。屬於理想者。可以爲女子修養陶冶之助。而增其智識與興趣。屬於實用者。可以使女子獨立於社會。而任相當之職業。斯其大要已。女子時代。惟當以修學爲務。而不務其他。吾國女子教育。雖尙未臻發達。然女子但能有一。

定之志。向勉力求之。亦必可期。於有成。惟患立志不定。修業不專。或牽於人事。或淺嘗輒止。終致不能深造耳。須知學問關係女子之一身。最爲切要。社會之智識氣質之涵養。以及將來家政之治理。疾病之調護。子女之保育。教訓。乃至中饋百端之事。縫紉烹飪之細。御下處物之法。皆賴女子。時代之學問。以爲應用。然後各得其所。若女子時代悠悠。忽忽。卽終身實受其弊矣。

人有恆言曰。世界一大學校也。人生於世。凡入乎耳。接乎目者。何一非學問之材料。但有時不覺耳。至於學問之工夫。其要有五。(一)專心爲學。而不專心。學在於此。而心在於彼。所學隨忘。其業終不能成。(二)虛己。一知半解。而傲慢自恃。以爲吾能。是亦足矣。此謂自畫。雖有精妙之學理。而無由得之。(三)眞實。爲學必須有眞實之心。得不可付諸等閑。如研究一事。當始終貫徹。絲忽無間。盡了解其事。眞實之相。方不爲模糊影響之談。(四)觀察。所學在。此事。此物。又必博觀於他事他物。與此相關者。以盡其變。庶得其會通。不爲彘臠矣。(五)分別。學而不思。則罔。所學之材料。既備。又審慮而分別之。免致囿。不化。此五者。雖注意。各不同。其中實有互通之處。無論學何科目。咸當用此工夫也。

學問之利益。男女皆同。其大要亦有五。(一)增長智識。研究科學及歷史地理。能通知事物之理。古今之情勢。是也。(二)養成學力。如數學物理學。能使人思想密緻。修習文字。能增進

讀書之力是也。(二)嫻習技藝。如音樂圖畫絳紉習字等。專心爲之。並成就一種之藝業是也。(四)培養經驗。讀書可以知社會之情僞。世變之複雜。以書中之言證之。耳目所遇之事。皆足長其閱歷。識見是也。(五)磨鍊精神。人不學問。則心中搖搖無主。若以學問磨鍊此心。則志趣自高。遇事自不惑亂。人格由此而立。道德由此而成矣。女子不可不立志以求高等之學。問而又不可忽略卑近之事物。蓋高等之學。問卽出於卑近事物之中也。學問不僅求其學理。又當得其實際應用之法。今之科學。多重在實際應用也。

今日吾國女子教育。猶未完全發達。故女子欲深造於學者。不可僅恃學校之教科。其恃平日之自修者。恆半也。古人厲志爲學。朝夕勤奮。有不經師授而能成就專門之業者。全在自勉而已。女子如在學校。自校課以外。平日所讀之書。亦當選擇。大抵以有實用及增益智識者爲主。美文及小說之類。雖可陶情。然多讀則足爲累。譬如飲酒過且致醉。甚以傷性損體。不可不慎也。讀書實爲人生一大快事。況生於今日。學術大明。一展卷間。如與古今東西之哲人文士晤言。一堂所謂不勞駟馬高車而得觀風於殊域者也。讀書之法。論者甚多。約舉其要。殆有數端。讀書或通讀全卷。或擇讀其中最要之篇。當先有區別一也。讀一書未終。不易他書。二也。或一書卷帙過繁。恐久讀厭倦。則同時併讀二三書。倦輒更易。使興趣不窮。然同時併讀之書。亦須有定三也。讀書要有定時。讀畢識其起訖。掩卷整理。勿隨手散置。四也。

讀書時須專心在書不可念及他事五也書中精義當提要鉤玄識其大綱六也書中雖有新義而不可輒以此輕侮古書七也書中如有疑義當記識參考他書以求互證不可輕率妄議八也讀書須端坐有儀容以養成平日嚴整之人格九也世人每謂無暇讀書閨閣亦不能免此便是不立志常有英才而悠悠忽忽坐廢者人生咸得有同一之時間非必舒於此而促於彼一則用此時間以力學成業一則用此時間而但成枯落是果誰之過歟女子人事較少閒居靜處尤當認讀書爲最大之樂由博而返約擇善而固執其獲益必多矣

第二章 常識與社會之才能

社會上之實力男女各有其半男女之相須如左右手左手發育雖遜於右手然無左手則右手亦失其用矣故女子與男子實同負此社會之責任皆當致意培養其常識以發展其才能者也吾國古代女子恆通詩達禮列女傳所記辨通仁智之婦類能洞見事理深悉人情何莫非富於常識之效乎今世所謂常識大抵可分爲普通之常識與學問之常識二種普通之常識卽一切日用常行之道學問之常識卽學校所教事物尋常之理二者不可偏廢雖有精深之學問而不諳世情則處事不得其當徒馳騫於世情而中無實學則雖普通事物且有時不能理解終無以成其健全之人格矣學問之常識就其淺者言之如家庭之任務下至烹飪縫紉之類亦決非不學而能況世間事物之繁總安能不求略有所知故女

子。人。人。當。有。普。通。學。之。基。礎。然。國。家。社。會。之。情。勢。各。有。不。同。宜。於。古。者。或。不。宜。於。今。宜。於。他。國。者。未。必。宜。於。本。國。若。但。墨。守。其。學。不。能。觀。其。會。通。所。如。必。有。窒。礙。是。以。又。須。有。普。通。之。常。識。常。識。二。字。已。爲。今。日。通。行。之。名。詞。若。爲。約。下。其。定。義。則。所。謂。常。識。者。卽。具。有。一。般。普。通。之。理。解。力。有。責。任。心。道。義。心。有。不。越。乎。常。規。以。適。應。於。其。時。代。之。識。見。之。謂。也。女。子。於。學。校。修。業。之。際。則。當。力。求。學。問。之。常。識。於。學。校。修。業。之。後。則。當。力。求。世。間。普。通。之。常。識。斯。爲。最。要。矣。女。子。必。先。具。有。常。識。而。後。能。發。展。其。才。能。國。內。女。子。具。有。常。識。者。既。多。則。女。子。之。地。位。始。可。得。而。進。也。歐。美。女。子。多。執。業。於。社。會。且。駸。駸。欲。自。效。於。國。以。干。政。事。之。權。此。亦。一。二。百。年。來。女。子。教。育。之。普。及。有。以。養。成。其。一。般。之。常。識。智。識。力。量。漸。不。後。於。男。子。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吾。國。女。子。不。當。浮。慕。歐。美。女。子。進。化。之。度。當。自。求。增。益。其。常。識。然。考。諸。吾。國。之。歷。史。不。能。不。歎。周。時。女。子。常。識。發。達。之。可。驚。故。女。子。每。有。能。愛。國。論。政。治。者。茲。就。列。女。傳。諸。書。錄。一。二。事。亦。可。知。古。者。女。學。極。盛。之。時。女。子。多。有。社。會。之。常。識。也。

(甲)周時女子之愛國者

列女傳仁智傳曰漆室女者魯漆室邑之女也。過時未適人。當穆公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嘯。旁人聞之。莫不爲之慘者。其鄰人婦從之游。謂曰。何嘯之悲也。子欲嫁耶。吾爲子求偶。漆室女曰。嗟乎。始吾以子爲有知。今無識也。吾豈爲不嫁不樂而悲哉。吾憂魯君老。

太子幼。鄰婦笑曰。此乃魯大夫之憂。婦人何與焉。漆室女曰。不然。非子所知也。昔晉客舍吾家。繫馬園中。馬佚馳走。踐吾葵。使我終歲不食葵。鄰人女奔隨人亡。其家倩吾兄行追之。逢霖水出。溺流而死。令吾終身無兄。吾聞河潤九里。漸洳三百步。今魯君老悖。太子少愚。愚僞日起。夫魯國有患者。君臣父子皆被其辱。禍及衆庶。婦人獨安所避乎。吾甚憂之。子乃曰。婦人無與者。何哉。鄰婦謝曰。子之所慮。非妾所及。三年魯果亂。齊楚攻之。魯連有寇。男子戰鬪。婦人轉輸。不得休息。君子曰。遠矣。漆室女之思也。詩云。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此之謂也。

詩序曰。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其詩曰。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於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閔。陟彼阿丘。言采其蕪。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且狂。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於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列女傳仁智傳曰。許穆夫人者。衛懿公之女。許穆公之夫人也。初許求之。齊亦求之。懿公將與許。女因其傅母而言曰。古者諸侯之有女子也。所以繫援於大國也。今者許小而遠。齊大而近。若今之世。強者爲雄。如使邊境有寇戎。

之事。維是四方之故。赴告大國。妾在不猶愈乎。今舍近而就遠。離大而附小。一旦有車馳之難。孰可與慮社稷。衛侯不聽而嫁之於許。其後翟人攻衛。大破之。而許不能救。衛侯遂奔走涉河。而南至楚丘。齊桓往而存之。遂城楚丘以居。衛侯於是悔不用其言。當敗之時。許夫人馳驅而弔唁衛侯。因疾之而作詩云。載馳載驅。歸唁衛侯。君子善其慈惠而遠識也。陳奐毛詩傳疏。以處漕爲衛文公。齊之救衛而立文公。載馳之詩。與有力焉。其說曰。控引大邦。思其救至。此夫人之志也。左傳稱齊侯使公子無虧戍曹。繫在賦載馳之下。意者詩有以感發乎。宋襄公母亦衛女。其愛國之志與許穆夫人同。毛詩傳疏於河廣詩下發其義曰。宋襄公母歸在衛。見其宗國顛覆。君滅國破。憂思不已。故篇內皆敘其望宋渡河救衛。辭甚急也。未幾而宋桓公逆諸河。立戴公以處曹。則此詩之作。自在逆河之前。河廣作而宋立戴公矣。載馳賦而齊立文公矣。載馳許詩。河廣宋詩。而繫列於庸衛之風。以二夫人於其宗國。皆有存亡繼絕之思。故錄之。女子既嫁他邦。而不忘祖國。必其爲女子之時。已深受愛國之教訓也。以一詩之賦。而能存宗邦於危難之中。誰謂女子知愛國爲無益哉。

古今國家之變不同。其所以愛國之道亦異。周時女子多致力學問。有常識。故通知當時之大勢。而知所以愛國之方。此猶可考見者也。

(乙)周時女子之從事政治運動者

周時既重女學。及至戰國。游說之風。又盛。女子亦漸有爲政治之運動者。常以處女干謁國君。陳議時事。出言動聽。類於世之策士。雖政治非女子之本務。不足多矜。然女子常識既充。自然能有議論國事之識力。惟其卒或近於自薦不免爲醜行。亦不可以人廢言也。今就列女傳辨通傳中錄數人於下。

楚處莊姪者。楚頃襄王之夫人。縣邑之女也。初頃襄王好臺榭。出入不時。行年四十。不立太子。諫者蔽塞。屈原放逐。國既殆矣。秦欲襲其國。乃使張儀間之。使其左右謂王曰。南游於唐五百里。有樂焉。王將往。是時莊姪年十二。謂其母曰。王好淫樂。出入不時。春秋既盛。不立太子。今秦又使人重賂左右。以惑我王。使游五百里之外。以觀其勢。王已出。姪必倚敵國而發謀。王必不得反國。姪願往諫之。其母曰。汝嬰兒也。安知諫。不遣。姪乃逃。以緹竿爲幟。姪持幟。伏南郊道旁。王車至。姪舉其幟。王見之而止。使人往問之。使者報曰。有一女童。伏於幟下。願有謁於王。王曰。召之。姪至。王曰。女何爲者也。姪對曰。妾縣邑之女也。欲言隱事於王。恐壅闕蔽塞。而不得見。聞大王出游五百里。因以幟見。王曰。子何以戒寡人。姪對曰。大魚失水。有龍無尾。牆欲內崩。而王不視。王曰。不知也。姪對曰。大魚失水者。王離國五百里也。樂之於前。不思禍之起於後也。有龍無尾者。年既四十。無太子也。國無強輔。

必且殆也。牆欲內崩而王不視者。禍亂且成。而王不改也。王曰。何謂也。姪曰。王好臺榭。不恤衆庶。出入不時。耳目不聰明。春秋四十。不立太子。國無強輔。外內崩壞。強秦使人內問。王左右使王不改。日以滋甚。今禍且構。王游於五百里之外。王必遂往。國非王之國也。王曰。何也。姪曰。王之致此三難也。以五患。王曰。何謂五患。姪曰。宮室相望。城郭闊達。一患也。宮垣衣繡。民人無褐。二患也。奢侈無度。國且虛竭。三患也。百姓飢餓。馬有餘秣。四患也。邪臣在側。賢者不達。五患也。王有五患。故及三難。王曰。善。命後車載之。立還反國。門已閉。反者已定。王乃發鄢郢之師以擊之。僅能勝之。乃立姪爲夫人。位在鄭子袖之右。爲王陳節儉愛民之事。楚國復強。君子謂莊姪雖違於禮。而終守以正。詩云。北風其喿。雨雪霏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此之謂也。

鍾離春者。齊無鹽邑之女。宣王之正后也。其爲人極醜。無雙白頭。深目。長指。大節。叩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漆。行年四十。無所容入。衒嫁不讎。流棄莫執。於是乃拂拭短褐。自詣宣王。謂謁者曰。妾齊之不讎女也。聞君王之聖德。願備後宮之掃除。頓首司馬門外。唯王幸許之。謁者以聞。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左右聞之。莫不掩口大笑曰。此天下強顏女子也。豈不異哉。於是宣王乃召見之。謂曰。昔者先王爲寡人娶妃匹。皆已備有列位矣。今夫人不容於鄉里布衣。而欲千萬乘之主。亦有何奇能哉。鍾離春對曰。無有。特竊慕

大王之美義耳。王曰：雖然何善。良久曰：竊嘗善隱。宣王曰：隱固寡人之所願也。試一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見。宣王大驚。立發隱書而讀之。退而推之。又未能得。明日又更召而問之。不以隱對。但揚目銜齒。舉手拊膝曰：殆哉殆哉。如此者四。宣王曰：願遂聞命。鍾離春對曰：今大王之君國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讎。外有二國之難。內聚姦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不務衆子而務衆婦。尊所好。忽所恃。一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黃金白玉。琅玕籠疏。翡翠珠璣。幕絡連飾。萬民罷極。此二殆也。賢者匿於山林。諂諛強於左右。邪僞立於本朝。諫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飲酒沈湎。以夜繼晝。女樂俳優。縱橫大笑。外不脩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治。此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於是宣王喟然而嘆曰：痛乎無鹽君之言。乃今一聞。於是折漸臺。罷女樂。退諂諛。去雕琢。選兵馬。實府庫。四辟公門。招進直言。延及側陋。卜擇吉日。立太子。進慈母。拜無鹽君爲后。而齊國大安者。醜女之力也。君子謂鍾離春正而有辭。

宿瘤女者。齊東郭採桑之女。閔王之后也。項有大瘤。故號曰宿瘤。初閔王出游至東郭。百姓盡觀。宿瘤女採桑如故。王怪之。召問曰：寡人出游。車騎甚衆。百姓無少長。皆棄事來觀。汝採桑道旁。曾不一視。何也。對曰：妾受父母教採桑。不受教觀大王。王曰：此奇女也。惜哉。宿瘤女曰：婢妾之職。屬之不二。予之不忘。中心謂何。宿瘤何傷。王大悅之。曰：此賢女也。命

後車載之。女曰：賴大王之力，父母在內，使妾不受父母之教，而隨大王，是奔女也。大王又安用之？王大慚曰：寡人失之。又曰：貞女一禮不備，雖死不從。於是王遣歸，使使者加金百鎰，往聘迎之。父母驚惶，欲洗沐，加衣裳。女曰：如是見王，則變容更服，不見識也。請死不往。於是如故。隨使者，閔王歸。見諸夫人，告曰：今日出游，得一聖女，今至，斥汝屬矣。諸夫人皆怪之，盛服而衛，遲其至也。宿瘤駭，宮中諸夫人皆掩口而笑。左右失貌，不能自止。王大慚曰：且無笑，不飾耳。夫飾與不飾，固相去十百也。女曰：夫飾與不飾，相去千萬，尙不足言，何獨十百也？王曰：何以言之？對曰：性相近，習相遠也。昔者堯舜桀紂，俱天子也。堯舜自飾以仁義，雖爲天子，安於節儉，茅茨不翦，采椽不斲，後宮衣不重采，食不重味。至今數千歲，天下歸善焉。桀紂不自飾以仁義，習爲苛文，造爲高臺深池，後宮蹈綺縠，弄珠玉，意非有鑿時也。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至今千餘歲，天下歸惡焉。由是觀之，飾與不飾，相去千萬，尙不足言。何獨十百也？於是諸夫人皆大慚。閔王大感，立瘤女以爲后，出令卑宮室，填池澤，損膳減樂，後宮不得重采。期月之間，化行鄰國。諸侯朝之，侵三晉，懼秦楚，立帝號。閔王至於此也。宿瘤女有力焉。及女死之後，燕遂屠齊，閔王逃亡，而弒死於外。君子謂宿瘤女通而有禮。

齊孤逐女者，齊卽墨之女，齊相之妻也。初逐女孤無父母，狀甚醜。三逐於鄉，五逐於里，過

時無所容。齊相婦死。逐女造襄王之門。而見謁者曰。妾三逐於鄉。五逐於里。孤無父母。擯棄於野。無所容止。願當君王之盛顏。盡其愚辭。左右復於王。王輟食吐哺而起。左右曰。三逐於鄉者。不忠也。五逐於里者。少禮也。不忠少禮之人。王何爲遽。王曰。子不識也。夫牛鳴而馬不應。非不聞牛聲也。異類故也。此人必有與人異者矣。遂見與之語。三日始一日曰。大王知國之柱乎。王曰。不知也。逐女曰。柱。相國是也。夫柱不正則棟不安。棟不安則椽椳墮。則屋幾覆矣。王則棟矣。庶民椽椳也。國家屋也。夫屋堅與不堅在乎柱。國家安與不安在乎相。今大王既有明知。而國相不可不審也。王曰。諾。其二日。王曰。吾國相奚若。對曰。王之國相比目之魚也。外比內比。然後能成其事。就其功。王曰。何謂也。逐女對曰。明其左右賢其妻子。是外比內比也。其三日。王曰。吾相其可易乎。逐女對曰。中才也。求之未可得也。如有過之者。何爲不可也。今則未有。妾聞明王之用人也。推一而用之。故楚用虞邱子。而得孫叔敖。燕用郭隗。而得樂毅。大王誠能厲之。則此可用矣。王曰。吾用之奈何。逐女對曰。昔者齊桓公尊九九之人。而有道之士歸之。越王敬螳螂之怒。而勇士死之。葉公好龍。而龍爲暴下物之所徵。固不須頃。王曰。善。遂尊相敬而事之。以逐女妻之。居三日。四方之士多歸於齊。而國以治。

政治本非女子所亟。況在戰國濁亂之世。政治運動。既無有常軌。故女子亦染於策士之習。

惟求議動人主以得所謂富貴利達者雖不出正道亦時勢使然矣然皆辨博有詞通知情在採桑孤逐之女猶能如此當時女子常識之發達不已可見乎

學問之常識與世間普通之常識全然二物人固不可不學然徒讀死書亦不足以應用於世事也故常識之難尤在於讀書而所見能與其時代相適社會固有待於進步然驟進亦必蹶其趾故今日之女子但宜先從事學問以培養其實力而樹自立之基保存吾國婦學固有之美而不亟於社會之運動庶得積漸而與歐美之女子相埒矣

一國之女子不必有高深之學問者多而在有普通之學問者多有普通之學問能以其智慧應用於人事其補益社會者已不少也凡常識應用之道無他善使用其智慧而已即用心之方是也世間萬事未有不用心而可以成就者凡遇一事便於其事前後左右細心思維卽是應用己之常識於其事矣世之婦人略有二種有一言一動必再三審慎而後出者有言動極隨意不檢束者前者常得人崇敬後者易啟人輕蔑此不關於學問卽學問最深仍有不免後者之悔故常識之應用最爲要也

若能於日用常行耳目所接之事逐事留心積漸則常識充足應用不窮女子雖有容貌藝能而缺於世間之常識則處事每不得宜凡入其家而和霽之氣盈庭器物清潔一切整然有序者必其主婦能應用處家之常識者也推之他事何莫不然人之智慧有似於刃刃不

磨。不。利。人。之。智。慧。亦。須。於。事。上。磨。鍊。常。識。之。應。用。與。發。達。全。基。於。練。習。之。力。練。習。既。久。乃。能。臨。機。應。變。有。遇。危。難。之。事。而。婦。人。之。機。智。或。過。於。男。子。卒。以。從。容。得。濟。者。故。女。子。社。會。才。能。之。發。展。必。在。常。識。既。充。之。後。也。

第三章 身體之健康與勇氣

吾國女子之患。尤在身體之積弱。雖其智力之本原。不必遜於男子。而體質則遠有不逮。或終身爲疾病所苦。以致修學治事。其效恆居男子之後。故體育。尤女子所不可不講者也。健康爲人生最大幸福。身體健康。則臨事有勇。女子常多怯懦者。亦未始非體弱之所致也。大抵身心之關係。亦至密切。欲強其體。必先強其心。私欲雜念。最足爲害身體。而婦人尤甚。人之一喜一怒。有所憂愧。有所恐懼。皆不能掩於其色。及其過度。則至於傷生累性。凡人哀樂之情。深而欲身體健康。不可得也。女子更宜慎之。

吾國古者女子之體育。其詳不可得聞。自來女教。雖稟卑弱之訓。然亦往往有以武勇稱者。類能治兵。濟難立奇。服衆此固非婦人之常道。且代不數觀。而傳列女者。亦不能廢之。夫事變之來。何時蔑有女子遭之。被禍尤酷。故巾幗之俊。能立功戎馬之間。扞禦大患。揮斥自如。行所無事。此必平日身體堅強。臨事有勇。養之既久。所以履險不驚。因危得安也。劉開廣列女傳。以女子有武事才略者。別爲奇女傳。以爲愈於子長取游俠之意。今以其有關體育之

發達及勇氣之養成也。略錄數人於下。

越有處女。出於南林。越王使聘之。問以劍擊之術。越女曰。妾生於深林之中。長於無人之野。無道不習。不達諸侯。竊好劍擊之道。誦之不休。妾非受於人也。而忽自有之。王曰。其道如何。女曰。其道甚微而易。其義甚幽而深。道其門戶。亦有陰陽。開門閉戶。陰衰陽興。凡手戰之道。內實精神。外示安儀。見之似好婦。奪之似懼虎。布形候氣。與神俱往。杳之若日。偏如騰兔。追形逐影。光若彷彿。呼吸往來。不及法禁。縱橫逆順。直復不聞。知斯道者。一人當百。百人當萬。王欲試之。其驗卽見。越王乃命五板之隊長高習之。教軍士。當世莫能勝越女之劍。遂以其術破吳。吳越春秋

李誕女。東越人也。閩中有庸嶺。高數十里。其下北隰。中有大蛇。長七八丈。圍一丈。土俗患之。祭以牛羊。爲害不息。或與人夢。或喻巫祝。欲得瞰童女。年十二三者。都尉令長畏之。共求人家生婢子。兼有罪家女。養之。至八月朝祭。送蛇穴口。蛇輒夜出吞齧之。累年如此。前後已用九女。一歲將祀之。募索未得。時誕家有六女。無男。其小女名寄。應募欲行。父母不聽。寄曰。父母無相留。今惟生六女。無有一男。雖有而無。既不能供養。徒費衣食。生無所益。不如早死。賣寄之身。可得少錢。以供父母。豈不善耶。父母慈憐不聽。去終不可禁止。寄乃行。請好劍及咋蛇犬。至八月朝。便詣廟中坐。懷劍將犬。先作數石米糞。蜜麩以置穴口。蛇

夜出頭大如囷。目如二尺鏡。聞養香氣。先瞰食之。寄便放犬。犬就齧咋。寄從後斫。蛇因踊出而死。入視穴。得九女髑髏。悉舉出。咤言曰。汝曹怯弱。爲蛇所食。甚可哀愍。於是寄女緩步而歸。越王聞之。聘寄爲后。拜其父爲將樂令。母及姊皆有賜賞。自是東冶無復妖邪之法。其歌謠至今存焉。太平廣記

荀灌者。荀崧小女也。崧都督荊州。屯宛。爲杜曾所圍。力弱食盡。欲求援於故吏襄城太守石覽。計無所出。女灌時年十三。乃率勇士數人。踰城突圍。夜出。賊追甚急。灌督將士。且戰且行。入魯陽山。獲免。遂向覽乞師。及代爲崧書。與中郎將周魴結爲兄弟。魴卽遣子率三千人。會覽救崧。賊聞兵至。散走。華陽國志

劉遐妻。邵續女也。驍果有父風。遐嘗爲石季龍所圍。妻單將數騎。拔遐出於萬眾之中。後遐卒。其壻將作亂。密焚其軍仗。諸將卽時定之。六帖

梁州刺史朱序母韓氏。秦王苻堅攻襄陽。序固守中城。秦兵攻中城。初韓氏聞秦兵將至。自登城。履行西北隅。以爲不固。帥百餘婢及城中女丁。築斜城於其內。及秦兵至。西北隅

果潰。晉書

梓潼太守苟金龍妻劉氏。平原人也。宣武時。金龍爲郡。帶關城戍主。梁人攻圍。金龍病不堪部分。劉遂理戰具。拒敵百餘日。分衣減食。同勞逸。有叛者立誅。人畏而懷之。井在外城。

爲賊據。城絕水。劉氏向天禱。俄而雨。劉命出公私布緝懸之。絞而取水。悉儲之。會救至。梁人乃退。北史

西川節度使崔寧妻任氏。寧入朝。楊子琳襲其城。任氏素驍果。卽出家資十萬。募勇士得千人。設部隊。手自麾兵。逼子琳。子琳大懼而還。舊唐書

曾氏婦晏。汀州寧化人。夫死不嫁。紹定間。寇破寧化。將樂令令土豪各爲砦。結約以拒賊。晏首助兵給糧。多殺獲。賊結集來攻。諸砦不能禦。晏獨依黃牛山旁。自爲砦以居。一日賊遣人來索婦女金帛。晏悉召其田丁諭之曰。汝曹衣食我家。賊求婦女。意在我。汝等必用命奮擊之。不勝殺我降未晚也。傾齎資犒之。衆感奮。使諸婢鳴金作其氣。賊復退敗。鄉鄰人挈家依焉。有不能給者。晏悉以家糧飲之。於是聚衆日廣。與其豪析黃牛山爲五砦。選少壯練訓之。有急互犄角相援。賊數攻弗克。所活老穉數萬計。知劍南州陳韓。遺金帛獎之。名其砦曰萬安。晏悉散給其下。宋史

張銓妻霍氏。銓盡節遼陽。其子官京師。獨霍氏在家。寇至。衆請避之。曰。避賊而出。家不保。出而遇賊。身更不保。等死耳。曷死於家。乃率童僕堅守家堡。賊環攻四晝夜。卒不克而去。其避山谷者。多被淫掠。副使王肇生。名其堡曰夫人城。後賊來犯。並擊卻之。里人多賴以免。廣列女傳

秦良玉。石砭宣撫使馬千乘妻也。千乘死。良玉代領其衆。爲人饒膽識。善騎射。並通詞翰。儀度閒雅。而馭下嚴峻。每行軍發令。戎伍肅然。所部號白桿兵。平播州。蘭州。水西。援遼。拒張獻忠。皆有功。及獻忠陷全蜀。良玉慷慨語其衆曰。吾兄弟二人。皆死王事。吾以孱婦蒙國恩二十年。今不幸至此。其肯以餘年事逆賊哉。悉召所部約曰。有從賊者殺無赦。乃分兵守四境。賊徧召土司。獨無敢至石砭者。上

已上略舉古代女子之有勇氣。能以武事應變者。然此固不可爲常道。女子體育之常道。平日在學校。則不可避體操之練習。在家則當注意衛生起居。有常游息。有時節嗜。欲省思慮。皆有助於身體之健康者矣。今略舉衛生之要於下。

一、飲食之節制。衛生最要。尤在加意飲食。飲食所以養體。當使一身滋養之力充足。然求飽卽止。不復貪美味。孟子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味之美者。不盡適於滋養。也好美食者。易成習慣。甘於珍錯。卽粗糲不能果腹。且或此時所食逾量。而他時所食減少。了無定程。馴致胃弱。生疾者。不可勝數也。昔之衛生者。謂每食但取八分飽。恐其過度。有礙消化。然忍飢亦不可總要有常。此外雜食如糖果之類。皆不宜多食也。

吾國喜飲茶。而婦人亦有吸煙者。茶煙皆興奮之劑。煙爲習俗所嗜。不關飲食。尤非婦人所宜。說者論吸煙之弊。(一)有害神經。足使神經減其感覺之力。(二)吸煙鼓動心

臟使之衰弱。(二)吸煙之害能遺傳以損後嗣之身體。有醫師診一兒之疾。其心臟鼓盪甚烈而無熱。因斷爲其父吸煙之影響。此非指鴉片。卽普通煙草。其弊並如此也。鴉片固尤不可吸。茶亦不宜多飲。至於婦人嗜酒者。雖較少。然煙酒都非佳物也。

二、游息之必要

女子終日嬉游不務學問。此誠自暴自棄。然終日學問不知休息。勉強太過亦足傷身體。古人所以藏修與游息並重也。方講業治事之時。則一心講業。治事不復雜以餘念。及游息之時。則一心游息。不復雜以餘念。人之精神有限。若今日所作既多。必致疲憊。至明日必不能回復。而所作轉少。故人當凝聚其精神。用之不逾恆度。乃可持久。如是每日不怠。則成績或視猛進爲猶優矣。近世歐美婦人游息之法頗多。吾國婦人則苦游息之法太少。是在採其適當者而用之耳。不然卽校中之課餘散步室內之澄心靜坐。亦何嘗無益身體乎。

三、臥起之有常

欲精力得適當之休養。則起居必有常度。日間勞作入夜則當熟睡。使次日神氣一新。睡眠時間不可過長。亦不可過短。貪眠卽流於懶惰。眠時太少亦損健康。大約常人睡眠得八小時已足。早睡早起最於身體有益。昔人多教人愛惜光陰。偉人志士每能早起。早起則清明在躬。爲學治事咸賴朝氣。一日之事既於早間整理。餘時暇晷自多。身體自得從容。而清晨空氣最佳。能養成早起之習慣。亦足補助健康也。

四、清潔。飲食不求過精，然必須清潔。衣服不求過華，然必須清潔。住居不求過美，然必須清潔。清潔亦健康最大之要素也。人體皮膚常生不潔，或附著塵垢，必時沐浴。又指爪毛髮，非注意盥濯，便集垢臭，此皆當使其清潔者也。說者謂能以冷水沐浴最有益身體，然初未習慣，只宜用溫湯，或但以冷水洗面衣服，務要勤付洗濯。裏衣寢被密著皮膚，洗濯不勤，則妨皮膚之排泄，為種種疾病之起。因住居之地當拂拭潔淨，則處之神志清爽，又必多闢窗牖，以通空氣，且使日光得入，如此者均能減少疾病也。

五、各種運動。中國女子每端處深閨，喜靜惡動，然運動實有益於身體。蓋人身血液必周流無滯，則食物易於消化，筋骨因以發達，生氣洋溢，心神自爽，接人亦多喜悅之色。凡顏色蒼白、神經過敏等病，均宜為適當之運動。吾國女子每苦運動之方法太少，如體操、擊球等事，自可修習也。或學習園藝、手植花木、躬親灌溉，亦足為有趣味之運動。在因類選擇行之可矣。

六、屏去雜念。前已論身心之關係，蓋安心寡欲，實為養生之良法。多思多慮，多憂多愁，最足損人，不可不戒也。女子少時，惟當專心從事學業，不問其他。或多閱宗教倫理修養之書，使此心有所寄，即後日或遇困難，不得意之事，猶可自覓安心之道，而不為外物所累也。

最與健康爲敵者疾病是也。上論衛生之要，卽是豫防疾病之法。蘇老泉曰：事非成於成之日，必有所以起禍，非作於作之日，必有所以兆。疾病可爲身體之禍，最當察其所由起，所由作而豫防之。若不幸而竟罹於疾病，則又不可不求療治之法。大抵療治之法有三：一曰藥石療治之法，二曰自然療治之法，三曰精神療治之法。所謂藥石療治之法者，婦女之通弊在於過信醫藥，偶有小病，便汲汲謁醫買藥，亦有無病而好服補益之品者。夫有疾不治，恆得中醫，況無病而服藥乎？藥必萬不得已而後服之，不可妄服。無論何藥，一服卽混入血液，中循環於身體全部。此一部受益者，他一部必受害。無異濟此部之危急而犧牲身體之他部，將去一病而復生一病，如之何其勿慎也！所謂自然治療之法者，譬恃氣候以爲治療，如有腦病肺病者，宜山居或居海濱，呼吸新鮮之空氣，其疾自減，又或用外治如按摩等要之。此僅能治輕病，或初發之疾，倘已入膏肓，則非名醫及良藥，殆不爲功也。所謂精神療治之法者，凡疾病中人，屬於體者半，屬於心者半。心力強者，微疾尙能自持；心力弱者，偶罹風寒，便困頓牀褥，或本無病，始自疑爲有病，而病卽隨之。故心強則體強，心弱則體弱。近時外國心理學者，所以標心理治病之法也。此雖疾劇者不必盡效，然亦治法之一端矣。身體健康遇事自不怯懦，而有勇氣。勇氣者，心之力也。固不僅屬於身體，亦必身體先強而後心力乃強。此在於平日修養之功也。所謂勇者知善惡，正邪毅然爲善，去惡就正，去邪決

心以實行之而不肯有所退避者也。婦女天性素號柔弱不可不養其勇不惟自有勇氣並以此相夫教子助成其勇敢之人格也。

勇本爲德行之一種勇之爲道始於克己制欲人之所以陷於惡者爲私欲之害也私欲一起則諸種之惡隨之而起私欲一去則諸種之惡隨之而去能自勝其私欲者是謂大勇忍耐剛毅勤勉精進皆勇之流也因循委靡惰怠欺僞皆勇之敵也外柔而內剛爲女子之美德勇氣具於人人身中其自諉爲力不足者是自畫者也。

第四章 德行之根本

吾國古者婦學之目首標婦德後世學者尤謂婦人以德爲重相習成風故諺有女子無才便是德之語此見女子有德已足不復更須其他才能其說誠有過當然德之價值固宜在一切才能之上也古今所論女子道德之條目因於時勢容有不同至其大事亦豈盡相遠若就今世女子之地位言之則男女實同負有人類社會之義務責任安能不共守人類社會之所謂道德其間又有關於女子較切者當略論於下。

(甲) 女子己身修德之必要

人爲萬物之靈此無分於男女也然其所以爲萬物之靈者卽在此心心者德之根本也故修德之要卽先修養此心心志正於內而後德行發於外自古心理學者論精神之作用有

知。情。意。三。種。故。有。知。之。德。情。之。德。意。之。德。而。莫。不。出。於。心。知。卽。知。識。爲。辨。解。事。理。之。力。情。卽。感。情。爲。就。事。物。所。生。苦。樂。之。感。意。所。以。斷。可。否。可。否。決。而。行。爲。著。三。者。皆。得。其。正。則。成。德。也。不。難。矣。知。識。猶。精。神。之。食。物。知。識。既。備。精。神。乃。能。健。全。食。物。既。充。身。體。乃。能。發。育。處。今。文。化。日。進。之。世。界。女。子。早。年。便。當。從。事。學。問。擴。其。常。識。明。事。物。之。恆。道。破。舊。染。之。迷。信。無。不。賴。知。識。之。功。也。若。夫。感。情。自。然。有。苦。有。樂。因。於。求。樂。避。苦。而。生。欲。望。因。於。欲。望。而。有。行。爲。欲。望。雖。人。所。同。有。其。中。有。高。尚。及。卑。劣。之。分。善。惡。是。非。由。是。而。判。故。感。情。之。高。尚。者。爲。道。德。之。情。爲。美。之。情。國。而。忘。家。公。而。忘。私。道。德。之。情。也。不。屑。世。俗。利。慾。之。樂。而。以。繪。畫。音。樂。文。學。爲。樂。美。之。情。也。人。之。情。各。異。在。陶。冶。之。使。就。溫。雅。範。圍。之。使。合。中。正。斯。可。矣。然。感。情。卽。若。何。強。烈。無。意。志。以。運。用。而。控。制。其。間。終。不。能。成。善。欲。望。中。有。善。有。惡。意。志。乃。能。存。善。去。惡。意。志。薄。弱。事。每。不。成。是。以。行。爲。之。前。當。有。確。然。獨。立。之。意。志。也。此。總。論。知。情。意。與。行。爲。之。關。係。卽。道。德。之。淵。源。至。於。德。之。條。目。俟。析。論。於。後。輒。先。發。知。情。意。之。要。以。見。德。行。必。有。身。心。一。貫。之。基。焉。

(甲) 女子對於己身之道德

一。責。任。心。人。生。於。世。莫。不。有。其。當。盡。之。本。務。卽。莫。不。有。其。當。負。之。責。任。此。本。務。及。此。責。任。蓋。與。生。俱。生。無。可。逃。避。者。也。人。之。價。值。純。視。履。行。本。務。責。任。之。度。如。何。而。定。故。不。可。不。勉。也。本。務。因。於。其。所。處。之。地。位。及。境。遇。而。有。不。同。過。則。失。中。不。及。則。不。至。以。適。合。其。境。遇。與。地。位。

爲主。至於吾人之行爲。無不當。自負其責任。蓋一切行爲。皆成於吾人自由意志之選擇。安有於自己之意志作用而不負責任者。然女子之責任。比於男子。亦有不同。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雖古訓如此。自實際言之。男子之責任。終以社會業務爲大部。女子之責任。終以家政爲大部。女子言語動作。尤貴溫雅。故男子以壯美爲德。性女子以優美爲德。性二性各發揮其所長。斯國家社會並蒙其益。此女子責任之所宜先辨者也。

二克己。進德之攻克己爲始。克己有二義。一矯氣質之偏。二戰勝外誘。人生氣質不能無偏。因於習慣。不能遽改。當痛自刻厲。扶其善習而去其惡習。以其所長而補其所短。古人佩韋佩弦。卽是此意。此矯氣質之偏也。人性本靜。嗜欲害之。嗜欲誘於外。使人陷於邪而不自覺。人生有衣食住之慾。有財產之慾。有名譽之慾。有權勢之慾。有娛樂之慾。皆當加以節制。納之範圍之中。徇慾必敗德。然非有大勇。亦莫能戰勝邪慾。王陽明所謂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者也。女子多好粉飾外貌。浮慕虛榮。及嫉妬他人者。此並克己所當有事矣。

三慎獨。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劉戡山每以慎獨教人。蓋能謹之於不見不聞之地。而後其發著於外者。始純潔無可訾議。淑女端人動作必慎。言貌有儀。接於耳目者。風範自殊。儼然人望而敬之。亦由平日涵養之功。積於內者深矣。若存心貪鄙。而矯爲廉潔。志在欺詐。而僞託篤厚。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此所謂誠之不可掩而修德。

者所當自力也。況女子宅心若不純潔，則易蹈危機，隱微之地不可不謹乎。
四、自重。人人當各自認其價值，不以外物動心，而立於卓然不可犯之地位，則無往而不爲人所敬。是之謂自重。不能自重，是謂自暴自棄。自棄自暴，何事可成？且易爲外物所勝。私欲所誘，品性日漸墮落。孟子曰：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自重與不自重，全存乎己，不存乎人。女子尤當守身如玉，以全其純潔高尚之人格也。
五、忍耐。古語曰：必有忍，乃能有濟。凡欲成學治事，不可無忍耐之力。寒暑飢渴，不可不忍。悲痛憤怒，不可不忍。人有一度，立志踔厲奮發，偶遇挫折，卽嗒然自喪，此不能忍耐之過也。凡困苦艱難，皆玉人於成之具。女子當修業時代，考究學科，不能不有困難。適人以後，處理家政，不能不有困難。人生惟在戰勝此等困難而已。故當有忍耐持久之功也。
六、勤勉。能忍耐者，必能勤勉。遇困難時，不可無忍耐之功。平日尤要勤勉。西諺有謂：勤勉爲最大之天才者。蓋跬步不休，跛鼈千里。終日孜孜不倦，雖魯鈍之質，可與有成。若或作或輟，縱天資英敏，亦不足恃也。勤勉者，當有恆，不可始勤終怠。勤勉須愛惜光陰，不肯因循。度日勤勉，能使貧者富，愚者智。不勤勉者，反是。女子每多玩歲愒日，苟安而無志者，亟宜時時以此自厲也。

七、節儉。人生於世，所求之物，宜適供所需而止。何必過事浮靡？每見人家婦女服御器用

務極奢侈。此亦非美德也。故當守節儉之風。不珍奇異之物。多文爲富。何慕於外。外飾之華。何與於內。凡用費而有益於國家社會。此誠不可吝嗇。倘但爲一身之奉。則寧尙樸質之爲愈也。

以上所列。僅略舉女子對於己身所必勉之德。至於德之淵源。出乎一心。古之學者。以良心爲人。人有生以來。所同具。卽性無不善之說。然則能加以修習之功。亦何人不可以成德哉。

(乙) 女子對於家族之道德

女子未嫁以前。處父母之家。能修其子職。無有所憾。則適夫家之後。對於夫之家庭。亦必能盡其道。呂新吾曰。婦道與母儀。始於女德。未有女無良而婦淑者也。又曰。女未適人。與子同道。孝子難。孝女尤難。世俗女子。在室自處。以客而母。亦客之子道。不修。母願供其衣食之事。焉。養驕修態。易怨。輕悲。亦未聞道矣。蓋女子處家時之道德。以孝德最大也。今節錄列女傳及他書所載孝女之行於下。亦女子不可不知者也。

齊景公有愛槐。使衍守之。下令曰。犯槐者刑。傷槐者死。於是衍醉而傷槐。景公怒。將殺之。女嬀懼。乃造晏子。請曰。妾父衍。先犯君令。罪固當死。妾聞明君之治國也。不爲畜傷人。不以草傷稼。今吾君以槐殺妾之父。孤妾之身。妾恐鄰國聞之。謂君愛樹而賊人也。晏子惕然。明日朝。謂景公曰。君極土木以匱民。又殺無罪以滋虐。無乃殃國乎。公曰。寡人敬受命。

矣。卽罷守槐之役。而赦傷槐者。

女娟者。趙簡子夫人也。初簡子伐楚。與津吏期。簡子至津。吏醉不能渡。簡子欲殺之。娟對曰。妾父聞主君來。渡不測之水。禱祀九江三淮之神。旣祭飲福。不勝杯酌餘瀝。醉至於此。妾願以賤軀代父之死。簡子曰。非女子之罪也。娟曰。妾父尙醉。恐其身不知痛。而心不知非也。願醒而伏辜焉。簡子釋其父而弗誅。以娟爲夫人。

齊太倉女者。漢太倉令淳于意之少女。名緹縈。意有女五人。無子。意有罪當刑。詔繫長安。會逮。意罵曰。生女不生男。緩急非有益。緹縈悲泣隨之。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妾願入身爲官婢。以贖父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憐其意。爲除肉刑。淳于公遂得免。

曹娥者。上虞曹盱之女也。盱能撫劍長歌。婆娑樂神。以漢建安二年五月五日。迎伍君逆濤而上。爲水所沒。不得其屍。娥年十四。沿江號哭。十七晝夜。不絕聲。遂自投江以死。經五日。抱父屍出。縣長度尙。改葬娥於江南道傍。爲立碑焉。

謝小娥。幼有志操。許字段居眞。父與居眞同爲商販。盜申蘭申春。殺之。小娥詭服爲男子。托傭申家。因羣盜飲酒。蘭春與羣盜皆醉臥。娥閉戶斬蘭首。大呼捕賊。鄉人擒春。得贓鉅萬。娥乃祝髮爲尼。

袁氏女。元溧水人。年十五。其母嚴氏。孀居。極貧病癱。臥於牀。女事母極孝。至正中。兵火延其里。鄰婦強女出避。女泣曰。我何忍舍母去乎。遂入室抱母。力不能出。共焚而死。

康孝女。明濟源人。父友賢。年老無子。贅王珏爲壻。女勸母納妾。生子而乏乳。女亦生女。遂舍之。乳其弟。曰。吾父老矣。女可得而弟不可再得也。母嘗遘疾甚。女嘗糞甘苦。夫早沒。誓不再適。時人稱之。

古今所稱孝女至多。右所列諸女。其行尤爲難能。故最爲後世所傳。然此特遇非常之事變者耳。非論孝之常道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此子女之所同。女子自少至長。保育教誨。以至於適人。父母之勞尤多。故人當報父母之恩。而人之行莫大於孝也。吾國自孝經以下。言孝之書甚多。孝之爲道。亦非一端。顧其始當以無貽父母之憂。慮爲主。論語曰。父母唯其疾之憂。夫豈徒疾病而已。凡子女之行。動學業。何一不關父母之憂慮。爲子女者。可不留意衛生。勤於學業。重品行。而養德性。使父母安心悅樂乎。孝子平日和氣愉色。以服事父母。從順其命。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父母有過口不可得而言。子爲父隱。是之謂直。尤當幾諫。使勿陷於不義。然處變事。亦有不從命者。荀子曰。孝子所以不從命有三。從命則親危。不從命則親安。孝子不從命乃衷。從命則親辱。不從命則親榮。孝子不從命乃義。從命則禽獸。不從命則修飾。孝子不從命乃敬。蓋可以從而不從。是不子也。未可以

從而從是不喪也。此子職之通於男女者也。孝事父母當出於敬愛之誠。故養親者不在養其口體而在養其志己身者。父母之遺體也。因敬愛父母不可不先敬愛己身。所謂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卽其義矣。凡子女平日怠於孝道。後必且自悔。亟宜時時自勉也。兄弟姊妹爲分形連氣之人。尤要盡其友愛之誠。兄弟姊妹之間若稍有不睦。亦爲父母憂心之一端。兄弟姊妹且不能和。又安能推愛以及他人乎。唐張公藝九世同居。惟能以一忍字處之。至於親族皆出於一本。亦當禮意有加。卽如食品款待之厚薄。亦足見情意之親疏。女子每有以出話不謹。致親族生隙者。亦不可不戒也。

女子能孝事父母。則遠推己身之所由來。不可不對於祖先而生崇敬之心。近世科學發達。舊日之迷信漸消。對於祭祀多所不信。然祭祀者非必謂祖宗精靈來饗。蓋報本之義。示不負死以觀生也。吾人承家門之血統。當益發揮其光榮。無墜祖宗之名德。故崇敬祖宗足啟人勉厲之心。古來供祭多屬婦女之責。對祖先必誠必敬。亦家風整肅。門庭興盛之原。推女子對於家族之道德。固當不遺祖先也。

(丙) 女子對於社會之道德

人雖長成於家族之中。而同時又棲息生活於社會之中。家族與社會爲人類生存所須。與不得離者也。積人而成家。積家而成國。國家者實不外一種之社會。其間聚處之人不必有

血族之關係而思想感情相通利益相共危急相扶乃可以同享其幸福故女子對於社會亦有通常當守之道德請略論之。

一、自他之關係 社會之中不可孤立而生存故有與他人之關係他人與己身各具獨立之人格各有權利有思想有信仰有感情有希望凡知尊重己身者必知尊重他人無論境遇有貧富貴賤而人格則無有差異皆當遇之以禮損人利己之事自好者不爲故他人之權利不可侵也他人之思想信仰雖與己異可從容各陳其意見不得輒加輕侮嘲弄也乃至他人之身體不可加以危害他人之名譽不可加以誹謗是謂人已交利之大法。

二、社會之交際 吾國女子於社會之交際至少然親族之存問鄰里鄉黨之往還亦不可廢至在學校之時則又有同學之友其酬酢應對不可不有其常道大抵進退周旋禮儀尤重動止必端正服裝必樸素顏色必柔和言語必優雅既不涉於粗野又不涉於輕率儼然見其品格之高爲人所敬然女子不宜多事交際若在學生時代擇友尤當審慎多所交游且荒正業不可不知其弊也。

三、公德與公益 男女同爲社會之一員對於公衆並有其應守之德義如於輪船火車電車之中獨據廣席不讓他人或於衆人羣聚之所而排衆自先或爲妨害行人往來之遊戲或於孔道廣衢委棄不潔之物或急聲呼鬧妨他人之勤學與安眠或折公園之樹木污圖

書館之書物。以及其他損害公共物之事。皆有背公德。不可不戒。文明之程度。悉視公德發達與否。爲衡。歐美諸邦。人民頗能恪守公德。吾國則往往計一身一家之私。而不顧公衆之利害。此當勉力以求其養成者也。公德發達。然後以公益爲務者。自多。蓋吾人生於斯世。凡所享受者。何莫非社會之賜。吾人何可不圖所以增進社會之幸福者。譬如建學校。設圖書館。立病院。修道。路。治橋。梁。及他一切善舉。皆屬於公益。男女之有力者。類能爲之也。

四、慈善心。人生之境遇。千差萬別。故有餘者。當竭其力以濟人之不足。凡仁者。皆有不忍人之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推其同情。所至安有坐視他人飢餓凍餒而不救者乎。所謂慈善者。不論金錢物品之多少。能稱其所處。以自盡其力而已。慈善之大者。如設立孤兒院。病院。紅十字會之類。此誠不易舉。至於隨分之布施。何可吝也。亦有於己無絲毫之損。而於人已有益者。列女傳曰。齊女徐吾者。齊東海上貧婦人也。與鄰婦李吾之屬。會燭相從。夜績。徐吾最貧。而燭數不屬。李吾謂其屬曰。徐吾燭數不屬。請無與夜也。徐吾曰。是何言與。妾以貧燭不屬之故。起常早。息常後。灑掃陳席。以待來者。自與敵薄。坐常處下。凡爲貧燭不屬故也。夫一室之中。益一人燭。不爲暗。損一人燭。不爲明。何愛東壁之餘光。不使貧妾得蒙見哀之恩。長爲妾役之事。使諸君常有惠施於妾。不亦可乎。李吾莫能應。遂復與夜。終無後言。然則能爲慈善者。必自能分東壁之餘光。始若夫假慈善之名。以沽譽。便私。又不足道。

也。矣。仁。者。之。爲。惠。也。不。僅。及。於。人。而。且。及。於。物。對。於。禽。獸。蟲。魚。而。不。忍。殺。傷。之。焉。亦。慈。善。之。意。

(丁)處世普通道德

處世普通道德。固恆與對於社會之道德相關。然尤在箇人之自勉。故今略條其最要者而論之於此。

一、秩序。人生不在好高騖遠。矜奇立異。在能從世間通常之道德而保守其通常之秩序而已。社會之上。各有一定之秩序。學校有學校之規則。國家有國家之法律。吾人使在學校而不守規則。立於社會而不守法律。卽是破壞秩序。雖聰明有才智。不能爲人所重也。乃至己之一身。亦當範之秩序之中。言行容止。有定度。治事交際。有定時。斯通於男女之常道也。

二、正義。正義者。實行己之義務。不肯稍損他人之幸福利益。以求自便者也。如借人金錢。物品不可不還。與人同業。不可不共。其利害受人委託。不可不始終其事。皆正義也。蘇格蘭詩人斯各忒。嘗與友人共營一商業。後至破產。斯氏盡出其財產償之不足。又舉債而益焉。遂至極貧。終年從事著作。久之始悉清宿逋。晚年深以己之克盡義務自慰。云吾人行動當以正義自勉。而不可稍有所苟也。

三、誠實。不自欺。又不欺人者。是謂誠實。自欺則知善不行。知惡不改。是自欺。其心也不自。

欺則知善必行知惡必改其心常樂孟子所謂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者也至誠始能動物言行一貫始終無一毫之僞安有不爲人所敬者以誠爲國則忠事親則孝事夫則貞對朋友則信故誠實者道德之根本也誠實之人必履行其約言故能養成社會之信用雖學問文章爲世所稱而金錢交際人或不信之誠實未孚故也凡與人約決不可爽一度爽約後將成習惟結約之際當加慎重不可許者便勿輕許一諾已定則無論如何無復改移與人言語尤當誠實虛言爲不德之大者故女子寧寡言多言恐或不誠也然雖不可虛言而不可不守他人之祕密人以祕密告我爲信我也或我與約不洩於人也爲人保其祕密自與虛言有異又守約全信之一端矣

四、謙遜 與人交際必以謙遜爲美德謙遜則彼此之感情始和若固執己意兩不相讓爭由此興不可不慎也人動以己之藝能功勞名譽財產門閥等誇耀於人此不惟有害感情亦自貶其品格蓋傲慢以臨人實自狀其不德也論語曰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故滿招損謙受益而女子尤以謙遜爲要然謙遜非卑屈之謂賤己詔人然後謂之卑屈謙遜者仍自信自重惟不自誇而已

五、寬恕 責己不可不嚴而待人不可不恕以謙遜之度存寬恕之心處世之要道也寬之意在乎內恕之跡見乎事孔子所謂有一言而可終身行之者其恕乎世人好爲己甚吹毛

求疵與爭構怨皆由於此人孰無過在棄其短而取其長寬恕雖亦有失然猶見其襟度之宏遠也婦女每多褊急不可不以此自戒。

六親切。處世之道雖守持正義不侵害人之利益猶未足爲至也人之所以能羣者在於互相親切若冷峭落寞其何能羣例如途中遇人問道而諄擊以指示之見人有疾病而設法以救遇之逢雨而假之雨蓋見渴而飲之勺水此雖細事受者感其情親積久不忘不惟對於本國人爲然其對於外國人尤在能盡此意蓋外人遠在異域言語風俗既若有隔閡倫更加以輕蔑非文明人所宜出也故女子自處家及居學校以至接於社會遇人皆當以親切爲主則所在而感情能融洽矣。

第五章 藝術職業與自立之生活

古來女子雖重三從之義而要亦不可無自立之道藝術職業所以助成女子之自立者也。女子須先有自立之精神去其依賴之心在學校之中修習學術務當勤勉以後方能自立之生活處此生存競爭之世人安可無職業女子亦當學專一之技藝爲自立之準備蓋從夫以後或不幸夫沒或遇人不淑倘一無所能將何以爲計秦漢以來女學衰廢之後婦人尙偶有善治生能立志不屑倚他人者如蜀寡婦清之類是也。

廣列女傳曰秦時蜀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貲清能守其業用財自

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爲貞婦而客之。爲築女懷清臺。太史遷傳貨殖。特表出之。若不勝其艷慕焉者。君子謂寡婦清守業守身。泥而不滓。孟子云。富貴不能淫。清之謂也。

五代史曰。周世宗時。以周行逢爲武平節度使。妻鄧氏。性剛決。善治生。嘗諫行逢用法太嚴。行逢怒。鄧氏因之村墅。遂不復歸。行逢遣人迎之。不至。一日。自帥僮僕來納稅。行逢見之曰。夫人何自苦如此。鄧氏曰。稅官物也。公不先輸。何以率下。且不記爲里正。代人輸稅。以免撻楚時耶。行逢欲與之歸。不可。曰。公誅殺太過。一旦有變。村墅易爲逃匿耳。君子謂鄧氏爲知天道。

方正學集曰。浦陽嚴日權之妻鄭氏。名鼎。處庭闈。無謔言疾步。歸嚴氏。未久。貲稍衰。餽粥或不給。禮舅姑不以饗薄。其父母富。憐鼎獨貧。將召而勞之。鼎雅自修飾。無異平時。未嘗以貧故告其父母。父母欲畀之財。則曰。吾鄭氏固有成法。何以女貧故多畀之財乎。終不受。其父卒。母遺之經帛。曰。斯若翁喪帛也。今不成服矣。以遺汝。泣曰。古有父死而不忍視其書。以手澤存也。喪帛之存。其比之書也大矣。烏忍而受之。母慚其言。不敢復出口。時其歸。卷而納諸衾。歸知母之藏也。奉而韜於篋。踰年而省母。則出諸篋。還之母。後家愈貧。不求兄弟一錢。既老。負杖以行矣。每坐必有業。未嘗見其手之虛也。

右所列如巴寡婦清。能以財自衛。周行逢妻能治生。不從夫之過行。鄭氏義不受母家之錢。

老而每坐必有業。皆能具獨立之精神者也。古時女子職業未發達。自立甚難。今世女子並能有養成學識。修習藝術之機會。如長於一技。卽有資生之具。安可不自勉乎。

吾國女子教育。尙未發達。社會之上。女子能從事之職業甚少。故女子所治之事。惟限於家務。僅以舊法之刺繡縫紉。爲女子專門之藝術。間有長於文學及他技藝者。要其獨立之生活。固甚難也。歐美婦女。多自家庭生活以外。仍從事社會之職業。今略舉近年英美日本婦人職業之調查列表於下。

千九百年美國調查人口所有男女職業之類別及統計如下。

(職業)

(男)

(女)

(合計)

農業

九·四〇四·四二九人

九七七·三三六八·一〇·三八一·七六五人

學藝者及事務者

八二六·一六三

四三〇·五七六

一二五八·七三九

家事業及僕婢

三·四八五·二〇八

二·〇九五·四四九

五·五八〇·六五七

商業及運輸業

四·二六三·六一七

五〇三·三四七

四·七六六·九六四

製造業及機械業

五·七七二·七八六

一·三三三·二〇四

七·〇八五·九九二

合計

二·三·七五四·二〇五

五·三一九·九二二

七·四〇七·四一七

千八百九十一年。英倫及威勒斯調查人口男女職業之類別及統計如下。

(職業)

(男)

(女)

(合計)

學藝者及事務者

五九七・七三九人

三二八・三九三人

九二六・一三三人

僕婢

一四〇・七七三人

一・七五九・五五五人

一・九〇〇・三二八人

商業

一・三六四・三七七人

三五・三五八人

一・三九九・七三五人

農業

一・二八四・九一九人

五二・〇五六人

一・三三六・九七五人

工業

五・四九五・四四六人

一・八四〇・八九八人

七・三三六・三四四人

無職業及不生產者

一・七〇八・七三三人

七・四四五・六六〇人

九・一五四・三七三人

合計

一〇・五九一・九六七 一一・四六一・九二〇 一二・三〇五 三・八八七

此外蘇格蘭愛爾蘭之調查及歐洲他國則並從略。日本女子之受專門實業教育者亦據明治四十二年調查之數列之於下。

農業學校

八百七十人

水產學校

六十人

工業學校

六人

商業學校

二百二十七人

徒弟學校

五千三十七人

農業補習學校

三萬一千五人

水產補習學校

三百六十二人

工業補習學校

七千三百四十五人

商業補習學校

七百五十人

右所列日本之受實業教育者。在明治四十二年。其數已如此。然此外女子之畢業於普通師範學校者。固不在此列也。即英美女子之從事社會職業者。近年尤有增加。以北美合衆國而論。近年女子爲大學講師及教授者。凡千人以上。女子爲律師者。二百人以上。女子爲新聞記者。凡五百人。女子宣教師。千二百餘人。女醫至五千以上。其餘爲建築家。與從事商業及他項職工勞役者。不可勝數。女子之職業。有不離乎家庭之生活。而可以兼治之者。如慈善事業。文學藝術之類。是也有離於家庭之生活。而獨立自營者。如執事於商店。及其餘社會事業者是也。女子之才能。不獨長於家政。但能專心致志。其成就並不後於男子。故女子有著作家。有科學發明家。有音樂美術家。至於經營實業。皆往往有昭著之效。中華實業界第一卷第一期。曾譯美國女實業家盎特魯夫人傳。今摘錄大要。可爲治事之模範焉。

美國有一鑄造廠。鐵砧之畔。爐火熊熊。治者一人。方治事。爐側。廠主過而諭之曰。子指創例得休假。胡猶勤勤於此不歸者。治者以破布裹傷指。仍舉鐵杆工作不輟。徐答曰。廠主傷二指。仍力作。余又烏可以此區區。遽自休息。此治者所言皆實。廠中工人。固無不知廠主躬自操作者。無論天氣陰晴。工事緩急。廠主率以晨七時蒞止。苟無他事分身。必雜工人中操作。雖偶有小傷。如指創之類。勿止也。廠主自刻苦如此。故工人中有若指創足傷者。亦勿敢以此自息焉。廠主爲誰。則女實業家盎特魯夫人是也。

夫人姓白氏。哈蘭其名。爲脫蘭敦鑄造廠之主人。砧鉗螺旋之屬。出諸其廠而運往各地者。歲不知其幾何也。凡廠中諸事。單純至於手工之造作。煩瑣至於汽機之構造。夫人無不習而能之。與老冶人同工。夫人目所見者。鐵耳所聞者。鐵手所動作。以及周身之物。進接之人。無往而非鐵。且復習而安之。積久彌篤。後且僅知有鐵而不知其他。而鐵夫人之名乃大著。當美國男子製造聯合會之允夫人入會也。其言曰。吾人得一製造上功績極偉之人。如盎特魯夫人者。殊不可拘於常例。因其爲女子而擯之。製造實驗研究會之集於千九百十二年也。各廠主及製造專家。咸自各方蒞會。而請盎特魯夫人演說於會中。以夫人成績卓著。雖專門家亦多樂聞其詞。政府之開巴拿馬運河也。鐵砧之屬。皆購自夫人廠中。不獨以其貨物之行銷全美。蓋深知夫人之行誼。因信其貨物之必良也。

夫人每日以晨六時起。晨餐竟。卽自家蒞廠。與冶工若機師共列。七時之信笛鳴。各就職事。夫人亦易匠衣共操作焉。夫人狀貌雖嚴肅。而和易近人。善詞令。待工人尤厚。余嘗隨夫人行廠中。余係作傳者自稱此傳見英凡夫人所至。工人皆欣欣有喜色。一老工方治事。冶爐側。兩膊之廣。幾若牛股。偃身注爐中。夫人和顏詢之曰。老友。汝妻何如者。老工徐舉首向夫人曰。余妻乎。彼近狀殊不佳。乃絮絮道其妻病足狀。且謝夫人前此之省視。夫人復允再往臨問。並商治療之法。當余等舍之前行時。老冶工之椎聲乃大作。一若忽

添無限新力者。余且行且語夫人曰。此間治事較久之工人。夫人皆識之矣。夫人曰。然。凡吾廠中人。余固罔有不識者。不特識其人。卽其妻孥子女。甚至犬貓之屬。亦無不悉知之。君知此著蓋甚要也。蓋工人確知廠主之樂其樂而憂其憂。禍與福相共處。則世間安得有罷工之舉。君亦知老工之傭於吾廠者幾年乎。彼來此三十九年矣。吾廠工人三之二。皆服役在二十五年以上。初未有禁錮施於其間。而彼自樂爲吾用也。

廠屋爲七十年前物。夫人嘗自誇曰。全美之大鐵廠之多。若以年歲計。更無老於此者。先是弗希馬克手創斯廠。自出心裁。煨接鋼面於鐵上。以成堅砧。馬克死而其子喀拉克自海軍退職。以繼父業。卽夫人之夫也。自此製堅砧銷行各地。迄今無間。自學校之機房。以至造船之廠。製機之處。凡工作之有需於砧者。無不有此廠之物。若南美之阿根廷。亞洲之中國及土耳其。一歲中所銷售尤夥。開鑿巴拿馬運河之砧器。皆成於此廠者也。

二十年前。夫人猶一處女。爲文科學校之畢業生。尋歸喀拉克。爲弗希氏主婦。千八百九十九年。喀拉克遭疾。外間風傳喀拉克因病。將不能支其舊業。於是廠務廢弛。幾至停辦。夫人乃親蒞廠所。以夫人平素固有味於此。嘗親督工作也。夫人既至。召司事者而詢以衆工人之所在。司事者囁嚅答曰。衆意廠務將停。散歸家矣。余固不敢離職守也。夫人周視留者曰。今惟君等留乎。君等卽爲余召已散之工。或集於此。勿遺一人。且必以速至。余

將有以語之也。工人既集。夫人乃面衆立。時夫人年事輕。閱歷少。且於廠務亦不了了。初無鐵夫人之名。衆工皆目笑之。顧夫人毅然曰。此廠決開工。苟余夫不能者。余必盡力維持之。衆人聞語。幾至狂笑。則各觸肘示意。相耳語焉。夫人色爲之絳。惟仍續前語。令衆人各就職務。夫人前此於廠中諸事。僅略識皮毛。至是乃決意精習之。且欲收其功於至短之時間。知工人之藐己。非今日鎮伏之者。後此且勿堪問。夫人乃挽荷車。荷車爲機器房中一種手挽鐵輪車用運重物者直前行。蓋夫人膂力本佳。而志氣尤高。傲不畏艱巨也。時砧室中大小鐵砧成者未成者。排列無數。夫人指一二百五十磅者。謂工人曰。是已竣工。宜運出。磨工轟立勿動。夫人即挽車前。提巨砧置車上。若不甚經意者。自是工人乃無敢輕夫人。嘲諷亦不作。而夫人遂實行其廠主之職矣。然夫人於工事非所素習。又雅不欲示怯於工人。初蒞之數日。乃純以權術處之。貌爲精審者。然僅細心監視工作。有不明則歸而問諸夫。初未嘗有所諮詢於工人。積日既久。事理悉明。砧鉗之屬。咸能自造。迨至今日。則自機房以至砧室。無一事不洞悉其微。工人有假者。夫人咸取而代之矣。

夫人所指揮之工作。無不躬自能之。苟命以一句鐘畢一事。而工人有不足色。或諉爲不能者。夫人即親爲之。畢於一句鐘。以示工人。凡夫人所命。皆以此法行之。謂工人治事。當與已等。以是雖督理稍苛。無敢有怨言者。以爲專於此者。而勿逮婦人。可恥也。自夫人之

主廠事也。喀拉克生。生存者復五年。顧病憊不能理事。今歿已九年。計夫人總理廠事。迄今共十四年。中間獨操主權者九年。凡其廠之能蒸蒸日上。營業之廣。四倍於前者。皆夫人之功也。

夫人尤能鼓舞工人之精神。使勿衰萎。工人有治此事勿宜者。卽易使治他事。以爲人爲靈物。非機器比。永治一事而無變更。實爲近世工界之稅政。夫人主持廠務。凡百工作。皆自展其杼軸。發爲名理。而施之實用。先是溶成之鐵液。工人頗艱於提攜。偶一不慎。每致傾覆。坐是而受傷者良多。夫人乃以學校中體操之法教工人。謂幼時在女校習體操。嘗有提桶之戲。注水滿桶。提之而行。勿使外溢。行時一左一右。皆依口令。乃悉以此狀授工人。今苟游歷其廠。當可聞鎔鐵室中。時有左右之聲。是卽夫人之教育。而鐵液亦自此無傾覆傷人之舉。此皆夫人之妙悟。而能觸類旁通者也。

中國素稱男耕女織。故紡織專爲女子之職業。自洋布流行。女子已失紡織之利。滬上絲廠多用女工。其役甚勞。而所得甚微。刺繡亦女子專業。近有機繡。間亦爲男工所奪。中國婦女天性勤勉。自少數人家。或習於富厚。冶容華服。逸居而不事事。此外非女閭倡妓。未有不治生計者。然往往竭其力而不足。自贍則職業之未善也。婦女職業。雖各地微有不同。然紡織刺繡縫紉之類。殆通於國中。其餘女子之育蠶揀茶爲傭工者。亦所在多有。鄉村婦女猶有

力田習耕種之事者澤國之民婦女多操舟捕魚爲業要皆同一生產最薄之職業耳中國女子職業之所以不發達者由於女學未進女子修習高等之藝術者絕少而女子離家庭生活以營社會之事業者亦罕見其人也今就吾國現狀略論女子可專攻之藝術及能治之職業如後

女子在學校之中固可專治各種科學然尤不可不修習藝術以供社會之用而爲自立之資有實用之藝術有裝飾之藝術實用之藝術如裁縫編物烹飪養蠶紡績機織染物等是也裝飾之藝術如造花刺繡繪畫音樂雕刻園藝等是也實用之藝術女子習之當用新法以求精美簡易裝飾之藝術亦當並重造花刺繡之類習者尙多音樂繪畫爲高等之美術如能造其極詣尤能成顯名彫刻園藝或以爲非女子之事然吾國如鐫印等技女子不妨爲之園藝足以增進美感且灌花蒔藥可以練習身體殊於女子有益吾國向重書法篆隸眞草諸體女子代有名家抑亦美藝之一種也

藝術與職業其相關至切女子當修業之時亟宜自勉尋常入女校而得受普通教育者固多普通教育誠亦可爲求職業之基然終不若專門之藝術學校教育有所未備不可不加補習及自修之功至於職業之選擇最要慎之於始其尤當注意者(第一)當自審己之性質所近與其才力能及與否及對於所學興趣深淺如何蓋女子自由之光陰有限不得

不預爲之計。欲成一業。非才性甚相適合。往往因遇障礙。而中途廢輟。此固不宜率爾從事也。(第二)當自審己身與家庭之地位。能否供給學費。至於畢業時。止宜先與父師熟計。定一適當之方針。(第三)當由己之處地。而計及將來之境遇。卽適人以後家庭之狀況。與其職業是否相宜。如是者。皆當於學職業之時。而三致意者也。

女子職業之範圍。日有所擴充。發展此亦大勢所趨者也。蓋社會益進。於複雜。則職業之種類亦益增加。男子旣日不暇給。而女子之教育漸良。可以任男子昔所專治之事。此女子職業範圍擴充之原因也。然亦當因時察勢。不可一概而論。現今吾國女子所能爲之職業。舉其大者。如教師。保姆之類。美國小學教員四十萬人之內。女子占三十萬人。蓋女子天性柔和。對於兒童。必能善誘。故小學教員。以女子最爲相宜。歐美不乏著名之女教育家。女子誠能盡心研究教育。以爲終身之職業。於社會補益實非淺鮮也。至於女子修習專門藝術。如音樂。繪畫。縫紉。造花刺繡之類。畢業以後。固可以此教人。而蒙養事業之發達。國中。所設幼稚園。必多隨地。皆見保姆之需要。教師。保姆。爲女子最切之職業也。

女子一生。嘗爲疾病所苦。平時多身體積弱。有疾。或又隱忍諱醫。故研究醫學。於女子最爲有益。歐美近世醫科大學。多許女子以研究之方便。而美國女醫尤多。以吾國社會之情勢。女子患病。若得女醫診視。其便利實多也。

自餘女子但能專精一藝皆可爲自立之職業。歐美女子多服務於社會事業如電信郵務。乃至銀行商店女子皆可廁身執役其間。吾國女子恐尙未能遽與於此。蓋風俗習慣之有異也。然說者謂女子之性質用於事務頗有長於男子之特點。常勤勉不息一也。雖單純無味之事務而能忍耐持久二也。處置事物每能精細三也。不敢立意爲大惡事四也。不似男子之多嗜好如吸煙酗酒之類五也。將來社會風氣大通女子教育普及之後女子之爲事務家者必逐漸增多亦意中事耳。

今日女子職業之不發達非盡由於社會風俗習慣有以致之亦由女子真能精通一藝者少故女子當培養常識專心學業不患將來無自立之地位也。女子之智能既已進步則社會職業之需要女子者亦必因而益多。女子有獨立之生活不全倚恃男子一家男女老幼各得盡力其相當之勤務不啻驟增一國之富源也。

第六章 女子之人格

人之所以爲人有眞價值存焉。無論其爲男爲女與遺傳境遇教育之殊而其簡性所存自然不可磨滅。凡思想言動能守一定之主義由內發外不相矛盾如是則爲具其人格矣。故思想我之思想也言動我之言動也選擇去就出於我之自由而無與於人我之行爲一切皆自負其責任。此人格所由卓然表現者也。若夫言無常道行無常儀今日如此明日如彼。

或隨人動轉。或與世浮沈。又惡知人格之義哉。

有自由之意志。然後有獨立之人格。萬事根於心。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人格圓滿之極也。人生之真價值不在於功名富貴。而在於德義功名富貴過眼輒忘。而德義可以不朽。世間惟不朽而長存者。乃有其真價值也。人之所以爲人。全視其於人生之真價值認識之度。如何以爲人格大小高下之差而已。

認識人生之真價值以爲唯一之正鵠。而趨之則最高之人格。於是乎立焉。古今所謂德義雖有時廣狹。或不同。然一時代必有一時代所謂最高之德。爲人人所仰望。以爲不可及者。女子而能履行如是之德。則恆爲人所敬慕。太息歷久而不朽。故凡古所稱貞順節烈守禮赴義。不以死生禍福動其意者。皆女子之勉力以自成其人格者也。若夫燕居談言。其從容純節之度。有足感人於不覺。亦人格高尚之徵也。此不必遠求異邦。卽吾國列女之記。其人格多可驚者。輒略述之於此。可以考焉。

吾國古代。素重禮教。禮卽人格之儀範。女子幼從保姆之教。則知禮之足貴。故寧死而不肯違禮。以守禮爲己之人格。之所表示。舉天下之物。無肯以易之者。其勇力爲何。如其能認識人生之真價值爲何。如也。女子素稟柔性。而其剛決之德。乃有斷非男子所能及者。以最柔弱。弱者猶能不移其志。以自全其人格。可不謂難乎。今著其事如下。

列女傳曰。召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許嫁於鄭。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與其人言。以爲夫婦者。人倫之始也。不可不正。傳曰。正其本。則萬物理。失之豪釐。差之千里。是以本立而道生。源治而流清。故嫁娶者。所以傳重承業。繼續先祖。爲宗廟主也。夫家輕禮違制。不可以行。遂不肯往。夫家訟之於理。致之於獄。女終以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言夫婦之禮不備足也。君子以爲得婦道之儀。故舉而揚之。傳而法之。以絕無禮之求。防淫慾之行焉。又曰。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此之謂也。又曰。伯姬者。魯宣公之女。成公之妹也。其母曰繆姜。嫁伯姬於宋。恭公。恭公不親迎。伯姬迫於父母之命而行。既入宋。三月廟見。當行夫婦之道。伯姬以恭公不親迎。故不肯聽命。宋人告魯。魯使大夫季文子於宋。致命於伯姬。還復命。公享之。繆姜出於房。再拜曰。大夫勤勞於遠道。辱送小子。不忘先君以及後嗣。使下而有知。先君猶有望也。敢再拜大夫之辱。伯姬既嫁於恭公十年。恭公卒。伯姬寡。至景公時。伯姬嘗遇夜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俱。夜不下堂。待保傅來也。保母至矣。傅母未至也。左右又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至。夜不可下堂。越義求生。不如守義而死。遂逮於火而死。春秋詳錄其事。爲賢伯姬。以爲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當此之時。諸侯聞之。莫不悼痛。以爲死者不可以生。財物猶可復。故相與聚會於澶淵。償宋之所喪。

春秋善之。君子曰：禮婦人不得傅母，夜不下堂，行必以燭。伯姬之謂也。詩云：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伯姬可謂不失儀矣。

又曰：孟姬者，華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人也。好禮貞壹，過時不嫁。齊中求之，禮不備，終不往。躡男席，語不及外，遠別避嫌。齊中莫能備禮求焉。齊國稱其貞。孝公聞之，乃修禮親迎於華氏之室。父母送孟姬，不下堂。母醮之房中，結其衿縞。誠之曰：必敬必戒，無違宮事。父誠之東階之上，曰：必夙興夜寐，無違命。其有大妨於王命者，亦勿從也。諸母誠之兩階之間，曰：敬之敬之，必終父母之命。夙夜無怠，示之衿縞。父母之言謂何？姑姊妹誠之門內，曰：夙夜無怠，示之衿輦。無忘父母之言。孝公親迎孟姬於其父母，三顧而出，親迎之綏。自御輪三曲，顧姬與，遂納於宮。三月廟見，而後行夫婦之道。既居久之，公游於琅邪，華孟姬從。車奔，姬墮車碎。孝公使駟馬立車載姬以歸。姬使侍御者舒帷以自障蔽，而使傅母應使者。曰：妾聞妃后踰闕，必乘安車。輜駟下堂，必從傅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環佩。內飾則結紉，綢繆野處，則帷裳擁蔽。所以正心壹意，自斂制也。今立車無駟，非所敢受命也。野處無衛，非所敢久居也。三者失禮多矣。夫無禮而生，不如早死。使者馳以告公，更取安車，比其反也，則自經矣。傅母救之不絕。傅母曰：使者至，輜駟已具。姬氏蘇，然後乘而歸。問君子謂孟姬好禮，禮婦人出必輜駟，衣服綢繆，既嫁歸，問女昆弟，不問男昆弟，所以遠別也。詩曰：彼

君子女。綢直如髮。此之謂也。

又曰。息君夫人者。息君之夫人也。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於宮。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謂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臾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貳醮。生離於地上。豈如死歸於地下哉。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息君止之。夫人不聽。遂自殺。息君亦自殺。同日俱死。楚王賢其夫人守節有義。乃以諸侯之禮。合而葬之。君子謂夫人說於行善。故序之於詩。夫義動君子。利動小人。息君夫人。不爲利動矣。詩云。德音莫違。及爾同死。此之謂也。

米芾露筋祠碑記曰。江南有一女子。父繫獄。無兄弟。供朝夕。女與嫂往省之。過高郵。其郡蚊盛。嫂借宿田家。女不從。獨宿草莽。遂以蚊死。筋露焉。後人悲之。爲建貞女祠。

此皆守禮不二。雖細故不肯稍有出入。蓋所以自重其人格者。如此。雖或以爲太過。然其人格固不失爲高尚也。

婦人有恥。夫之無義。而自死以全其人格者。魯秋潔婦之類是也。

潔婦者。魯秋胡子妻也。既納之五日。去而宦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家。見路旁婦人採桑。秋胡子悅之。下車謂曰。若曝採桑。吾行道遠。願託桑蔭下。澆下齋休焉。婦人採桑不輟。秋胡子謂曰。力田不如逢豐年。力桑不如見國卿。吾有金。願以與夫人。婦人曰。嘻。夫採桑力作。

紡績織紝以供衣食。奉二親。養夫子。吾不願金。所願卿無有外意。妾亦無淫泆之志。收子之齋與笥金。秋胡子遂去。至家奉金遺母。使人喚婦至。乃嚮採桑者也。秋胡子慙。婦曰。子束髮修身。辭親往仕。五年乃還。當欣悅馳驟。揚塵疾至。今也乃悅路旁婦人。下子之裝。以金予之。是忘母也。忘母不孝。好色淫泆。是污行也。污行不義。夫事親不孝。則事君不忠。處家不義。則治官不理。孝義並亡。必不遂矣。妾不忍見子改娶矣。妾亦不嫁。遂去而東走。投河而死。君子曰。潔婦精於善夫。不孝莫大於不愛其親。而愛他人。秋胡子有之矣。君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秋胡子婦之謂也。詩云。惟是褊心。是以爲刺。此之謂也。婦人有貞而知禮。使專制之主。不敢不行禮於匹婦之前。又殉義立節。以成其人格者。齊杞梁妻之類是也。

列女傳曰。杞梁妻者。齊杞梁殖之妻也。莊公襲莒。殖戰而死。莊公歸。遇其妻。使使者弔之於路。杞梁妻曰。今殖有罪。君何辱命焉。若令殖免於罪。則賤妾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於是莊公乃還車詣其室。成禮然後去。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就其夫之尸於城下而哭之。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爲之揮涕。十日而城爲之崩。既葬。曰。吾何歸矣。夫婦人必有所倚者也。父在則倚父。夫在則倚夫。子在則倚子。今吾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內無所依。以見吾誠。外無所倚。以立吾節。吾豈能更一

哉亦死而已。遂赴淄水而死。君子謂杞梁之妻貞而知禮。詩云。我心傷悲。聊與子同歸。此之謂也。

夫人格之所以足重者。以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也。狄仁傑。姨母盧氏不肯使其子事女。主雖有勢位而不貪。姚少師。姊之鄙其弟。皆可以風焉。

太平廣記曰。狄仁傑之爲相也。有盧氏堂姨。居於午橋南別墅。姨止有一子。而未嘗來都城親戚家。仁傑每伏臘晦朔。修禮甚謹。常經雪後。休假。仁傑因候盧姨安否。適表弟挾弓矢。攜雉兔而來。歸進膳於母。顧揖仁傑。意甚輕簡。仁傑因啟於姨曰。某今爲相。表弟有何樂從。願悉力從其請。姨曰。相自貴爾。姨止有一子。不欲令其事女主。仁傑大慙而退。

繡像列女傳曰。太子少師姚廣孝之姊。性端嚴。不喜音樂雜劇。人有過輒面責不少貸焉。廣孝初爲僧。姊嘗戒之。汝旣爲和尚。當發慈悲心。蓋知其心好殺也。及廣孝與靖難王師威武奮揚。渡江後。諸大臣不降。誅夷之甚慘。姊聞之。嘆息謂人曰。和尚慈悲。當如是耶。後廣孝進爵太子少師。承命往賑蘇湖等郡。遂還吳。往見姊。姊拒曰。貴人何用。至貧家爲不納。廣孝乃易僧服。往姊堅不肯出。家人勸之。姊不得已。出立堂中。廣孝卽連下拜。姊曰。我安用爾。拜許多耶。曾見做和尚。不了底。是甚好人。言畢。遂還戶內。不復再見。人格高峻。則言語儀表之間。可以使人生其崇敬之心。而感化於不自覺。如列女傳所載阿

谷處女。及晉之李夫人。王凝之妻。金元遺山妹等。其風格深可仰也。

列女傳曰。阿谷處女者。阿谷之隧浣者也。孔子南游。過阿谷之隧。見處子佩璜而浣。孔子謂子貢曰。彼浣者。其可與言乎。抽觴以授。子貢曰。爲之辭以觀其志。子貢曰。我北鄙之人也。自北徂南。將欲之楚。逢天之暑。我思譚譚。願乞一飲。以伏我心。處子曰。阿谷之隧。隱曲之地。其水一清一濁。流入於海。欲飲則飲。何問乎婢子。授子貢觴。迎流而挹之。投而棄之。從流而挹之。滿而溢之。跪置沙上曰。禮不親授。子貢還報其辭。孔子曰。丘已知之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爲之辭。子貢往曰。嚮者聞子之言。穆如清風。不拂不寤。私復我心。有琴無軫。願借子調其音。處子曰。我鄙野之人也。陋固無心。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貢以報孔子。孔子曰。丘已知之矣。過賢則賓。抽絺綌五兩。以授子貢曰。爲之辭。子貢往曰。吾北鄙之人也。自北徂南。將欲之楚。有絺綌五兩。非敢以當子之身也。願注之水旁。處子曰。行客之人。嗟然永久。分其資財。棄於野鄙。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命。竊有狂夫名之者矣。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曰。丘已知之矣。斯婦人達於人性。而知禮。詩云。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遊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

世說新語曰。賈充妻李氏。父豐被誅。坐流徙。後充娶郭配女。武帝踐阼。李以大赦還。帝特詔充置左右夫人。充母亦敕充迎李氏。畏郭不敢。爲築別室。後郭欲省李氏。充曰。彼有才。

氣卿往不如不往。及女爲妃。郭乃盛儀而去。旣入戶。李氏出迎。郭不覺脚屈。因遂再拜。李氏淑美有才行。作女訓行於世。

晉書曰。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安西將軍奕之女也。聰識有才辨。叔父安嘗問毛詩何句最佳。道韞稱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安謂有雅人深致。又嘗內集。俄而雪驟下。安曰。何所似也。安兄子朗曰。撒鹽空中。差可擬。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悅。初適凝之。還甚不樂。安曰。王郎逸少子。不惡。汝何恨也。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復有封胡羯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封謂謝歆。胡謂謝朗。羯謂謝玄。未謂謝川。皆其小字也。又嘗譏玄學植不進曰。爲塵務經心。爲天分有限耶。凝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談議。詞理將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欲爲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鄣自蔽。申獻之前議。客不能屈。及遭孫恩之難。舉厝自若。旣聞夫及諸子已爲賊所害。方命婢肩輿抽刃出門。亂兵稍至。手殺數人。乃被虜。其外孫劉濤。時年數歲。賊又欲害之。道韞曰。事在王門。何關他族。必其如此。寧先見殺。恩雖毒虐。爲之改容。乃不害濤。自爾嫠居會稽。家中莫不嚴肅。太守劉柳聞其名。請與談議。道韞素知柳名。亦不自阻。乃簪髻素褥。坐於帳中。柳束修整帶。造於別榻。道韞風韻高邁。敘致清雅。先及家事。慷慨流漣。徐酬問旨。詞理無滯。柳退而嘆曰。實頃所未見。瞻察言氣。使人心形俱服。道韞亦云。親從凋亡。始遇此士。聽其所問。

殊開人胸府。初同郡張玄妹亦有才質。適於顧氏。玄每稱之。以敵道韞。有濟尼者。游於二家。或問之。濟尼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道韞所著詩賦誄頌。並傳於世。

山房隨筆曰。元遺山妹。晦迹爲女冠。高雅不猶人。善吟詠。張平章欲娶之。往探其所居。見其補天花板詩云。補天手段暫施張。不許纖塵落畫堂。寄語新來雙燕子。移巢別處覓雕梁。悚然不敢言而退。可想見其峻操矣。

右所列者。雖操行各有不同。而人格並爲超邁。人所以爲人。敬重者。不徒在才能之美。而實在人格之高。其感人至深。能使人心悅誠服。至於人格修養之道。當先有高尙之理想。有高尙之理想。然後能認識人生之真價值。卓然自立。不爲流俗所惑。平居則儀表言談。動爲楷範。臨變遇事。亦勇於守禮。不避禍患。以求心之所安。必達於其所去之正鵠。確乎不可奪也。人格之養成。與修德之功。至有關係。故欲立其人格。不可無貞固之志。於平日行事時。時加以反省。蓋女子既受普通教育。凡道德之大端。正邪之標準。固已能有所判斷。再立志向前。由其良心之能力。而自反省。則改過遷善。以成純美之人格。不難矣。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孔子曰。過則勿憚改。反省。卽善之動機。人孰無過。惟在改之之勇耳。人雖有學問。才能。倘人格卑下。亦何足貴。學者所以學爲人。也可不勉乎。

第七章 婚姻論

男子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故匡衡曰。匹配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蓋由夫婦以爲父子。兄弟親戚朋友。乃至積而爲社會國家。生人之道。倫理之原。皆造端乎夫婦。也是以易。基乾坤詩首。關雎禮先昏禮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倫。人道之大者。女子長成。無不有適人之義。則結婚問題。固女子所不可不研究者矣。

人間幸福。莫如男女各得佳偶。以理論之。男子固可以擇妻。女子亦可以擇夫。吾國婚姻之事。純係父母主之。男子固不盡能自擇偶。女子自行擇偶。尤爲習慣。所不許。然父母於子女結婚之禮。頗極慎重。經傳記之詳矣。後世賢母往往有知人之鑒。能爲其女擇佳婿。惟此不可望於尋常人耳。錄嚴憲鍾琰二傳於此。

晉書曰。杜有道妻嚴氏。字憲。京兆人也。貞淑有識量。年十三。適於杜氏。十八而嫠居。子植女。韓並孤貌。憲雖少。誓不改節。撫育二子。教以禮度。植遂顯名於時。韓亦有淑德。傳玄求爲繼室。憲便許之。時玄與何晏鄧颺不穆。晏等每欲害之。時人莫肯共婚。及憲許玄。內外以憂懼。或曰。何鄧執權。必爲玄害。奈何與之爲親。憲曰。晏等驕侈。必當自敗。遂與玄爲婚。晏等尋亦爲宣帝所誅。玄前妻子咸。年六歲。嘗隨其繼母省憲。謂咸曰。汝千里駒也。必當

遠至。以其妹之女妻之。咸後亦有名於海內。其知人之鑒如此。

晉書曰。王渾妻鍾氏。字琰。潁川人。魏太傅繇曾孫也。琰數歲能屬文。及長聰慧弘雅。博覽記籍。美容止。善嘯詠。禮儀法度。爲中表所則。既適渾。生濟。琰女亦有才淑。爲求賢夫。時有兵家子甚俊。濟欲妻之。琰曰。要令我見之。濟令此兵與羣小雜處。琰自幃中察之。既而謂濟曰。緋衣者非汝所拔乎。濟曰。是。琰曰。此人才足拔萃。然地寒壽促。不足展其器用。不可與婚。遂止。其人數年果亡。琰明鑒遠識。皆此類也。

知人之鑒。非尋常所能故擇。壻自來以爲難事。古亦偶有許女。自擇者。廣列女傳曰。姜宇爲程不識牧羊。奇其雖牧羊子。而每夜讀書。睡則懸梁。達旦而止。將妻以女。妻不聽。不識乃置酒引宇。女潛觀之。問女曰。姜宇文士才明。吾欲以汝妻之。汝母難宇家之牧人。汝意云何。女曰。觀宇之姿才。豈終復爲人牧羊者哉。遂妻之。後卒貴顯。大抵女子常識未充。自由擇壻。厥弊實多。固當從吾國之禮俗。仍以父母之命爲宜。惟女子亦有時不妨參與耳。

文中子嘗論婚姻選擇之道曰。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爲禮。早婚少聘。教人以儉。變媵無數。教人以亂。且貴賤有等。一夫一婦。庶人之職也。司馬溫公曰。凡議婚姻。當先察壻與婦之性行及家法何如。勿苟慕其富貴。壻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異時不富貴乎。苟爲不肖。今雖富貴。安知異時不貧賤乎。此古人所論。

擇之標準。大抵以賢德爲主也。夫結婚之義。合二姓之好。承先世之重。而負使後嗣發達繁盛之責。必將之以禮選之。以德然後可以無悔也。歐美女子平時既得交於社會。其結婚之道。以愛爲本。斯其禮俗之有異矣。

夫結婚但以愛爲主。固似近於徒徇一己之欲。宜以德禮爲先而後結之。以愛然其始亦不可不求。所以全愛之道。男女之間。品質必有相稱。乃可望無後憂也。故擇婿之事。無論出於父母或女子得自與其議。選擇之標準。終不可不定。輒折衷。今世之義論擇婿最要之標準。有四：(一)身體之健康。擇婿第一須身體強健。無有疾病。方爲終身佳偶。(二)德性之備具。人亦安能有全德。然須資性誠摯。待人懇切。方可倚賴。(三)職業之必要。擇婿雖不必富貴之家。亦須有職業。可以自給者。(四)趣味之相合。好文學美術之女子。宜嫁好文學美術之人。長於事務計算之女子。宜嫁事務家。總須趣味相投。免致意志有忤。以上四者。缺一不可。此外則男子之言論風采。年齡地位。亦未嘗非當注意之事。蓋以身委人。豈是細事。若品性習慣。門第教育。相去太遠。必爲後日反目之基。寧詳慎於始之爲得也。

結婚之年齡。由於習慣而有不同。古者男子三十而有室。女子二十而嫁。此殆謂男子不得逾三十不娶。女子不得逾二十不嫁也。周禮之制。有媒氏之官。以掌婚娶。恐男女之失時也。然當時制度。似亦未能一致。墨子曰。昔聖王爲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處家。女子年十五。

母敢不事人。國語曰：命壯者無取老婦，令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則女子自十五至二十，爲適人之期；男子自二十至三十，爲娶妻之期。古之道也。英美說者謂男子自二十二歲至二十八歲，女子自二十歲至二十五歲，爲結婚最良之時期。又謂早婚之弊有四：（一）母多夭死；（二）母常早衰；（三）生子病弱；（四）子女或狂癡不慧。此其弊雖不必盡然，然自生理考之，女子身體未極發達，而亟於結婚，終有弊害，不可不慎也。

古之言禮者，以爲婦人有七出之條，而夫無一去之義。所謂一與之齊，終身不改也。然揆之於理，夫旣可以出婦，婦亦何嘗不可去夫？古者婦人或輕去其夫，故制禮者作是以矯之耳。列女傳曰：黎莊夫人者，衛侯之女，黎莊公之夫人也。旣往而不同欲，所務者異，未嘗得見，甚不得意。其傳母閔夫人賢，公反不納，憐其失意，又恐其已見遣而不以時去，謂夫人曰：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去。今不得意，胡不去乎？乃作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夫周時爲傳母者，皆通達禮義之賢婦。則婦人從夫，義不合，卽可以去。未害道理也。又孟子旣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辭孟子而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惰在室，而夫子見妾，勃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客宿，請歸父母。於是孟母召孟子而謂之曰：夫禮將入門，問孰存，所以致敬也；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

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責禮於人。不亦遠乎。孟子謝遂留其婦。孟母教孟子成大賢之德。其所取婦。亦必深明禮訓。以孟子之不悅爲違於禮。卽見母請去。而孟母尙深責其子。此又足爲婦人可去夫之證也。蓋夫婦之間相處。當並不越禮。如男子任意侮蔑婦人。而婦人必安忍之。斯蹂躪女子之人格。亦已甚矣。然則遇難堪之事。不去者。固見婦人之德求去者。亦非必大背於禮也。

吾國重貞女之俗。歐美有獨身之風。此雖在婦人爲高行。終不得爲常道。歸有光貞女論曰。曾子問曰。昏禮旣納幣。有吉日。壻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已葬。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也。弗敢嫁而許諾。固其可以嫁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夫壻有三年之喪。免喪而弗取。則嫁之也。由此觀之。遭喪猶可以嫁。安有未婚夫死不嫁之禮乎。俗之有貞女。是爲禮之過者。爲禮之過者。卽非禮也。歐美女子或獨身不嫁。然此終爲女子不幸之事。卽彼等持獨身主義者。類能自守貞操。又有才能技藝。足以自贍。而無仰於人。願將終身不識家庭之樂於人生之趣味。旣有所缺。又無子女之希望。不負後來社會發達之責任。此亦矯情不足效也。蓋結婚爲女子當然之天職。而離婚爲女子最不得已之事。女子結婚務慎之於始。旣擇人而事之。當先有偕老之志。不可以苟合而猝離爲期。處女時代必須守身純潔。修習學術。卽

萬一不得已而離婚。將來猶得以所能自立於社會也。

第二編 婦德之修養

第一章 婦德古訓

女子既適人。則有婦道。婦者對夫之辭。至是對其夫及夫之家庭。並有當然之義務也。吾國古代最重婦德。或以其男女之別太嚴。然聖哲之明訓。所以養成數千年純美之風俗者。固不可不知也。士昏禮曰。父醮子。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勛帥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子曰諾。唯恐弗堪。不敢忘命。又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此父母以婦職命其方嫁之女者也。視衿鞶則思父母之命矣。衿鞶二帶。欲其重重。收斂。欲其日日清潔。真西山曰。夫之道在敬身。以師其婦。婦之道在敬身。以承其夫。孰謂閨門為放肆之地。夫婦為褻狎之人哉。

孔子曰。婦人伏於人也。是故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無所敢自遂也。教令不出閨門。事在饋食之間而已矣。是故女及日乎閨門之內。不百里而奔喪。事無擅為。行無獨成。參知而後動。可驗而後言。晝不游庭。夜行以火。所以正婦德也。

古代言婦德者最多。自見於禮者外。後世多奉曹大家女誡。今具錄之。

女誠 並序

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餘寵。賴母師之典訓。年十有四。執箕帚於曹氏。今四十餘載矣。戰戰兢兢。常懼黜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是以夙夜劬心。勤不告勞。而今而後。乃知免耳。吾性疏愚。教導無素。恆恐子穀。負辱清朝。聖恩橫加。猥賜金紫。實非鄙人庶幾所望也。男能自謀矣。吾不復以爲憂。但傷諸女。方當適人。而不漸加訓誨。不聞婦禮。懼失容他門。取恥宗族。吾今疾在沈滯。性命無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悵。因作女誠七篇。願諸女各寫一道。庶有補益。裨助汝身去矣。其勗勉之。

卑敬第一

古者生女。三日臥之牀下。弄之瓦塼。而齋告焉。臥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塼。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齋告元君。明當主繼祭祀也。三者蓋女人之常道。禮法之典教矣。謙讓恭敬。先人後己。有善莫名。不自矜夸有惡莫辭。不自飾非忍辱含垢。常若畏懼。卑弱下人也。晚寢早作。不憚夙夜。執務私事。不辭劇重。音極煩易所作必成。手跡整理。是謂執勤也。正色端操。以事夫主。清靜自守。無好戲笑。潔齊酒食。以供祖宗。是謂繼祭祀也。三者苟備。而患名稱之不聞。黜辱之在身。未之見也。三者苟失之。何名稱之可聞。黜辱之可免哉。

夫婦第二

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明。信天地之宏義。人倫之大節也。是以禮貴男女之際。詩著關雎之義。由斯言之。不可不重也。夫不賢。則無以御節婦。婦不賢。則無以事夫。夫不御婦。則威儀廢缺。婦不事夫。則義理墮闕。方斯二者。其用一也。察今之君子。徒知妻婦之不可不御。威儀之不可不整。故訓其男。檢以書傳。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禮義之不可不存也。但教男而不救女。不亦蔽於彼此之數乎。禮八歲始教之書。十五而至於學矣。獨不可以此爲則哉。

敬順第三

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爲德。陰以柔爲用。男以強爲貴。女以弱爲美。故鄙諺有云。生男如狼。猶恐其尪。生女如鼠。猶恐其虎。然則修身莫如敬。避強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爲婦之大禮也。夫敬非他。持久之謂也。夫順非他。寬裕之謂也。持久者。知止足也。寬裕者。尙恭下也。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遂生媾。媾既生。語言過矣。語言既過。縱恣必作。縱恣必作。則侮夫之心生矣。此由於不知止足者也。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爭。曲者不能不訟。訟爭既施。則有忿怒之事矣。此由於不尙恭下者也。侮夫不節。譴呵從之。忿怒不止。楚撻從之。夫爲夫婦者。義以和親。恩以好合。楚撻既行。何義之存。譴呵既宣。何恩之有。恩義俱廢。夫婦離行。

婦行第四

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夫云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技巧過人也。幽閒貞靜。守節整齊。行己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供賓客。是謂婦功。此四者。女人之大節。而不可乏無者也。然爲之甚易。唯在存心耳。古人有言。仁遠乎哉。我欲仁。而仁斯至矣。此之謂也。

專心第五

禮。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違。夫故不可離也。行違神祇。天則罰之。禮義有愆。夫則薄之。故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然所求者。亦非謂佞媚苟親也。固莫若專心正色。禮義居潔。耳無妄聽。目無邪視。出無冶容。入無廢飾。無聚會羣輩。無看視門戶。則謂專心正色矣。若夫動靜輕脫。視聽邪偷。入則亂髮壞形。出則窈窕作態。說所不當道。觀所不當視。此謂不能專心正色矣。

曲從第六

夫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欲人定志專心之言也。舅姑之心。豈當可失哉。物有以恩自離者。亦有以義自破者也。夫雖云愛。舅姑云非。此所謂以義自破者也。然則舅姑之心。奈何。故莫尚於曲從矣。姑云不爾。而是固宜從令。姑云是爾。而非猶宜順命。勿得違戾。是非爭分曲直。此則所謂曲從矣。故女憲曰。婦如影響。焉不可賞。

和叔妹第七

婦人之得意於夫主。由舅姑之愛己也。舅姑之愛己。由叔妹之譽己也。由此言之。我之臧否毀譽。一由叔妹。叔妹之心。不可失也。人皆莫知叔妹之不可失。而不能和之以求親。其蔽也哉。自非聖人。鮮能無過。故顏子貴於能改。仲尼嘉其不貳。而況於婦人者也。雖以賢女之行。聰哲之性。其能備乎。故室人和。則謗掩。內外離。則過揚。此必然之勢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此之謂也。夫叔妹者。體敵而分尊。恩疎而義親。若淑媛謙順之人。則能依義以篤好。崇恩以結援。使徽美顯彰。而瑕過隱塞。舅姑矜善。而夫主嘉美。聲譽曜於邑鄰。休光延於父母。若夫愚蠢之人。於叔則託名以自高。於妹則因寵以驕盈。驕盈既施。何和之有。恩義既乖。何譽之臻。是以美隱而過宣。姑忿而夫慍。毀訾布於中外。恥辱集於厥身。進增父母之羞。退益君子之累。斯乃榮辱之本。而顯否之基也。可不慎歟。然則求叔妹之心。固莫尚於謙順矣。謙則德之柄。順則婦之行。知斯二者。足以和矣。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此之謂也。

大家出身顯族，博極羣書，完節撫孤，復能爲兄。上書爲兄，續史時皇后，諸嬪皆師事之。誠巾幗中丈夫也。其所爲女，誠大抵綜采古訓，始之以卑弱，終之以謙和，大要以敬順爲主，絕無一語及於外政。則古來女德之所尙，可知矣。當時大家妹曹豐生，曾於女誠有所駁難，而其文不傳。豈其以卑弱之訓爲不然耶？要之昔人皆推大家爲百代女師，故於古訓獨錄此。誠餘則略焉。今之婦人，有志於修養，古訓固不可不先知。況乎世俗好華飾，趨巧異，幾幾以德爲詬病。讀大家之誠，亦可懲驕惰，而維吾國特有之禮法。其爲益不甚巨歟。

第二章 對於夫之家庭之義務

女子既處夫家，對於夫之家庭，各有其當盡之道。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故婦人諸德，尤以孝事舅姑爲首。吾國父子無異居之制，數世同居，侈爲美談。婦人能和睦其家人，始爲克盡婦職。此其風俗流傳，既久，素爲社會所尙。後來縱情勢，略有變遷，而其大部分終必保存無疑。然則婦人對於夫之家庭之義務，何可不講乎？婦人於姑關係尤切，質言之，姑無異家庭實際之教師也。新婦初來，凡家事處理，米鹽凌雜之務，無不賴姑之指導。家有賢姑，則娶婦卽化其家風。婦人能得姑之驩心，實處家幸福之大者。女子未嫁，則致孝於己身之父母；已嫁，則致孝於舅姑，其揆一也。

前章舉曹大家女誠已有曲從舅姑和叔妹之訓。今更詳言之。就吾國現狀而論。社會方新之勢。且日異而月不同。故青年恆隣於進步。老人恆似於保守。女子或受學校之教於舊來習慣。不免意所素輕。此不可不挈長補短以折其中。大抵老人之所長在經驗。青年之所長在學識。必經驗與學識相輔。乃鮮錯誤。兩者調和始得謂之眞文明。此宜深察者也。婦人事舅姑之要。第一不當揚己自是。凡己之學問己之才能己之見識。一切藏之。若虛不敢炫耀。而委心以從順。老人之經驗善則歸之於親。過則歸之於己。大小之務勞而無怨。遇事不伐其功。己任其實。使舅姑享其名。庶幾家庭雍睦。內外無間。此婦人事舅姑所當勉者也。人若嗜好思想習慣不相同。則難以共處。事奉老人尤當先意承志。不可固執己見。致與親忤。卽見其事有過亦宜幾諫。須權輕重識大體。不可近於瑣屑。使人不驩也。婦人一入夫家。最要先得舅姑之信用。舅姑一有所疑。則其他言行無不可疑矣。曾有一女子信耶穌教。嫁農家子。其老祖母信多神。拜偶像。及婦既至。便得其信用。老媪嘗曰。耶穌卽神也。神卽耶穌也。相與無間。婦道首在得舅姑之信用。然必平日和氣愉色。誠意服勞。能令老人顧而樂之。雖學問信仰稍殊。並融化於不覺耳。

唐張公藝九世同居。其要只在一忍字。婦人事姑亦以忍耐爲先。故氣質雖不相投。能忍則久自融合也。自舅姑以外。夫之家庭。則有兄弟姊妹娣姒之屬。柳開曰。皇考治家孝且嚴。且

望諸婦等拜堂下畢。卽上手低面。聽我皇考訓誡曰。人家兄弟。無不義者。盡因娶婦入門。異姓相聚。爭長競短。漸漬日聞。偏愛私藏。以致背戾。分門割戶。患若賊讐。皆汝婦人所作。男子剛腸者。幾人能不爲婦言所惑。吾見罕矣。若等寧有是耶。退則惴惴不敢出一語。爲不孝事。開輩賴之得全其家云。呂新吾閨範曰。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衣則傳服。學則連業。游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娣姒之比兄弟。則疎薄矣。今使疎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恩。猶方底而圓蓋。必不合矣。唯友悌深至。不爲傍人之所移者。免夫。然則婦人之賢德實一家和睦之根本也。

吾國古代婦人能事其姑及處夫之家庭尤爲難能者。雜錄其事於下。夫婦人對夫之家庭能盡其義者卽是對其夫能盡其義也。列女傳記陳寡婦其夫赴戍許爲養老母終不負信事至可稱。陳寡婦者陳之少寡婦也。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當行戍。夫且行時屬孝婦曰。我生死未可知。幸有老母。無他兄弟。儻吾不還。汝肯養吾母乎。婦應曰諾。夫果死不還。婦養姑不衰。慈愛愈固。紡績以爲家業。終無嫁意。居喪三年。其父母哀其年少。無子而早寡也。將取而嫁之。孝婦曰。妾聞之。信者人之幹也。義者行之節也。妾幸得離襁褓。受嚴命而事夫。夫且行時。屬妾以其老母。旣許諾之。夫受人之託。豈可棄哉。棄託不

信。背死不義。不可也。母曰。吾憐汝少年早寡也。孝婦曰。妾聞寧載於義而死。不載於地而生。且夫養人老母而不能卒。許人以諾而不能信。將何以立於世。夫爲人婦。固養其舅姑者也。夫不幸先死。不得盡爲人子之禮。今又使妾去之。莫養老母。是明夫之不肖。而著妾之不孝。不孝不信且無義。何以生哉。因欲自殺。其父母懼而不敢嫁也。遂使養其姑二十八年。姑年八十四。壽乃盡。賣其田宅以葬之。終奉祭祀。淮陽太守以聞。漢孝文帝高其義。貴其信。美其行。使使者賜之黃金四十斤。復之終身。號曰孝婦。君子謂孝婦備於婦道。詩云。匪直也人。秉心塞淵。此之謂也。

婦人有不得於姑而孝行不衰。姑卒。感悟者如姜詩妻等是也。姜詩妻龐氏。詩事母孝。龐氏奉順尤篤。姑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龐常泝流而汲。後值風濤。不時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龐乃寄止鄰舍。盡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以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怪問鄰母。鄰母具對。姑感慙。呼還。恩養愈謹。其後舍側湧泉。味如江水。赤眉經其地。弛兵而過。此見後漢書。惟湧泉之事怪矣。此殆偶然相值耳。又華陽國志曰。禮修。趙嵩妻張氏女也。姑酷惡無道。遇之不以禮。修終無愠色。及歸寧。父母問之。但引咎不道。姑卒。感悟。更慈愛之。鄉人相訓曰。作婦不當如趙伯高婦乎。使姑惡知變。可謂婦師矣。然則爲婦之道。當自盡其誠意。姑未有不感悟者也。

婦人遇危難。能冒死以救護其姑者。古多有之。錄唐書鄭義宗妻一事。鄭義宗妻盧氏。范陽人。涉書史事舅姑。恭順得婦道。嘗夜有盜數十。持兵杖劫其家人。皆匿竄。惟姑老在室。不能去。盧冒白刃立姑側。擁抱姑不去。爲賊所捶擊幾斃。姑以全賊既去。家人問何不懼也。盧氏曰。人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仁義也。姑萬一危禍。豈宜獨生庸得去乎。聞者歎曰。歲寒知松柏之後彫。諒矣。

後世善事舅姑及善處夫之家庭者。略錄數事於下。方正學集曰。鄭源妻金氏。姑嘗感末疾。不能興起。晨昏侍牀下。煮糜煉藥。踞坐其側。扶其首而飲食之。或不進則憂戚。與人言姑之疾。輒嗚咽悲歎。及至姑所。卽爲喜悅之色。以溫之。姑垂死。以手指天曰。吾苦吾婦無以謝。願得孝婦事之足矣。喪其姑。極悲哀無已。夫中歲慕黃老家言。入山獨居。間一至其家。卽去。奉之愈恭。如大賓。嘗遇盜賊。夫處山中。金攜其貲避匿他所。及賊至。逼甚。知不可保。委貲而去。獨袖其先世墓文一卷。及歸資盡。獨出墓文歸其父。其父驚曰。貲失千萬。不足惜。此文乃吾日夜屬心者。能存之。眞吾婦也。婦人能撫其夫之幼弟。以至成立者。如韓愈嫂是也。廣列女傳曰。鄭夫人。韓文公愈之嫂也。滎陽人。爲昌黎韓會妻。愈生甫晬。失怙恃。鞠而生。維嫂念寒而衣。念飢而殮。劬勞閔閔也。愈未甦。從兄官太州。兄坐謗。遷韶州以卒。去故鄉萬里。幼孤。匍匐不能歸。鄭拮据誠至。竟以喪返葬。春秋霜露。敬薦享韓氏祖考如夫存。遭時艱。避地江南。

零丁孤苦。撫其子指愈而泣曰。韓氏兩世獨此耳。流涕滂沱。若不自勝。誨導愈勸之成立。退之成立爲大儒。嫂之力也。及卒。愈哭之絕。而後蘇。服之甚。嫂之服甚也。自退之始也。婦人善待遇夫之姊妹及其親族者。古亦多有。宋史曰。陳堂前。漢州雒縣王氏女也。操行爲鄉人所式頌。呼曰堂前。堂前者。里俗尊母之稱。年十八。歸同郡陳安節。歲餘。安節卒。堂前奉舅姑。筓家有法。家日裕。舅姑安之時。小姑尙幼。堂前鞠教之。及笄。厚齎資遣焉。舅姑沒。小姑求分財。盡室中所有遺焉。未幾。小姑所得財爲其夫所盡。又買田治屋。撫其甥教之。甥卒。又撫教其子。他親族貧不能守者。教養成婚嫁。至三四十人。子孫遵遺訓。五世同居。以孝友儒業著。乾道中表門。後世於婦行紀述多略。茲稍舉一二而已。

第三章 夫婦之同心及節義之模範

夫婦有偕老之義。故必志趣相合。乃能終始無間。婦人以從夫爲主。宜同化於夫之好尙。相敬相愛。久而不渝。說者謂夫當以六分之愛。四分之敬對其妻。妻當以六分之敬。四分之愛對其夫。過於愛則嫌。曠過於敬則近。疎愛敬得中。是夫婦之道也。然知夫之德而能成夫之志。尤難。如列女傳所記柳下惠妻。魯黔婁妻。楚接輿妻。楚老萊妻。楚於陵妻者。可謂知其夫者矣。夫夫婦之間。而情志不通。亦何足貴乎。茲記其事如下。

柳下惠妻者。魯大夫柳下惠之妻也。柳下惠處魯三黜而不去。憂民救亂。妻曰。無乃瀆乎。

君子有二恥。國無道而貴。恥也。國有道而賤。恥也。今當亂世。三黜而不去。亦近恥也。柳下惠曰。油油之民。將陷於害。吾能已乎。且彼爲彼。我爲我。彼雖裸裎。安能污我。油油然與之處。仕於下位。柳下旣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耶。則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也。乃誄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強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愷悌君子。永能厲兮。嗟乎惜哉。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爲惠兮。門人從之以爲誄。莫能竄一字。君子謂柳下惠妻能光其夫矣。詩曰。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之謂也。

魯黔婁妻者。黔婁先生之妻也。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往弔之。其妻出戶。曾子弔之上堂。見先生之尸在牖下。枕墊席。藁緼袍不表。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斂。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子曰。邪引其被則斂矣。妻曰。邪而有餘。不如正而不足也。先生以不邪之故。能至於此生時不邪。死而邪之。非先生意也。曾子不能應。遂哭之曰。嗟乎先生之終也。何以爲謚。其妻曰。以康爲謚。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虛。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旁無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榮。何樂於此。而謚爲康乎。其妻曰。昔先生君嘗欲授之政。以爲國相。辭而不爲。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忻忻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爲康。

不亦宜乎。曾子曰：唯。斯人也而有斯婦。君子謂黔婁妻爲樂貧行道。詩曰：彼美淑姬，可與寤言。此之謂也。

楚接輿妻。楚狂接輿之妻也。接輿躬耕以爲食。楚王使使者持金百鎰，車二駟，往聘迎之。曰：王願請先生治淮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遂不得與語而去。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爲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車跡何其深也。接輿曰：王不知吾不肖也，欲使我治淮南，遣使者持金駟來聘，其妻曰：得無許之乎？接輿曰：夫富貴者，人之所欲也，子何惡我許之矣。妻曰：義士非禮不動，不爲貧而易操，不爲賤而改行。妾事先生，躬耕以爲食，親績以爲衣，食飽衣暖，據義而動，其樂亦自足矣。若受人重祿，乘人堅良，食人肥鮮，而將何以待之？接輿曰：吾不許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又違，非義也。不如去之。夫負釜甕，妻戴紝器，變名易姓而遠徙，莫知所之。君子謂接輿妻爲樂道而遠害，夫安貧賤而不怠於道者，唯至德者能之。詩曰：肅肅兔置，椽之丁丁，言不怠於道也。

楚老萊妻者，老萊子之妻也。萊子逃世，耕於蒙山之陽，葭牆蓬室，木牀蓆席，衣縕食菽，墾山播種。人或言之，楚王曰：老萊賢士也。王欲聘以璧帛，恐不來。楚王駕至老萊之門，老萊方織畚，王曰：寡人愚陋，獨守宗廟，願先生幸臨之。老萊子曰：僕山野之人，不足守政。王復曰：守國之孤，願變先生之志。老萊子曰：諾。王去，其妻戴畚萊，挾薪樵而來，曰：何車迹之衆。

也。老萊子曰：楚王欲使吾守國之政，妻曰許之乎？曰：然。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以鞭捶，可授以官祿者，可隨以鈇鉞。今先生食人酒肉，受人官祿，爲人所制也，能免於患乎？妾不能爲人所制，投其畚萊而去。老萊子曰：子還，吾爲子更慮。遂行不顧。至江南而止。曰：鳥獸之解毛，可績而衣之。据其遺粒，足以食也。老萊子乃隨其妻而居之。民從而家者，一年成落，三年成聚。君子謂老萊妻果於從善。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饑。此之謂也。

楚於陵妻。楚於陵子終之妻也。

楚蓋齊之誤。水經濟水注長白山陳仲子夫妻所隱。孟子於陵卽此處。

楚王聞於陵子終賢。

欲以爲相，使使者持金百鎰往聘迎之。於陵子終曰：僕有箕帚之妾，請入與計之。卽入謂其妻曰：楚王欲以我爲相，遣使者持金來，今日爲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可乎？妻曰：夫子織屨以爲食，非與物無治也。左琴右書，樂亦在其中矣。夫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其可乎？亂世多害，妾恐先生之不保命也。於是子終出謝使者而不許也。遂相與逃，而爲人灌園。君子謂於陵妻爲有德行。詩云：愔愔良人，愔愔毛詩作厭厭秩秩德音。此之謂也。

右所列如柳下惠妻、黔婁妻，能知夫子之德而接輿、老萊於陵之妻，與夫同有隱志，成其高名。漢以來如梁鴻妻等，亦其類也。

續列女傳曰。梁鴻妻者。右扶風梁伯淳之妻。後漢書逸民傳鴻字伯鸞同郡孟氏之女也。其姿貌甚醜。

而德行甚脩。鄉里多求者。而女輒不肯。行年三十。父母問其所欲。對曰。欲節操如梁鴻者。

時鴻未娶。扶風世家多願妻者。亦不許。聞孟氏女賢。遂求納之。孟氏盛飾入門。七日而禮

不成。妻跪問曰。竊聞夫子高義。斥數妻。妾亦已偃蹇數夫。今來而見擇。請問其故。鴻曰。吾

欲得衣裘褐之人。與共遁世避時。今若衣綺繡。傅黛墨。非鴻所願也。妻曰。妾恐夫子不堪。

妾幸有隱居之具矣。乃更羸衣椎髻而前。鴻喜曰。如此者。誠鴻妻也。字之曰德曜。名孟光。

自名曰運期。字俟光。後漢書易姓運期名耀字俟光疑此有脫文俟侯形近亦有一誤共遜逃霸陵山中。此時王莽新敗

之後也。鴻與妻深隱。耕耘織作。以供衣食。誦書彈琴。忘富貴之樂。後復相將至會稽。賃春

爲事。雖雜庸保之中。妻每進食。舉案齊眉。不敢正視。以禮脩身。所在敬而慕之。君子謂梁

鴻妻好道安貧。不汲汲於榮樂。論語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此之謂也。

後漢書曰。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

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

約。故使妾侍巾櫛。既奉承君子。惟命是從。於是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

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右所舉。皆夫婦志趣相合。故並能成。其令譽。然此非獨隱淪之士爲然也。凡男子之能發名。

成業。孰不賴婦人之相之者。此常於論內助章詳之。所謂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社會上之實力。男女各有其半。固宜使之協和以濟其美耳。夫婦之間。同情愈深者。則精誠所貫。歷久而不渝。不以禍福死生易節。變操古所傳節烈之事。皆夫婦間之情感最深者也。亦有慕義自矢。不僅爲情愛所勸。確乎不拔。求其志之所安。吾國士君子尤喜稱之。國家至特爲之旌異之。典文人集中多紀述節烈。雖遐陬下邑樹石表德者。往往而有。蓋從一而終在婦道中。誠爲純潔之美行。惟傳者極衆。略錄古來最著者數則如下。

夫婦之間。情好甚篤。夫死因遂不嫁。此其例甚多。如秦嘉妻徐氏。名淑。嘉爲郡掾。徐淑以疾還家。不獲面別。嘉作詩贈別。淑答之。其末云。慙無兮羽翼。高飛兮相追。長吟兮永歎。淚下兮沾衣。後嘉又寄鏡釵香琴四事。因與淑書曰。明鏡可以鑑形。寶釵可以耀首。芳香可以馥身。素琴可以娛耳。淑答書云。旣惠令音。兼賜諸物。厚顧殷勤。出於非望。鏡有文采之麗。釵有殊異之觀。芳香旣珍。素琴益好。惠異物於鄙陋。割所珍以相賜。非豐厚之恩。孰肯若斯。覽鏡執釵。情想髣髴。操琴詠詩。思心成結。勅以芳香馥身。喻以明鏡覽形。此言過矣。未獲我心也。昔詩人有飛蓬之感。班婕妤有誰榮之歎。素琴之作。當俟君歸。明鏡之鑒。當待君還。未奉光儀。則寶釵不列也。未侍帷帳。則芳香不發也。後秦嘉死。淑哀慟傷生。毀形守節。其兄弟欲逼嫁之。淑與書曰。昔梁寡不以毀形之病。忘執節之義。高山景行。豈不思齊。計

兄弟備託學門。不能匡我。以道。雖曰既學。吾謂之未也。

列女傳記婦人守節者有楚白貞姬。魯寡陶嬰。梁寡高行。等。貞姬者。楚白公勝之妻也。白公死。其妻紡績不嫁。吳王聞其美。且有行。使大夫持金百鎰。白璧一雙。以聘焉。以輜輶三十乘。迎之。將以爲夫人。大夫致幣。白妻辭之曰。白公生之時。妾幸得充後宮。執箕帚。掌衣履。拂枕席。託爲妃匹。白公不幸而死。妾願守其墳墓。以終天年。今王賜金璧之聘。夫人之位。非愚妾之所聞也。且夫棄義從欲者。汙也。見利忘死者。貪也。夫貪汙之人。王何以爲哉。妾聞之。忠臣不借人以力。貞女不假人以色。豈獨事生若此哉。於死者亦然。妾既不仁。不能從死。今又去而嫁。不亦太甚乎。遂辭聘而不行。吳王賢其守節有義。號曰楚貞姬。君子謂貞姬廉潔而誠信。夫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詩云。彼美孟姜。德音不忘。此之謂也。陶嬰者。魯陶門之女也。少寡。養幼孤。無強昆弟。紡績爲產。魯人或聞其義。將求焉。嬰聞之。恐不得免。作歌。明己之不更二也。其歌曰。悲黃鵠之早寡兮。七年不雙。宛鷓獨宿兮。不與衆同。夜半悲鳴兮。想其故雄。天命早寡兮。獨宿何傷。寡婦念此兮。泣下數行。嗚呼悲兮。死者不可忘。飛鳥尙然兮。況於貞良。雖有賢雄兮。終不重行。魯人聞之曰。斯女不可得已。遂不敢復求。嬰寡終身不改。君子謂陶嬰貞壹而思。詩云。心之憂兮。我歌且謠。此之謂也。高行者。梁之寡婦也。其爲人榮於色而美於行。夫死早寡不嫁。梁貴人多爭欲取之者。不能得。梁王

聞之使相聘焉。高行曰：妾夫不幸早死，先狗馬填溝壑。妾宜以身薦其棺槨，守養其幼孤，曾不得專意。貴人多求妾者，幸而得免。今王又重之，妾聞婦人之義，一往而不改，以全貞信之節。今忘死而趨生，是不信也。見貴而忘賤，是不貞也。棄義而從利，無以爲人。乃援鏡持刀以割其鼻。曰：妾已刑矣，所以不死者，不忍幼弱之重孤也。王之求妾者，以其色也。今刑餘之人，殆可釋矣。於是相以報王，大其義，高其行，乃復其身，尊其號曰高行。君子謂高行節禮專精。詩云：謂予不信，有如皎日。此之謂也。

此外婦人之夫死能守節者，更擇錄呂新吾閨範所載數事。魏夏侯氏，名令女，方適曹文叔，而文叔死，令女年少無子，父母欲嫁之，令女乃斷髮爲信。後曹氏滅，族父母以其無依，又欲嫁之，令女又截其兩耳，斷其鼻，以死自誓，蒙被而臥，血流滿牀，蓆家人歎而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辛苦如是。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爲者？令女曰：吾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尙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禽獸之行，吾豈爲乎？劉長卿妻桓氏，生男五歲，而長卿卒，桓氏防遠嫌疑，不肯歸寧。兒年十五，夭死，桓氏慮不免，乃割其耳以自誓。鄰婦相與愍之，謂曰：夫亡子死，無以養節，何貴義輕身若此哉？對曰：昔我先君五更，學爲儒宗，尊爲帝師，五更以來，男以忠孝顯，女以貞順稱。詩云：無忝爾祖，聿修厥德。是以預自刑，翦以明我情。沛相王吉，上奏高行，顯其門閭，號曰行義。桓嫠，王凝家

青齊閒。爲虢州司戶參軍。以疾卒於官。家素貧。一子尙幼。妻李氏攜其子負凝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於旅舍。主人不納。李氏顧天色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慟曰。我爲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爲人所執耶。卽引斧自斷其臂。見者爲之歎惜。開封尹聞之。白其事於朝。厚恤李氏。而笞其主人。鄭廉。唐人。妻李氏。年十七嫁廉。一歲而廉死。李守志不移。夜夢一男子求爲妻。初不許。後數夜夢之。李曰。豈容貌猶妍。招此邪魘耶。卽斷髮垢面。塵膚敝衣。自是不復夢。備嘗甘苦。守節終身。刺史白其操。號堅正節婦。

婦人之從夫。不二忽遇。事變慨然。死節者稱爲烈婦。楚韓憑爲康王舍人。妻何氏。美。康王奪之。而囚憑。何氏乃作烏鵲歌以見志。凡二章。其一曰。南山有烏。北山張羅。烏自高飛。羅當奈何。其二曰。烏鵲雙飛。不樂鳳凰。妾自庶人。不樂君王。又作歌以寄其夫。夫得書自殺。何卽陰腐其衣。與王登臺。自投臺下。左右捉衣。衣不勝手。得遺書於帶中。曰。願以屍還韓氏。而合葬。王大怒。又得前寄憑歌云。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當心。以問蘇賀。賀云。其雨淫淫。愁且思也。河大水深。不得往來也。日出當心。有死志也。王怒。令分埋兩塚相望。經宿。有梓木合生於塚根。交於下。枝交於上。又有鳥如鴛鴦。常雙棲其樹。日暮悲鳴。人皆異之。曰。此韓大夫夫婦之精魂也。見者莫不淚下。後漢安定皇甫規妻。善屬文。能草書。規卒。妻年猶盛。美姿容。董卓聞聘焉。駟輜百乘。奴婢錢帛充路。妻乃輕服詣卓門。跪自陳情。詞甚酸愴。卓曰。孤威教行四

海獨不能行之一婦人乎。劫以兵。乃起立罵卓曰。君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耶。妾先人世有清德。皇甫氏文武上材。爲漢忠臣。君親非其趨走吏乎。敢欲行非禮於爾君夫人耶。卓乃引車庭中。以其頭懸。鞭撻交下。遂死。後人圖畫。號曰禮宗。

婦人有堅守從一之義。不必主於情愛。但以禮之所在。則不敢不勉。故宋女不憎夫之惡疾。黎莊夫人雖不得於夫。而不肯去也。列女傳曰。蔡人之妻者。宋人之女也。既嫁於蔡。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不幸。乃妾之不幸也。奈何去之。適人之道。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不幸遇惡疾。不改其意。且夫采芣苢之草。雖其臭惡。猶始於採芣之。終於懷擷之。浸以益親。況於夫婦之道乎。彼無大故。又不遣妾。何以得去。終不聽其母。乃作芣苢之詩。君子曰。宋女之意。甚貞而壹也。黎莊夫人者。衛侯之女。黎莊公之夫人也。既往而不同欲。所務者異。未嘗得見。其傅母閔夫人賢。公反不納。憐其失意。又恐其已見遣。而不以時去。謂夫人曰。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去。今不得意。胡不去乎。乃作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夫人曰。婦人之道。壹而已矣。彼雖不吾以。吾何可以離於婦道乎。乃作詩曰。微君之故。胡爲乎中路。終執貞壹。不違婦道。以俟君命。君子故序之以編詩。此並以義自守者也。

綜而論之。夫婦之間。本以義合。其結婚之始。必當審慎。務須志趣相合。乃可爲終身之侶。及情愛既結。雖不幸夫死。義不得改嫁。古訓然也。蓋卽以情愛言。夫死而一草芣之於愛。亦有

所未至。故以實際論之。改嫁自事。所常有不足為異。並不可謂為惡行。惟從一。殊足稱美德。耳。吾國古來法律。未嘗禁改適。而世多獎貞。壹降節義。此誠吾國習俗之善者。異於他邦矣。歐美夫婦間。雖講愛情。獨夫死不嫁者。為少。是豈得為盡其愛耶。往往前夫之子。為後父所虐遇。文人輒述其事。以為諷歎。比觀瀛夏之俗。益見吾國婦德之高。然改嫁亦有迫於境遇者。故婦人當於平日修習學術。能任職業。庶無後顧之憂。而足以全其德行者不少也。至於夫婦不同欲。所務者異。是由結婚時之未審婦人。即能安而無怨。男子對之。終有慚德。夫婦相合。未有不同心為貴者也。

婦人節義。自矢有能。鳴夫之冤。請代夫罪。及代夫死者。其事亦足稱也。附著於此。唐書曰。程氏。衛方厚妻。太和中。方厚為邕州錄事參軍。招討使董昌齡治無狀。方厚數爭事。昌齡怒。將執付吏。辭以疾不免。即以死告。臥棺中。昌齡知之。使闔棺甚牢。方厚閉久。以爪攪棺。爪盡。乃絕。程懼。并死不敢哭。昌齡恬不疑。厚遣其喪。程徒行至闕下。叩右銀臺門。自刎陳冤。下御史鞠治有實。昌齡乃得罪。詔封程武昌縣君。繡像列女傳曰。副使王裕之妻周氏。女裕由進士。歷任廣西副憲。以酒醉餘致死。指揮官罪擬絞。周為上書代死。其書曰。臣思夫之所犯。情真罪當。別無異詞。但念夫父王寓。夫母裘氏。別無子女。所生臣夫。劬勞乳哺。歡愛無加。夫年十一。初進儒學。十六。饒倖食糧。十七。歲鄉試中式。即第黃甲。觀政刑部。一十九歲。欽差浙江監

察御史。奏准回籍。娶臣爲妻。帶臣赴京。臨行時。父母叮嚀懇切。謂父母養其身。朋友長其志。不可受贓。以玷名節。深戒暴怒。以免禍危。至欽差直隸清理軍伍。到任三年。改陞斯職。今夫父見年七十四歲。夫母七十二歲。衰老在堂。眼見壯子顯被刑戮。哀痛悲號。必至傾喪。臣雖送終守制。然亦無後爲大不孝矣。臣思己之父母。生男五人。生女六人。臣居女之末小。古云出嫁從夫。情願代受極刑。救夫還鄉。庶得保父母餘年。上哀其情。詞愴楚。赦裕之罪。俾其歸養。君子謂周孝而義。又曰。林圮妻李妙緣。李日亮女。圮初授蕪湖令。才絀。謫丞榆林驛。以慢親王罪擬死。臨決。妙緣詣闕上書。願以身代。書曰。臣部侍郎李日亮之女。嫁林圮爲妻。有九年矣。夫之祖林弼。任副都御史。因諫太宗皇帝。遷都幽燕。忤旨爲民。後陞吏部尙書。夫之父貴州御史。又因諫忤旨爲民。得全首領。以終天年。臣之夫幼讀詩書。守持理法。除蕪湖縣知縣。爲因考察。降榆林驛丞。舊年四月。迎接親王。缺少夫馬。刑得死罪。夫之母乃東閣周敬之女也。今以足疾目昏。寸步不能移履。念夫年三十有二。尙未有子。妾年二十有八。雖死何如。伏乞將妾斬首懸街。號令天下。放夫回籍養親。上可以延姑之殘喘。下可以衍夫之蟻嗣。臣死九泉。不任感戴。朝廷可其奏。又令法司。鞠其教唆代寫之弊。及至御街前。得其親書。遂免圮罪。仍復蕪湖縣令之職。又詔所管分每月給米十石。以資妙緣之用。明史稿曰。禮科給事中沈束。以觸嚴嵩怒。錮詔獄。其妻張氏上書言。臣夫得罪。已十六年。家有老親。年八十有九。

衰病侵尋。朝不計夕。往臣因東無子。爲置妾潘氏。比至京師。東已繫獄。潘矢志不他適。乃相與寄居旅舍。紡績以供夫衣食。歲月積深。懷楚萬狀。欲歸奉舅。則夫之饘粥無資。欲留養夫。則舅又日暮待盡。輾轉思維。進退無策。臣願代夫繫獄。令夫得送父終年。仍還長繫。實陛下莫大之德也。法司亦爲請。帝終不許。一日鵲噪於東前。東謾曰。豈有喜及罪人耶。卒以奏帝心動。釋東還家。在獄十八年。比出。潘氏猶處子也。廣列女傳曰。刑部員外郎楊繼盛。以論嚴嵩繫獄將斬。其妻張氏伏闕上書言。臣夫繼盛。誤聞市井之言。尙狃書生之見。忽發狂論。聖明不卽加錄。俾從吏議。兩經奏讞。俱荷寬恩。今忽闖入張經疏尾。奉旨處決。臣仰惟盛德。昆蟲草木。皆欲得所。豈惜一回宸顧。下垂覆盆。倘以罪重必不可赦。願卽斬臣妾首。以代夫誅。夫雖遠御魑魅。必能爲疆場效死。以報君父。嵩屏不奏。蓋婦人與夫同心。夫有急難。雖極之躬代。其死亦所不惜。故備錄其事。可以觀焉。

第四章 內助之益

夫婦爲人倫之本。男子娶妻。不僅在承宗廟。廣嗣胤。婦人從夫。不僅在充房幃。議飲食。蓋於夫之立身治業。莫不當有所助焉。娶婦之賢否。關於一家之盛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分功。婦人整理家政。使男子無內顧之憂。得一意以治外事。此女子間接而爲男子之助者也。女子直接而爲男子之助者。如見男子所爲之事。有未合者。加以規勸。匡正是也。古

訓雖有牝雞司晨之戒。謂女子不當與外事。然自來女子相夫以成功名者。往往而有。固不可一概論也。夫婦之間。倘愛敬素洽。婦人之感化男子。其事甚易。有時閨中之諷勸。勝於師友之箴砭者矣。婦人諫夫。有不必顯言主文而譎諫其夫。因以渙然解悟。此其效至捷。婦人之柔德。每能感人於不覺。況乎才智傑出。識議超邁。一事當前。男子優柔不斷之際。乃出數語。以促進而鼓動之。爲益往往不細也。

列女傳中。記婦人能相其夫子者甚多。茲略錄之。周宣王中興之君。實賴姜后之助。周宣姜后者。齊侯之女也。賢而有德。事非禮不言。行非禮不動。宣王嘗早臥晏起。后夫人不出房。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樂色而忘德也。夫苟樂色。必好奢窮欲。亂之所興也。原亂之興。從婢子起。敢請婢子之罪。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遂復姜后而勤於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君子謂姜后善於威儀而有德行。夫禮后夫人御於君。以燭進。至於君所。滅燭適房中。脫朝服。衣褻服。然後進御於君。雞鳴。樂師擊鼓以告旦。后夫人鳴佩而去。詩曰。威儀抑抑。德音秩秩。又曰。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旣見君子。德音孔膠。夫婦人以色親。以德固。姜氏之德行。可謂孔膠也。

齊桓晉文五霸之最著者。齊桓以管仲治。外衛姬治。內晉文得國。實齊姜之謀。列女傳曰。衛

姬者。衛侯之女。齊桓公之夫人也。桓公好淫樂。衛姬爲之不聽。鄭衛之音。桓公用管仲甯戚。行霸道。諸侯皆朝。而衛獨不至。桓公與管仲謀伐衛。罷朝入閨。衛姬望見桓公。脫簪珥。解環佩。下堂再拜曰。願請衛之罪。桓公曰。吾與衛無故。姬何請耶。對曰。妾聞之人君有三色。顯然喜樂容貌淫樂者。鐘鼓酒食之色。寂然清靜意氣沉抑者。喪禍之色。忿然充滿手足矜動者。攻伐之色。今妾望君舉趾高。色厲音揚。意在衛也。是以請也。桓公許諾。明日臨朝。管仲趨進曰。君之蒞朝也。恭而氣下。言則徐。無伐國之志。是釋衛也。桓公曰。善。乃立衛姬爲夫人。號管仲爲仲父。曰。夫人治內。管仲治外。寡人雖愚。足以立於世矣。君子謂衛姬信而有行。詩曰。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又曰。齊姜。齊桓公之宗女。晉文公之夫人也。初文公父獻公。納驪姬。譖殺太子申生。文公號公子重耳。與舅犯奔狄。適齊。齊桓公以宗女妻之。遇之甚善。有馬二十乘。將死於齊。曰。人生安樂而已。誰知其他。子犯知文公之安齊也。欲行而患之。與從者謀於桑下。蠶妾在焉。妾告姜氏。姜殺之。而言於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聞者吾已除之矣。公子必從。不可以貳。貳無成命。自子去晉。晉無寧歲。天未亡晉。有晉國者。非子而誰。子其勉之。上帝臨子。貳必有咎。公子曰。吾不動。必死於此矣。姜曰。不可。周詩曰。莘莘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猶恐無及。況欲懷安。將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及乎。亂不長世。公子必有晉。公子不聽。姜與舅犯謀。醉載之以行。酒醒。公子以戈逐舅犯。曰。若事有濟。則可。無所濟。吾食舅氏之肉。豈

有饜哉。遂行過曹宋鄭楚而入秦。秦穆公乃以兵內之於晉。晉人殺懷公而立公子重耳。是爲文公。迎齊姜以爲夫人。遂霸天下。爲諸侯盟主。君子謂齊姜潔而不瀆。能育君子於善。詩曰。彼美孟姜。可與寤言。此之謂也。吾國古代本重扶陽抑陰。然以王霸雄略之主。而其成功。猶多假助於婦人。然則內助惡可少哉。

楚莊王之霸。亦以樊姬之力。列女傳曰。樊姬楚莊王之夫人也。莊王卽位。好狩獵。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王改過勤於政事。王嘗聽朝罷晏。姬下殿迎曰。何罷晏也。得無飢倦乎。王曰。與賢者語。不知飢倦也。姬曰。王之所謂賢者何也。曰。虞丘子也。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曰。虞丘子賢則賢矣。未忠也。王曰。何謂也。對曰。妾執巾櫛十一年。遣人之鄭衛求美人。進於王。今賢於妾者二人。同列者七人。妾豈不欲擅王之愛寵哉。妾聞堂上兼女。所以觀人能也。妾不能以私蔽公。欲王多見知人能也。今虞丘子相楚十餘年。所薦非子弟。則族昆弟。未聞進賢退不肖。是蔽君而塞賢路。知賢不進。是不忠。不知其賢。是不智也。妾之所笑。不亦可乎。王悅。明日。王以姬言告虞丘子。丘子避席。不知所對。於是避舍。使人迎孫叔敖而進之。王以爲令尹。治楚三年。而莊王以霸。楚史書曰。莊王之霸。樊姬之力也。詩曰。大夫夙退。無使君勞。其君者謂女君也。又曰。溫恭朝夕。執事有恪。此之謂也。春秋時諸侯夫人固往往有賢者。然必其君能聽其言而從其計。乃可收內助之效也。否則亦無救於危亡。蓋內助之

義本在兩者相待爲用。雖婦人一方能盡其助力而男子不察。又何益矣。衛靈公之事是也。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麟麟。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謂誰。夫人曰。此必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墮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鬪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視之。果伯玉也。公反之。以戲夫人曰。非也。夫人酌觴再拜賀公。公曰。子何以賀寡人。夫人曰。始妾獨以衛爲有蘧伯玉爾。今衛復有與之齊者。是君而有二賢臣也。國多賢臣。國之福也。妾是以賀。公驚曰。善哉。遂語夫人其實焉。君子謂衛夫人明於知人。夫可欺而不可罔者。其明智乎。詩云。我聞其聲。不見其人。此之謂也。以靈公夫人之明智而終不能止靈公之昏亂。此卽兩者不能相待。故內助之效不覩也。

婦人每多怯懦。偷安但恤家庭之私。而不識正義。雖英俊之士。往往牽於兒女之情。以致敗名失節。列女傳所載。周南之妻。獨能喻夫子於道。使其勤勉國事。卽所以致孝於父母。斯爲難能也。周南之妻者。周南大夫之妻也。大夫受命平治水土。過時不來。妻恐其懈於王事。蓋與其鄰人陳素所與大夫言。國家多難。惟勉強之。無有譴怒。遺父母憂。昔舜耕於歷山。漁於雷澤。陶於河濱。非舜之事。而舜爲之者。爲養父母也。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親操井臼。不擇妻而娶。故父母在。當與時小同。無虧大義。不罹患害而已。夫鳳凰不離於蔚羅。麒麟不入於

陷。穿。蛟。龍。不。及。於。枯。澤。鳥。獸。之。智。猶。知。避。害。而。況。於。人。乎。生。於。亂。世。不。得。道。理。而。迫。於。暴。虐。不。得。行。義。然。而。仕。者。於。父。母。在。故。也。乃。作。詩。曰。魴。魚。賴。尾。王。室。如。毀。雖。則。如。毀。父。母。孔。邇。蓋。不。得。已。也。君。子。以。是。知。周。南。之。妻。而。能。匡。夫。也。

婦。人。多。惑。於。財。利。不。知。以。義。諫。夫。陶。答。子。妻。獨。羞。答。子。之。治。陶。而。富。必。致。禍。敗。蓋。深。有。匡。夫。之。志。而。夫。不。聽。其。言。卒。驗。是。亦。不。可。無。述。也。列。女。傳。曰。陶。大。夫。答。子。治。陶。三。年。名。譽。不。興。家。富。三。倍。其。妻。數。諫。不。用。居。五。年。從。車。百。乘。歸。休。宗。人。擊。牛。而。賀。之。其。妻。獨。抱。兒。而。泣。姑。怒。曰。何。其。不。祥。也。婦。曰。夫。子。能。薄。而。官。大。是。謂。嬰。害。無。功。而。家。昌。是。謂。積。殃。昔。楚。令。尹。子。文。之。治。國。也。家。貧。國。富。君。敬。民。戴。故。福。結。於。子。孫。名。垂。於。後。世。今。夫。子。不。然。貪。富。務。大。不。顧。後。害。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而。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也。故。藏。而。遠。害。犬。彘。不。擇。食。以。肥。其。身。坐。而。須。死。耳。今。夫。子。治。陶。家。富。國。貧。君。不。敬。民。不。戴。敗。亡。之。徵。見。矣。願。與。少。子。俱。脫。姑。怒。遂。棄。之。處。期。年。答。子。之。家。果。以。盜。誅。唯。其。母。老。以。免。婦。乃。與。少。子。歸。養。姑。終。卒。天。年。君。子。謂。答。子。妻。能。以。義。易。利。雖。違。禮。求。去。終。以。全。身。復。禮。可。謂。遠。識。矣。詩。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此。之。謂。也。

男。子。或。器。小。易。盈。無。有。遠。志。聞。妻。之。言。而。自。覺。悟。歛。抑。者。如。齊。相。御。妻。之。類。是。也。列。女。傳。曰。齊。相。御。妻。者。齊。相。晏。子。僕。御。之。妻。也。號。曰。命。婦。晏。子。將。出。命。婦。窺。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

馬意氣洋洋。甚自得也。既歸。其妻曰。宜矣。子之卑且賤也。夫曰何也。妻曰。晏子長不滿三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吾從門間觀其志氣。恂恂自下。思念深矣。今子身長八尺。乃爲之僕御耳。然子之意洋洋。若自足者。妾是以去也。其夫謝曰。請自改。何如。妻曰。是懷晏子之智。而加以八尺之長也。夫躬仁義。事明主。其名必揚矣。且吾聞寧榮於義而賤。不虛驕以貴。於是其夫乃深自責。學道謙遜。常若不足。晏子怪而問其故。具以實對。於是晏子賢其能。納善自改。升諸景公。以爲大夫。顯其妻以爲命婦。君子謂命婦知善。故賢人之所以成者。其道博矣。非特師傅朋友相與切磋也。妃匹亦居多焉。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言當常嚮爲其善也。

婦人達於時勢。有知人之鑒。爲其夫遠計。結交自固。卒以全家受福者。曹僖氏妻與晉伯宗妻是也。列女傳曰。曹僖氏妻者。曹大夫僖負羈之妻也。晉公子重耳亡過曹。恭公不禮焉。聞其駢脅。近其舍。伺其將浴。設微薄而觀之。負羈之妻言於夫曰。吾觀晉公子。其從者三人。皆國相也。以此三人者。皆善戮力以輔人。必得晉國。若得反國。必霸諸侯。而討無禮。曹必爲首。若曹有難。子必不免。子胡不早自貳焉。且吾聞之。不知其子者。視其父。不知其君者。視其所使。今其從者。皆卿相之僕也。則其君必霸王之主也。若加禮焉。必能報施矣。若有罪焉。必能討過。子不早圖。禍至不久矣。負羈乃遺之壺飡。加璧其上。公子受飡反璧。及公子反國。伐曹。

乃表負羈之閭。令兵士無敢入。士民之扶老攜弱而赴其閭者。門外成市。君子謂僖氏之妻能遠識。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之謂也。又曰。晉伯宗妻。晉大夫伯宗之妻也。伯宗賢而好以直辯凌人。每朝。其妻常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愛其上。有愛好人者。必有憎妒人者。夫子好直言。枉者惡之。禍必及身矣。伯宗不聽。朝而以喜色歸。其妻曰。子貌有喜色。何也。伯宗曰。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知似陽子。妻曰。實穀不華。至言不飾。今陽子華而不實。言而無謀。是以禍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欲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其妻曰。諾。於是爲大會。與諸大夫飲。既飲而問妻曰。何若。對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之不能戴其上久矣。難必及子。子之性固不可易也。且國家多貳。其危可立待也。子何不預結賢大夫。以託州犁焉。伯宗曰。諾。乃得畢羊而交之。及爨不忌之難。三卻害伯宗。譖而殺之。畢羊乃送州犁於荆。遂得免焉。君子謂伯宗之妻知天道。詩云。多將熇熇。不可救藥。伯宗之謂也。

男子有遇大事不能斷。決得婦人一言而定。如楊敞妻聞客語而參議廢立之事。漢室復安。此其卓識。真不可及也。續列女傳曰。楊夫人者。漢丞相安平侯楊敞之妻也。漢昭帝崩。昌邑王賀卽帝位。淫亂。大將軍霍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賀。更立帝。議已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浹背。徒曰。唯唯而已。延年出更衣。夫人遽從東廂謂敞曰。此國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先

事誅矣。延年從更衣還。敝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請奉大將軍教令。遂共廢昌邑王。立宣帝。居月餘。敝薨。益封三千五百戶。君子謂敝夫人可謂知事之機者矣。詩云。展彼碩女。令德來教。此之謂也。

婦人厲夫以高尚之志。如前章所述。接輿妻於陵子妻。皆是。今更錄北郭先生及王霸妻之事。於此。韓詩外傳曰。楚王使使齎金百斤。聘北郭先生。北郭先生入謂婦曰。楚欲以我爲相。則結駟列騎。食方丈於前。何如。妻曰。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後漢書曰。太原王霸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初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爲友。後子伯爲楚相。而其子爲郡功曹。子伯乃令子奉書於霸。車馬服從。雍容如也。霸子時方耕於野。聞賓至。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沮怍不能仰視。霸目之有愧容。客去而久臥不起。妻怪問其故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見其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曹蓬髮歷齒。未知禮則。見客而有慚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修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行忘夙志。而慚兒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遁。北郭與王霸故皆隱士。而其妻又有以堅其肥遯之採也。婦人能勉夫爲學者。如樂羊子妻。後漢書曰。河南樂羊子之妻。不知何氏之女也。羊子嘗於路得遺金以歸。妻曰。妾聞之。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奈何拾遺金汚行乎。

羊子慙捐於野而還。已出從師受學一歲矣。來歸。妻蹠問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他也。」妻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絲出於蠶繭，成於機杼，累絲而寸，累寸不已，丈匹乃成。今而斷斯織也，捐成功而稽日月，將焉用之？」夫子績學，當日知所亡，以就於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還終業。七年不返。妻躬勤養姑，又遠饋羊子，終不懈。嘗有鄰舍雞入園，姑殺食之。妻不食而泣，問之曰：「自傷貧不能供具，使食有他肉，姑慚而棄之，後有盜劫其姑，妻聞操刀出，盜叱曰：『釋刃從我，生不從殺汝。』姑妻舉刀自剄死。河南太守聞之，捕殺盜，賜緜帛葬焉。」號曰貞義。樂羊子妻不惟能厲夫成學，且有貞烈之行也。

婦人遭亂也，而能智以免難，義不畏死，勸其夫不顧私愛，以雪大恥者，趙昂妻有焉。三國志注曰：趙昂妻王氏女也，名異。昂爲姜道令，異獨留，會同郡梁雙反攻西城，破之，殺異二子，異恐爲所侵，引刀欲自裁。顧女英歎曰：「身死，汝當誰恃哉？」乃以溷涅麻而被之，尠食瘠形，自爲不清，免於難。事平，昂遣吏迎之，未至三十里，止舍謂英曰：「向所爲不死者，爲憐汝也。吾遭亂不能死，吾何以面諸姑乎？今官舍近，吾去汝死矣。」遂飲藥。昂聞急，以藥解之，幾絕而蘇。建安中，昂轉參軍事，徙居冀，會馬超反攻冀，異躬著布韞與昂守，又悉脫環珥賞戰士。及超攻圍急，刺史韋康欲與和，昂諫不聽。超負約殺康而劫昂，質其子月以爲信。超妻楊聞異節，行請與讎，異欲信昂於超以求濟，與結納爲忠。及昂與楊阜等合謀起討超，歸謂異曰：「謀如是如

月何異厲聲曰。雪君父大恥。喪元不足爲重。況一子哉。昂曰善。遂閉門拒超。超殺其子奔漢中。從張魯得兵還攻昂。昂保祁山。圍巾月乃解。自冀城之難。至於祁山。昂九出奇制勝。異輒參焉。

婦人有多方以厲其夫之志節。不使求人自貶者。南史劉穆之少時。家貧。誕節嗜酒食。好往妻兄家乞食。其妻江嗣女。甚明識。每禁不令往。江氏後有慶會。穆之猶往。食畢。妻後截髮市肴饌。爲其兄弟以餉穆之。自此不對穆之梳洗。

夫婦一體。故夫之交游與平日行事。亦婦人所宜知也。今記山濤妻與蘇軾妻。世說新語曰。山公與嵇阮一面契。若金蘭。山妻韓氏。覺公與二人異於常交。問公公曰。我當年可以爲友者。唯此二生耳。妻曰。負羈之妻。亦親觀狐趙。意欲窺之可乎。他日二人來。妻勸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墉以視之。達旦忘反。公入曰。二生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當以識度相友耳。公曰。伊輩亦常以我度爲勝。東坡集妻王氏墓銘曰。王氏諱弗眉州之青神人。鄉貢進士王方之女。生十有六年而歸於軾。有子邁。旣死。軾爲之銘曰。君之未嫁。事父母。旣嫁。事我先君。先夫人皆以謹肅聞。從軾官於鳳州。軾有爲於外。君未嘗不問之。至詳曰。子去親遠。不可以不愼。日以先君之所以戒。軾者相語也。軾與客言於外。君立屏間聽之。退必反覆其言曰。某人也。言輒舉兩端。惟子意之所問。子何用與。是人言有來求與軾親厚甚者。君曰。恐不能

久其與人銳。其去人必速。已而果然。將死之歲。言多可聽。類有識者。其死也。年二十有七。而已。山濤妻與東坡妻皆有知人之鑒。此固非恆人所能。然婦人欲求所以相其夫。則於夫所與游者。亦不可不留意也。

右所舉者。皆吾國賢婦。能助其夫。見之於載記者也。若夫歐美女子。與男子學識。往往相等。結婚之後。在社會中交游。夫婦常偕作一文字。則共論其得失。創一事務。則互商其利害。此其例甚多。不勝枚舉。中華婦女界。譯有美國一百賢妻之自述。其中雖僅爲美婦自述。助其夫致富之策。然婦人但有志於相夫。凡夫所爲之事業。莫不當隨分盡力。以助其成。卽是亦可以類推也。且吾國婦女能工心計。佐其夫治商業者。頗尠。故特擇錄數條。或亦不爲無補也。

(一) 薑賣商得妻之助。而作二十七處地基之主。一人自述曰。吾夫一薑賣商也。與予結褵垂十一稔。膝下有兒女三。每月須付居屋賃資四十元。復有數百元之債款。尙未歸人。以是生活之狀態。每況愈下。予儕恆思自起一屋自立一業。俾不仰人鼻息。顧所如輒左。最後予乃決一策。期在實行。親友鄰人。雖多方勸阻。予終岸然弗顧。卒乃售吾大洋琴。得八百元。以一百八十五元購一舊者。已又舉所有茶筭筍。磁壁櫃。添備之寢具。二粗氈。四銀器。磁器數事。已受琢磨之玻璃數方。名畫數幀。及其他各物一一貨之。得七百二十元。清償債款。

後尙餘六百四十元。予卽以三百元購置一地。基於城外。縱五十尺。橫一百五十尺。四圍種楓樹二十一株。次以五十四元購中等之木料。建一小屋。縱可二十尺。橫可四十尺。以塞門。德土爲地板。以紙糊四壁。以柏油之紙覆屋頂。以稻稟所編之蓆分隔爲四小室。市陳舊之窗爲室門。(每扇價僅一元)鋪粗氈於地上。遂徙入居焉。凡此建屋之事。初不求助於他人。均吾夫婦自爲之也。是屋爲吾儕自置之產。匪他人物。銀行已存二百元。每月復能省四十元之貨資。細思之於意滋得。第一月之四十元。開濬一井。蓋入城汲水道至窳遠。往返良覺弗便。予於家事之暇。授村童以音樂。每小時得銅幣五十枚。一月中亦可入二十元。曩者吾祖母嘗遺吾一舊織機。予遂以爛布織成粗氈。售之人。前後得七百元。三年後銀行中竟有二千元之存款。吾儕乃少少擴張吾屋。掘一地。畚立一屋基。并造二廊廡。更越二年。存款又增二千元。吾夫遂棄其躉賣商之本業。以二百五十元至四百元之代價。購置空地。地基數處。冀除一過。貯藏其地所有之木材於家中。復市舊屋多間。毀之。取其材。建小平屋於空地。基上。吾夫婦自爲屋主。自爲工匠。吾夫乃大忙。倏爲圯者。倏爲木工。倏又爲鉛匠。予與三兒助之力。作弗怠。舉凡種植裝飾諸事。半出吾手。屋成。卽登廣告出售。每屋按其地點。定其價格。率可得一千七百元至二千二百元之數。今茲予不復授音樂。亦不復織粗氈。移家城中。僦居一新式之平屋。有室九。頗覺暢適。所購置之空地。基已有二十七處。其四處方築平屋。兒

女已有五。俱受高等之教育。吾夫則亦儼然爲幸福之人矣。當十年前。予儕每年入款。僅一千八百元。債臺高築。一籌莫展。今則年可得四千元。且雇人爲吾儕工作也。

(二) 書記生以妻之助。一躍而爲肆主。一人自述曰。吾夫一書記生也。備於一卸賣乾貨之商店中。頗欲入股作股東。顧此種商店。獲利殊微。一日之晨。吾欲爲吾小女製校服。出購毛布。而吾夫之商店中。頗少此貨。幾令人無從遴選。予因向此伺應予之書記生。喋喋作不嫌之詞。書記生卽告予。謂商店中每年購入此貨。僅一次而已。予旣出店。卽循大街行。且行且思。陡見街角有一巨肆。空無一人。似方待賃者。予心中忽起一念。其迅如電。則欲於此開一毛布肆也。是晚。予遂以是意告之吾夫。謂此種毛布爲女兒製校服。至爲適宜。家家爲母者必須之。而乾貨肆中。殊無上品。令人無可選擇。旋復以吾日中之擘畫。覩縷爲彼告。吾夫頗以爲然。翌日語之彼肆中總理。總理亦首肯。允爲彼助。予儕乃賃此大街轉角處之空肆。爲發展地。先訂一年之約。以平日貯蓄款中三分之二爲資本。以三分爲擴張費。廣告費。及兩月之屋資。凡有毛布來吾肆。予卽任剔選之勞。取其佳者。而屏其下品。予復僱作主。顧入肆市布告人。謂吾將市此毛布製衣。并爲吾侍婢兒女及田間所顧之農人輩製衣也。吾市旣成立。予卽謀如何使此毛布二字。一一印入鎮中婦女輩之腦蒂。肆門之上。以電燈作三巨字。曰毛布肆。窗上亦書漆黑之字。曰毛布肆。街車中復張以廣告。其語曰。君或念及毛。

布當念及毛布肆。然而予猶以爲未足也。則遍登廣告於新聞紙上。謂如有一女郎。偕其母來本肆者。本肆當以毛布圍裙。或毛布軟冠。爲贈。予以發此贈品。一冬間。乃不得製一新衣。製一新冠。以章吾身。顧此芟芟之物。效力殊匪細。婦女輩。牽兒挈女。聯翩入吾市者。幾如長流之水也。夜中予每弗能入睡。構思廣告之術。旋復於新聞紙上。登一通告。謂本肆當於此一月間。逐日示鎖人。以利用毛布之法。於是日陳毛布所製之物於窗中。午前之衣。毛布製也。午後之衣。亦毛布製也。幼女之褻衣。毛布製也。稚子之半臂。亦毛布製也。女嬰之圍裙。毛布製也。男嬰之下衣。亦毛布製也。工人粗率之襯衫。毛布製也。商人精良之襯衫。亦毛布製也。乃至椅套。箱套。兒童書籍套。無一非毛布所製。卽精麗之手囊。與華美之肩巾。亦取毛布。相宜之色。爲之。厥後。予復於窗中。飾一蠟製之小屋。四壁張以印花之毛布。器物上亦覆以毛布。其小牀。則以淺碧色之毛布爲帳帷。其小室。復以毛布爲之。間隔而起。居室中。則以蠟製成一婦人衣。毛布之衣冠。毛布之冠。坐於一織機畔。作織毛布狀。頗足使人注目焉。由是毛布乃風行一時。吾門遂如市。明年春。鎮中及四鄉之毛布業。都爲吾一市所專。獲利至鉅。吾家往昔之窘況。至是盡祛矣。

(二) 一醫生得妻之助。而自建病院。又一人自述曰。吾夫一外科醫生也。長日僕僕城中。爲此療疾之生活。況瘁過甚。遂奄奄而病。予大恐。亟移家入一小鎮居焉。鎮中之生涯尙

不惡惟吾夫仍不得將息。天弗論陰晴。勢必驅車出診。或宵深始歸。或則遠道入荒村寒市。勞乃彌甚。予心不覺省省然。憂亦殊束手無策。以紓吾夫之勞。平昔予本有自立一病院之想。日縈心曲。夜縈夢寐。其如吾家寒峻無資本。何一日者比鄰之一家將他徙。予聞屋主作懊喪語曰。此一冬間當無人來賃是屋矣。斯時斗有一語力奪吾口而出曰。吾當賃之。予於是立付一月之賃資。賃此鄰屋。顧吾夫未之知也。迨屋主去。予卽兀坐沈思。私忖吾胸中殆謖亂耶。否則胡操切至是。是夜予弗能入睡。輾轉達旦。翌晨尙未得一策。以處此屋。方焦急間。忽聞電話之鈴鏗然作。則十里外一富農。召吾夫往視其夫人病也。予心中乃若有所得。立執電話筒於手。揚聲言曰。施密司君。能攜君夫人來此乎。醫生日夜鹿鹿。事乃大忙。今日殊不能奔波此十里之長途。君夫人如來此。吾必善爲將護。卽寄宿亦無不可。蓋吾儕近方磋商組織一病人寄宿之舍。君夫人來。恰來賓中第一人。也。設能駕臨。乞於今日午後。且此間尙有一看護婦在言已。卽挂此電話之筒於壁上。返身面吾驚異萬狀之夫婿。爾時渠方臨窗而坐。仰首謂予曰。愛倫。汝烏可率爾作此謔語。脫渠輩竟將來者。汝將奈何。予悄然答曰。汝毋恐。予將以電話召此鎮中一看護婦來。出資雇之。然後取吾儕樓上三室中之器物。飾成三病室。以發其端。實告汝。鄰家已於昨日他徙。彼空屋吾已賃之矣。吾夫方欲啟口駁予。予亟續曰。予今將立即從事於此。準備一病室。以處彼農家婦。汝之辦事室。亦大可設

於鄰屋中也。少選。予即馳出。擬覓人相助。適有農家子弟二。來鎮謀生活。予遂攜之歸。助吾搬移器物。糞除鄰屋。午後二時。已布置完備。凡病室二。應接室一。彼看護婦及農家夫婦已趨至。日未殄。又有一病者來。處第二病室。翌日此消息已傳播四野。謂有某醫近爲病者設一寄宿之舍。惟稱之曰病院。則弗類耳。此一來復中。予實大忙。日必烹例外之食品。以餉病者。僅有一侍婢爲予助。往來奔走於兩屋中。每來復則備咖啡及茶點一次。以款病者之親友。應接室中羅列雜誌報紙多種。供人展閱。故一般探病者。每好入室少息。作十分鐘之勾留也。鎮人僉稱吾雛形之病院爲皮山司達。按皮山司達爲耶路撒冷之聖地予至感謝渠輩。肇錫此佳名。因即以皮山司達名之。吾夫婦從事於此皮山司達者一年。入款竟達五千圓。舍開支以外。尙有盈餘。病室中已備寢牀十四具。長日幾無一空者。吾儕所定之價格亦適中。第一日五圓。第二日以後按日三圓。所有看護費、寄宿費、醫費已盡在其中。病則無論內科外科。悉能療治。或有兒童患病。來此求治。其母亦可留宿。凡此鄉間婦女。秉性率皆肫摯。予每感激渠輩。遇吾之誠也。吾屋之賃資。每月僅十五元。看護婦每人每日一圓。如願服役終夜者。則加二圓。所有食品如牛乳雞蛋牛油菜蔬之屬。半購之農人。爲價亦廉。吾皮山司達發達之神速。直出人意料之外。第四年間。吾夫忽予吾一八千圓之支銀單。謂以酬吾年來襄助之勞。翌年。予即以此資購一屋。即予儕今日之住宅也。

(四) 售食品者得妻之助而發達其業。又一人自述曰：每日之晨，諸兒都入校去。吾夫固設肆於市，專以一切食品售人。予則爲之助。吾夫時憾來購者，購物不能一致，輒用怨艾。嘗謂予曰：脫市人能於同日市同樣之物，則吾可省卻許多忙碌。汝不見今者甲夫人欲購甜菜，乙夫人又欲購豕肉牛肉，衆意弗同。吾乃奔波欲死，且細思之，實亦大受損失也。予聞其語，避之，則苦苦構思，爲之畫策。繼乃若有所得，逕造一素所相識之甲夫人之門，鼓勇言曰：夫人，吾人一日三餐，須思餐品，實彌覺其苦。君亦苦之乎？甲夫人立曰：予實恨之。每日苦思餐品，直將破吾腦而絞吾腦汁。予又問曰：然則夫人每來復所費幾何？甲夫人曰：每來復市汝家物可十元，魚行中可三四元，至牛乳與冰以月計，須另出資也。予亟曰：夫人，今而後君家每日之餐品，由予代爲擘畫如何？君家所需幾何？予所深知，日必如數奉上。君或以爲不敷，可卽添補，多則亦能退還。凡一切肉食之品，價悉從廉。每日就餐以前，予當將諸物來君家，并膳以一午後小食，晚間晚餐及翌晨晨餐之菜單。俾夫人有所依據，無事構思，而傷腦力。至吾所思之餐品，逐日弗同。譬諸今日將一羊腿，至明日則使夫人餉冷羊脯，而第三日則以蒸煮之羊肉供夫人，午後小食之需，夫人姑小試一月，設不以爲佳，可與予解約。仍由夫人自籌。然夫人當知吾之決此策，初不納一銅幣之酬勞費也。甲夫人曰：然則汝又奚事多此一番忙碌？予答曰：予特助吾夫而已。蓋定購者需物既能一致，吾夫卽覺有無窮之

便利。譬諸甲夫人今日需一牛腓。乙夫人丙夫人丁夫人亦需一牛腓。則此一日間。吾夫祇須販牛腓。無事更販他物。似此甯不直截了當。且吾家各物價格都廉而弗昂。夫人當亦好之也。甲夫人聞予語。允卽一試。乙夫人初猶不謂然。一月後則卽與予定約。而丙夫人遂亦立步其後塵。由是人皆相率而來。續續無已。今者已得四十人。每日均由予代籌餐品。畀以相同之菜單。吾夫獲益乃非淺。所販之貨。既有定數。自不必多販。致遷延時日。腐敗弗能售。人而諸主顧亦大悅。良以吾家之物。都極不惡。且就餐以前。亦可無須運用其腦力。苦思今日市何餐品也。

(五) 一街車賣票人得妻之助。爲六肆之主。又一人自述曰。吾家卜居於麥撒區瑟咨州之喀姆白立奇。去哈弗廣場弗遠。當吾謀爲吾夫臂助時。吾夫方爲街車中之賣票人。每日視事十小時。每來復薪資十六圓。渠卽以此少許之薪資。贍其強有力小有才之妻。及其嬌小可愛六歲之兒。勞心勞力。殊不易易。每月賃屋之資。亦須十五圓也。與吾家望衡而居者。爲一意大利人所設之菓品肆。午後予措理家中一切瑣事。訖輒旁客室之窗而坐。觀市人出入於菓肆之門。狀如織梭。而予手中則必執活計。且觀且作。蓋予性勤。非惰者也。每日午後二時許。意大利人之妻。必自內室出。衣飾雅潔。楚楚有致。坐於一帳櫃之後。爲作會計。其二幼子。則嬉戲肆中。跳盪有如獼猴。此意大利婦人。真不媿爲賢妻。每值夫壻忙時。恆出

而相助。雖肆事叢脞。弗以爲苦。予日見其盈盈而入。帳櫃不禁心嚮往之矣。予素愛吾夫。見其服役於街車中。僕僕從事。長日弗停。此心良覺不忍。且前途茫茫。似亦無甚希望。脫不早爲計者。或且以賣票人終耳。予觀於彼菓肆中之意大利婦人。因亦力謀所助吾夫之策。會左近一乳脂販賣肆。有出售消息。一切器物亦悉數割讓。索價八百圓。予卽決意購之。予於結婚以前。嘗貯蓄五百元。可以一用。其他三百圓。則假之一放債人。言明每月利息百成之六。而以吾家中及肆中物爲抵押品。是夜予遂以是事告之吾夫。吾夫大震。謂予癩作。并謂不久且盡喪吾資。顧予悍然弗聽。卒購乳脂販賣肆。予之第一計畫。卽停閉此乳脂販賣肆。不願繼續其營業。并屬屋主於屋中之牆上。加以粉壁。予復於地板上敷以胡麻油。俾少光滑。一日午前。又僱一婦人。助予抹洗窗戶。擦磨銅器。窗上之乳脂販賣肆數字。則易以克洛佛田場乳料食品出售處。克洛佛田場素有名。故予以後肆中物。悉將取給於彼。肆中一切布置既稍有秩序。卽通告附近朋輩。而開吾肆。第一來復中。去種種開支外。僅餘十元。獲利雖微。予心乃彌樂。迨七閱月後。借款及利息都已清償。肆遂亦長歸吾有矣。爾時吾肆中設一闌。或有人來肆進茶點。則咖啡及肉餡之麵包等。無一不備。逾兩載。卽僱兩女郎。司奔走侍客之役。及第三年年終時。吾家已得二千五百元之盈餘矣。一夕爲來復日之夕。予與吾夫促膝而坐。抵掌談未來之幸福。心花乃怒放。時則吾夫婦已卜居於鄉間。屋自營。初非

賃之人。而吾子亦已入學校肄業。日見孟晉。是夕予又起一念。囑吾夫於貯蓄金中。提取一千五百元。別設一肆於哈佛廣場附近。棄其街車中之職。與予各當一面。吾夫聽予言。即相屋於哈佛廣場。得一所。立賃之。居未久。肆亦成立。凡以上所述。並予二十年前事。今則吾家已主有六肆。吾子亦已出校爲乃父助。而予尤覺志得意滿者。則爲此鄉間之屋。予得一農家。夫婦助。每於是中。手治一切食品。所治頗足供給二肆中之需用也。嗟夫。吾夫一街車賣票人耳。今作六肆主矣。

(六) 建築家得妻之助。而歲入頓增。又一人自述曰。當十年之前。予與吾夫結婚時。吾

夫每年入款。爲一千二百元。越兩稔。仍如故。予殊覺其菲薄。遂起一念。籌一策。俾得少益其所入。吾夫從予言。實行之。今則已益至五千元。而駸駸日上。猶未已也。吾夫哈洛爾特。一建築家也。卜居於中部西方之一城中。八年前哈洛爾特來是城市。上屋宇多方形而銳頂。或造狹廊於其側。爲狀似方待一具。建築新智識之建築家來。加以刷新者。哈洛爾特固饒新智識。既來是城。頗冀於三年間獲巨利而享盛名。獨樹一幟於建築界上。顧事與願違。未能驟躋成功之域。每年所得。祇此一千二百元而已。於是予之計畫。奪腦府而出矣。吾夫婦所居。爲一精舍。人稱爲城中至小精美之屋。哈洛爾特所作之草圖。固與他人殊。而其四圍之種植。布置。都出予手。實彌覺其優雅。悅目。使此屋前一片地。成爲天樂之園。繁花與異草。雜

栽其間。嫩紅上窗。新綠到門。廊前支以紫藤之架。窗間緣以長春之藤。四周則都爲綠陰。所囂遙視。吾家如隱於綠霧之裏。予因悄然自念曰。吾夫爲人作草圖。以建新屋。吾胡不以吾所布置於吾家之四圍者。更爲之布置。兩美并而吾夫之業昌矣。此一念之起。實大有造於吾夫。是夜予與吾夫討論此計畫。至於夜半。即謀付之實行。越日即登一廣告於新聞紙上。謂凡經哈洛爾特作草圖之屋宇。其園地亦能由彼布置。不另取資。此廣告上復賸以吾家之攝影。一爲二年前初建時之攝影。一爲園地布置後之攝影。以資比較。吾夫事務所之窗間亦張此放大之攝影。門上所黏揭貼建築家三字之下。則印有小字一行曰。代人布置花園草地。不另取資。此計畫進行之速。實至可驚。一般屋主之倩哈洛爾特作草圖者。讀此廣告。僉色然而喜。紛紛來書相要求。予即前往相其園地。口講指畫。告以布置之方。并請屋主及主婦亦在場。審吾意之當否。以是每一園地。予時且爲之作十二次之草圖。事雖煩冗。而予殊不以爲苦。凡此園地之布置。其初俱極簡單。或於柱廊之外圍。以短樹。或於窗前支以耐冬花架。或於門外植一行兩行之玫瑰樹及紫丁香樹。然予實出美術的眼光爲之布置。務求其適合於屋宇。一如名畫家之作畫。初非漫無章法者。也是年秋。予與吾夫相助爲理。殊覺鹿鹿。時吾夫之爲人作草圖者。凡六起。予則一一布置其園地。時方冬。令草木俱凋落。予乃又如畫家所爲。以鉛筆作起稿。畫此六幅風景之畫。播以種。發其土。以俟。明春觀六幅。

風景畫。果作何狀。迨大地春回。而吾畫果無一不臻妙境。所謂風景畫者。實吾夫肇錫之佳名也。今年之春。予仍不另取資。然已爲兩處養樹園之代理人。舉凡經吾布置之園地上。所需花木。悉取給於兩園。所得園中酬資頗不薄。予又僱一德國老園丁。曩嘗服役於一植物園中者。爲吾助。每日與以工資一元半。脫一般屋主不欲別僱園丁種植其園地者。則屬吾老園丁爲之。如有餘暇。予恆偕彼同入森林。搜覓泥土鳳尾草。及林中之種種植物。以資吾用也。第二年予與吾夫所入共二千圓。較之前此所得。已多八百圓。而吾儕之能名。已風傳於建築界上。第三年予始取資。布置小屋之園地。需五圓。巨廈華屋之園地。需二十五圓。年終有一地產公司。將興土木於一面積二十五畝之曠地上。所建屋宇。悉由吾夫爲之作草圖。而其園地上之布置。自非吾莫屬。綜是年入款。竟達五千圓矣。

(七) 以一圓之資本。助夫爲一肆之主。又一人自述曰。予適吾夫時。吾夫方服務於一棉花廠中。其所處位置。尙屬不惡。結婚後。吾夫婦僦一屋以居。過此簡單之生活。越年舉一碧眼金髮之女。吾夫之擔負。因以加重。所入第數所出。初無一銅幣之儲蓄。而面上絳紅之色。已盡褪。予知其劬勞過度。遂致爾爾。脫不善自將息。身且不能支也。於時適有一友人。邀吾夫同入山中。爲兩來復之游獵。吾夫自念休息此兩來復。計亦良得。因立允其請。出發之日。予佇立門次。目送其循小徑而行。盤散上車。爲狀乃至怏怏。予卽於斯時立一決心。籌一

良策。以助吾夫得多金。俾得脫彼棉花廠。而自立。予平日於日用上力自撙節。而所儲蓄爲數殊微。至今綜其所有。僅一金圓而已。嗟夫。祇此區區一金圓。將何以助吾夫者。予方沈沈而思。斗聞剝啄之聲。起於廚室之門上。則卽出而啟關。門啟處。見一面目黧黑之童子。重足立門外。兩手中各執容積一加倫之桶。一桶實桑子。一桶實越橘。俱新摘之樹者。予見此甘美新鮮之果實。意不能無動。頗欲購其一。二。然轉念吾所有止此一圓。尙須助吾夫。何來餘錢。因婉卻此賣果童子。遣之去。童子狀殊失望。返身立行。既至大門之次。置其一桶於地上。將拔關。當其舉手時。予心忽怦然動。念胡不市此果實作饅頭。其味當不惡也。予遂揚聲呼童子返。出吾一金圓中四分之一。購其果實。更予以銅幣十。囑爲吾市乾燥之爐柴來。迴眸視鐘。方八時十分。默計吾同時可於爐上烘饅頭四。需時約三十分鐘。至十一點三十分鐘時。吾當能烘饅頭十六枚。入市尙未爲遲。次則匆匆造訪吾夫棉花廠中之廠主。懇彼允吾揭一出售家製果餡饅頭之廣告於其事務所。及棉花廠之門上。廠主固仁人。初不峻卻。予取道歸時。則入一雜貨之肆。以銅幣二十三枚。市糖三磅半。以二十七枚市麵粉七磅。又以二十一枚市豚脂三磅。而吾所儲蓄之一金圓。卽盡去而無餘。十二點鐘。予所製之饅頭已售罄。得銅幣凡二百四十枚。且有十五人失望而去。深以不得一嘗佳製爲憾。予則一一慰之。謂明日諸君設以斯時來者。必不再使諸君向隅也。四日後。吾饅頭之銷場已大暢。予

卽召吾夫歸。示以此四日來之簿記。覈吾所得。已至不薄。吾夫乃大悅。今則吾夫已爲喀末。爾著名大街饅頭肆之主矣。來肆市饅頭者。日必數百人。續續如長流水也。

(八) 以廣告術助夫成業。又一人自述曰。吾夫於西南部有一田場。顧以運蹇一無所得。且幾盡喪其所有。吾夫婦會商之後。擬卽棄此田場。設一雜貨之肆。因出吾家所有少許之金錢。并告貸於人。共得數百元。資本既得。而吾肆遂成立。吾肆成立後。營業殊未見發達。務當籌一補救之策。始得會一日。予讀一田場中之新聞紙。見其論說一篇。題曰純潔之田場。予讀一過。若有所悟。悄然自語曰。既有純潔之田場。何妨有純潔之雜貨肆。是日午後。予入市間行。每見店肆中之外觀純潔者。主顧恆多。既經別一雜貨肆。是實爲吾肆之勁敵。則見腐敗及過熟之果。尙雜置筐中出售。蠅蚋結隊飛集。營營作聲。如開歡宴之會。果箱之上。則有荷蘭之三葉芹。萵苣等各一巨束。一灰褐色之巨貓。方枕其輦葉而眠。狀至酣適。予見狀不覺爲之失笑。匆匆遂行。數分鐘後。卽入吾夫之肆。而吾家之一黑狸奴。亦方高臥於玻璃窗中。如陳列品也。予入肆後。卽以吾意白之吾夫。并告以彼肆之狀。殷殷以清潔爲最。吾夫深以爲然。卽相與潔治。吾肆用壯觀瞻。先將地板細加摩擦。復加白堊於屏門窗格及玻璃窗中。次則堆罐頭食物於窗內。作埃及金字塔狀。五色之標貼爛然奪目。至足引人注意。陳飾旣竟。結果良佳。而予意猶未慊。長日鹿鹿然從事於此。不少懈也。越一來復許。予以曩

在田場時所存貯之糖漬之果。及鹽漬之菜蔬數瓶。置諸架上。陳列殊整飾。不一日而盡行售罄。予於意乃彌得。更越一來。復予複製一狀。絕精美之糕。置玻璃窗中。吾夫則放銅幣五十枚於糕前。并賸以一小紙片曰。以此價來取此糕。去吾培格南泊肆中物。爲價俱低廉而弗昂。居未久。卽有人購之去。蓋吾肆中之裝飾品。脫售都極迅速也。厥後予又於玻璃窗之頂板上懸一橘樹榜。其上曰。村間所產之天然品。弗能頡頏。吾培格南泊雜貨肆中出賣物。更繫一鍍鏤之領圈於吾家巨狗之頸際。使游行於鎮中各處。領圈上則有黑字一行曰。君輩如欲進甘美之食品。愉快而滿意。請往培格南泊雜貨肆一行。然而如是猶未足也。更加細網於吾家之狗上一以保護其身。不爲蠅蚋所擾。一爲吾肆作廣告。以擴張吾肆之營業。蓋此網上亦有字曰。培格南泊雜貨肆能使吾安適。使吾健全。諸君亦胡不求安適。求健全於培格南泊雜貨肆。吾肆之廣告術不一而足。營業遂亦大發。達祇以地址偏仄。因謀遷入一巨屋。當遷移前之一月。則懸賞五金圓徵求一新名字。以名吾肆。一時頗增人興味。予復懸一金銀雜鏤璀璨炫目之羅繖於玻璃窗中最高處。張以廣告。謂有人遇雨而以第一人來此者。當以是繖贈之。此廣告一出。全鎮之人乃各望天而卜陰晴。藉藉道吾肆。一日有一墨西哥商人過吾門。予斗發奇想。出資市其墨西哥產之金絲雀十五羽於玻璃窗間。障以細絲之屏植。一六月間之玫瑰花叢於其中。而放諸鳥飛翔花間。此嫣紅之花與黃金之鳥。

相映發爲奇采。殊爲吾肆生色不少也。越數來復予。又揭一廣告。謂如有十五稚子於某日。偕其父最先來肆市物者。當以此十五羽之金絲雀分贈之。或來遲而不得金絲雀者。亦當贈以精美之玩具。一種。屈日吾肆之門。乃如市。

綜以上所舉諸條論之。凡中西婦人所以相夫之道。不一其端。或有以堅夫之志向。或有以輔夫之事務。然皆爲有益於夫。而能盡其婦職一也。蓋婦人之義。不僅以柔順爲主。必能濟夫之所不及。而後無負於敬愛之道。故列其模範。庶聞者之興起焉。

第五章 家政之處理

吾國古者。向以男治外事。女治內事。男子晝無故不處私室。婦人無故不窺中門。內言不出於閫。外言不入於閫。此其爲男女之別至嚴。蓋以治內之責任。專委之女子也。男子於社會之職業。無所不當。盡力自無暇顧。及家務之瑣瑣者。雖保持家庭愛護眷屬之念。男女所同。然男子或商於市井。或農於畎畝。或從事他務。在外之日恆多。至於衣服飲食室家日用之事。則惟婦人主之。男子勞心勞力。但求仰事俯畜之資。而以家事之安全。託助於婦人之手。男女分功。而後家道始成。即使世界若何進步。家庭之階級不廢。則不可無處理家政之人。與其付之於男子。毋寧付之於女子也。內助之本義。雖所包甚廣。自實質言之。女子果能治家以內之事。勝任愉快。則已爲盡內助之責任。男子得人。以任內事。於米鹽凌雜者。不復經

意。乃。能。全。力。注。重。外。事。婦。人。固。多。相。夫。成。名。立。業。不。徒。以。家。事。擅。長。者。要。之。一。內。一。外。爲。男。女。相。須。之。常。道。專。於。家。政。處。理。尤。爲。婦。人。之。本。務。也。

古。稱。國。之。本。在。家。男。女。相。合。而。家。道。始。成。治。家。一。端。爲。世。界。最。當。注。重。之。事。業。凡。國。家。之。幸。福。無。非。人。民。之。家。庭。之。幸。福。所。積。而。成。者。也。故。婦。女。實。操。治。平。之。大。本。且。婦。女。天。然。富。於。治。家。之。本。能。其。仁。慈。之。色。象。宜。於。撫。育。兒。童。其。勤。勉。之。性。質。宜。於。主。持。中。饋。皆。男。子。所。不。及。故。婦。女。不。必。願。乎。外。界。之。種。種。業。務。但。於。家。政。之。處。理。用。其。高。尚。之。智。識。盡。心。力。而。爲。之。卽。補。益。於。國。家。社。會。不。少。也。

世。界。文。化。日。進。婦。人。果。有。優。越。之。才。能。適。當。之。機。會。固。不。妨。出。任。社。會。之。事。然。坐。是。遂。鄙。薄。家。政。以。爲。不。足。措。意。則。又。非。也。家。政。處。理。之。難。未。必。不。勝。於。經。營。社。會。之。事。業。而。經。營。社。會。之。事。其。功。效。利。益。或。遠。不。及。造。成。一。良。家。庭。也。陸。子。靜。管。家。八。年。而。後。其。學。大。進。古。之。賢。哲。且。以。家。事。煩。瑣。有。補。學。問。安。有。婦。人。而。輕。家。政。者。乎。凡。具。高。尚。之。理。想。者。須。在。事。上。磨。練。其。識。始。精。能。於。家。事。處。置。合。宜。則。於。社。會。上。其。他。之。事。務。亦。必。能。處。置。合。宜。事。理。本。無。二。致。也。婦。人。於。舅。姑。存。時。處。理。家。事。當。稟。舅。姑。之。教。舅。姑。既。沒。則。當。承。良。人。之。意。向。以。爲。標。準。對。於。一。家。僕。婢。之。任。務。主。婦。實。爲。之。監。督。凡。關。良。人。飲。食。起。居。之。事。亦。無。一。非。婦。人。所。當。注。意。也。茲。略。論。處。理。家。政。之。條。目。於。下。

古云齊家齊者整齊之謂也。家中最難整齊。故治家首當重規律。尙秩序。一則起居必有定時。也。處家之習慣。以早起爲最上。主婦早起。則僮僕無敢惰。婦人所主瑣屑之事。較男子尤多。能早起處理一切。自無匆促之虞。且按之衛生學理。亦頗膺合。早起以後。盥漱整妝。固須清潔。惟不可過求妝飾。費時太多。每見吾國上流人家。婦女恆好晏起。弄妝梳洗。動淹晷刻。亦足累也。然非早寢。必不能早起。故寢息不宜過遲。寢起既有定時。斯於家事整理。多得其便矣。一則治事要有常度也。一日必有一日當爲之事。不可怠惰。今日之事。決不委之明日。明日之事。決不委之後日。而何時治何事。又要立定律。以自程。勉強赴之。養成恆心。不宜忽然如此。又忽然如彼。譬如飲食起居。不可一日早起。一日忽又晏起。今日以此。時午餐明日。又以他時。午餐皆無常度之患也。一則器物之位置。要有定所也。日用器物。因於氣候。時序而需要之品。各有不同。如冬爐夏扇。相代爲用。凡一物用畢。必須整理。置於定所。免致用時不易搜索。又不可率意委置。礙目塞道。不惟不美觀。且於器物容易損壞。非治家之法也。推之家中一切諸事。總當秩然有條。不紊。茲舉其大者而已。

古以中饋爲婦人專責。故云婦人惟酒食是議。今世婦人之義務。雖不能於議酒食以外。一無所事。然飲食固亦家政中之一端也。禮記內則一篇。皆閨門之訓。而多言飲食者。知古人於此甚重。雖與今之烹飪法或不類。亦婦人所不可不考也。故錄其文於此。至於今所謂烹

任法。則其法不同。宜別有專書。茲悉從略焉。內則之文。頗闕禮事。隆殺自有等差。以其咸明
 婦人職任之所在。輒不復分別。其辭曰。飯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稽樵熟稷曰樵。生稷曰樵。樵側角
 反音膳。臍臛臛。醢牛炙。醢牛臠。醢牛膾。羊炙。羊臠。醢豕炙。芥醬魚膾。雉兔鶉鷄。大
 提。禮庶羞十二豆也。臍音香。臠許云反。臠許堯反。炙章夜反。下同。飲重醴。稻醴。黍醴。清
 醴。側吏反。膾古外反。鶉順倫反。鶉音晏。食音嗣。醢食並同。飲重醴。稻醴。黍醴。清醴。清
 糟。梁醴。清糟。重倍也。糟醇也。清泚也。或以醢為醴。醢醢。黍醢。漿水醢。醢昔切。音億。濫也。乾桃和
 梅皆曰諸濫。酒清白。羞糗餌。粉醢。糗與糗起也。九反。餌音二。食蝸醢而苾食。雉羹。麥食。脯羹。雞
 魯敢切。音覽。酒清白。羞糗餌。粉醢。糗與糗起也。九反。餌音二。食蝸醢而苾食。雉羹。麥食。脯羹。雞
 羹折稊。犬羹。兔羹。和糝不麥。苾音孤。黍謂烹之。胡臥反。糝二。敢反。濡豚。包苦實。蓼。濡雞。醢醬
 實蓼。濡魚。卵醬。實蓼。濡鼈。醢醬。實蓼。豚殺其氣。卵讀為鯤。鯤魚子。濡音而。股脩。氾醢。施薑
 桂也。服丁亂。脯羹。兔醢。麋膚魚醢。魚膾。芥醬。麋腥。醢醬。桃諸梅。諸卵鹽。物皆人君燕所食也。
 反。氾直其反。脯羹。兔醢。麋膚魚醢。魚膾。芥醬。麋腥。醢醬。桃諸梅。諸卵鹽。物皆人君燕所食也。
 膚切。肉也。卵鹽。大。凡食齊。視春時。飯宜溫也。羹齊。視夏時。羹宜熱也。醬齊。視秋時。涼也。飲齊。視冬
 時。飲宜寒也。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多其時味以。牛宜稊。羊宜黍。豕宜稷。
 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菰。言其氣春宜羔豚。膳膏臠。夏宜腍鱠。膳膏臠。秋宜犢豨。膳膏腥。冬宜
 鮮羽。膳膏羶。此八物四時肥美也。膳乾雉。鱠乾魚。鮮生魚。牛脩。鹿脯。田豕。脯。麋脯。麋脯。麋鹿
 田豕。麋皆有軒。雉兔皆有芼。脯皆所求。乾肉素。軒讀為憲。爵鷄。蝸。范。芝。栭。棗。栗。榛。柿。瓜。桃。
 栭。棗。栗。榛。柿。瓜。桃。栭。棗。栗。榛。柿。瓜。桃。栭。棗。栗。榛。柿。瓜。桃。栭。棗。栗。榛。柿。瓜。桃。栭。棗。栗。榛。柿。瓜。桃。

脯有脯無膾。士不貳羹。庶人耆老不徒食。尊卑序也。膾。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脂用

葱。膏用薤。脂肥凝者釋者。三牲用藪。藪煎菜。魚氣反。利用醯。獸用梅。鶉羹。雞羹。鴛釀之蓼。釀謂切

如魴。鱖。烝。雜。燒。雉。薺。無蓼。自膾用葱至此言調。不食。雜。鼈。狼。去。腸。狗。去。腎。狸。去。正。脊。兔。去

尻。狐。去。首。豚。去。腦。魚。去。乙。鼈。去。醜。皆不利人物也。醜謂鼈竅也。尻苦刀反。肉。曰。脫。之。魚。曰。作

之。棗。曰。新。之。栗。曰。撰。之。桃。曰。膽。之。粗。梨。曰。攢。之。皆治擇之名也。膽反。攢再官反。牛。夜。鳴。則。磨。羊。冷。毛。而。毳。

羶。狗。赤。股。而。躁。噪。鳥。曠。色。而。沙。鳴。鬱。豕。望。視。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漏。雞。尾。不。盈。握。弗。食。

舒。鴈。翠。鵠。鴉。胖。舒。鳧。翠。雞。肝。鴈。腎。鵠。奧。鹿。胃。亦皆不利人也。鴈惡臭也。冷毛。鬣毛。別聚。膺不

視遠也。般。臂。前。脛。般。然也。漏。當。為。螻。如。螻。蛄。臭。也。舒。鴈。鵠。也。翠。尾。肉。也。鵠。鴉。胖。謂。脇。側。薄

肉也。舒。鳧。鷺也。鵠。與。脾。毗也。膾。音。由。毳。昌。銳。反。曠。普。表。反。沙。如。字。一。音。所。嫁。反。睫。音。接。般。音

班。胖。音。判。與。於。六。反。肉。腥。細。者。為。膾。大。者。為。軒。言大切細。或曰。麋。鹿。魚。為。菹。醬。為。辟。雞。野。豕。為。軒。兔。為

宛。脾。切。葱。若。薤。實。諸。醢。以。柔。之。此軒脾。宛。皆。菹。類也。釀。菜。而。柔。之。以。醢。殺。腥。羹。食。自。諸

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羹。食。食。之。主也。庶。菹。音。嗣。又曰。淳。熬。煎。醢。加。于。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沃

也。熬。亦。煎。也。淳。毋。煎。醢。加。于。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淳。毋。毋。讀。曰。模。炮。取。豚。若。將。刳。之。劓。之。實。棗。于

其。腹。中。編。萑。以。苴。之。塗。之。以。謹。塗。炮。之。塗。皆。乾。擘。之。濯。手。以。摩。之。去。其。馘。為。稻。粉。糝。漉。之。以

為。醢。以。付。豚。煎。諸。膏。膏。必。滅。之。鉅。鑊。湯。以。小。鼎。薺。脯。于。其。中。使。其。湯。毋。滅。鼎。三。日。三。夜。毋。絕

火。而。后。調。之。以。醢。醢。炮者以塗燒之為名也。將當為群群。牡羊也。謹當為瑾。馘謂皮肉之上

豚羊入鼎三日乃內醢醢可以食也炮步交反割擣珍取牛羊麋鹿麇之肉必豚每物與牛

若一捶反側之去其餌孰出之去其皷柔其肉豚脊側肉也餌筋髓也柔之漬取牛肉必新

殺者薄切之必絕其理湛諸美酒期朝而食之以醢若醢醢湛亦漬也漢子為熬捶之去其

皷編萑布牛肉焉屑桂與薑以灑諸上而鹽之乾而食之施羊亦如之施麋施鹿施麇皆如

牛羊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醢欲乾肉則捶而食之熬於火上為之也今之火肺似矣欲

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為餌煎之此周禮肝管取狗肝一

臠之以其管濡炙之舉燠其管不蓼管腸胃間脂舉取稻米舉糴漉之小切狼臠膏以與稻

米為醢狼臠膏臠中膏也內則所述烹飪調和之法其詳如此故知婦人治酒食為古所絕重矣飲食尤為成禮及祀

先之具非僅在自果其口腹是以為禮者謹之女子自童幼之時已習於庖廚之事觀於祭

祀納酒漿籩豆菹醢永相助奠當亦稟諸姆教者歟

今日人家婦女固多能自任烹飪之事然各有所擅長非必如古之著為定法家誦戶習者

也然關於庖廚之處理則實為家政中要事且衛生之道必始於庖廚之清潔不可不慎或

於廚室四周及竈旁敷以石灰以免蟲蟻之患蓋廚室內度置食物正多蟲蟻慕羶相率來

附或墜於油中或溺於羹內殊害衛生石灰可除此患吸收溼氣猶其小也至於炊具宜常

加洗濯。常人恆於每餐之後。將炊具隨手洗濯一次。下次炊爨之時。則任意取用。豈知爐火既息。炊具即冷。彼蜈蚣與蟋蟀鼠類。恆乘此時期而出而覓食。傳播毒質。勢所不免。故主饋者宜於每餐將爨時。先舉火於竈間。俟鍋熱而注之。以水復將杓匙等具。一一再行濯過。方爲妥善。暑月蠅類最多。尤能傳播疫症。每見羣蠅集廚下。舐食肴物。此大有害。第一須將廚下掃除潔淨。或於烹調食物時。加蒜少許。或盛食物盆之四周。磨蒜塗之。蠅類最忌蒜臭。聞必遠避。通常多用殺蠅之法。又如以菸葉四五分。砂糖四五錢。和酒注盆中。置案頭。蠅吸食必醉溺死。亦一法也。凡用而未盡之食物。收藏時務須嚴密。蓋覆以免鼠嚙。或闌入遺矢。其間乃至柴薪之度。置尤要謹慎。曲突徙薪之戒。不可忽也。內地用水難得清潔。未用之先宜以濾水器濾之。迨貯於水缸。又必加蓋。方不致有他弊。此皆庖廚間所當注意之事也。

古者女子少稟姆教。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故自來縫紉衣服之事。亦女子家政上之一要。部倫一家子女過多。主婦固不能悉任裁縫。然雖委諸他人。究不可不自熟悉其事。庶翦裁運算。方能有監督指揮之便。於經濟衣料上。並有關係也。衣服式樣不宜過大。亦不宜過小。過大則有礙運動。過小則壓迫身體。妨害呼吸。使血液不能循環。二者皆爲不合故當以適體爲主。倡優好爲奇怪。不可思議之裝飾。良家子女。或尤而效之。習俗相沿。愈趨愈下。夫青年男女衣服。喜求精緻。固亦恆情。若專好怪異。亦乖雅道。此等惡俗。爲

主婦者宜預防子女之習慣於幼稚之時若待成人而後禁止之非易事也衣服清潔及洗濯等事亦主婦所當注意蓋衣服清潔不惟有益健康且於交際上令人可親若垢穢久而不盥人將掩鼻一家大小服飾皆彬彬然修潔可徵主婦治家之才也洗濯衣服用冷水不如用熱水用熱水不如用鹼水若入衣服於大水鍋中加入漂白粉煮沸之有色之衣服不宜用此法取出洗淨則不獨清潔不留污點而衣服上附著之微生物亦均爲漂白粉中放出之綠氣所撲滅此最合於衛生之洗濯法也至於保存衣服第一須摺疊整齊若任意亂疊卽生皺折不惟外觀不美其折皺之部分卽有早損之害藏衣服之箱宜先曝於日中使之乾燥其下必用箱架收藏衣服宜夾入小包樟腦等物以免蟲蛀每年梅雨之候空氣中多含水分各物多帶溼氣故衣服於伏暑時須曝於空氣乾燥之處但如染色鮮明之綢絹等類則不宜直接曝於日光中耳

家政之大端以關於衣食住三者爲最要衣食二者已略論於前矣至於住居之處理尤爲婦人所當注意大抵居室之要素有六一曰光線多入二曰空氣流通三曰廚房污水及屋外雨水得以宣洩四曰地少濕氣五曰廁所構造合法六曰拋棄渣滓方法適宜光線缺乏則室暗而黑陰濕既重黴菌卽易繁殖爲疾病之媒介又室暗不能見物欲覓物必用力審視久之遂成近視眼室內空氣流通不暢於居者之健康大有妨害蓋光線與新鮮空氣乃

人間生活所不可缺者也。居室南向則光線之射入較多，冬受日光頗增，溫暖。夏則太陽直射地面，并無日光射入室內，故南向之屋，冬夏咸宜。嚴寒之際，北窗宜以布幪蔽之。此古人塞向之義。西向之室，夏日尤不可堪也。故居室方向宜以適於衛生爲標準。吾國舊習，信堪輿家吉凶禍福之說，觀於歲時星命以定門戶之方向，此最無稽不可從也。近年吾國各地，每見鼠疫，凡新建房屋，對鼠宜加防範。鼠族最忌日光，故屋頂宜開數窗，牆壁或地板等處，不使有孔，以防鼠之棲息。其他不宜閉塞之孔，則張鐵網以防鼠之竄入。至於廁所之位置，不宜使臭氣聞於居室，不宜置於日光炎烈之處，不宜置於一年中風多而強之方。廁所中宜用種種之防臭劑及消毒劑，入夏尤不可忽。吾國廚房恆多於居室相連，遂令室內空氣因之污濁。此節務宜改良，廚房宜設於居室北方，既能射入光線，又可不受西曬，則貯藏之食物不易腐敗。廚房污水宜傾於陰溝，使之流去，不可令其橫流地面。陰溝之口宜設有孔之石板，或布鐵網，以防鼠之竄入。廚房全體構造亦以豫防鼠患爲要也。廚房所居室中，所棄之渣滓宜棄之遠於居室之處，或置一渣滓桶，以不漏水分，不透空氣之材料爲之。渣滓投入其中，卽速運去。若食物渣滓其腐敗醱酵，易生惡臭，甚害衛生也。

居室如客廳等處，毫無陳設，客至無以悅目。惟寢室陳設宜極簡單，否則難於掃除。若其塵埃堆積，殊於衛生有礙。故居室之地面及器具，每日晨起宜簞除塵埃，或用粗布洗拭之。

冬日室中取煖之法。吾國通常用火爐及火盆。火爐者用炭或炭球投於爐內燃燒之。火盆者用木炭投於盆內燃燒之。此二種均有害於衛生。蓋燃燒之炭發生多量之炭酸氣與少量之酸化炭氣。此二種氣皆有毒害吾人。烘火稍久。每覺面赤頭痛者。卽此毒氣所致也。居家若能置新式煖爐。最佳。倘用火盆。宜時啟窗戶以換空氣。庶於健康無損耳。

居室前後栽花種竹。或於隙地略種蔬菜。此不惟可以悅目。且其利有四。新花時蔬。既供自用。復可贈人不須更行購買。此有益於經濟一也。兒童游玩園中。凡一花一菜。如何發生。如何萎落。其時序之關係。與萼葉之組成。可隨時講說。以助兒童植物學之研究。此有益於家庭教育二也。多植花樹。每映朝日。而吸新鮮之空氣。揮鍤灌畦。身體得適當之運動。此有益於健康三也。園藝可以養成美感。或城市囂濁庭中。雜植花木。神志爲之清爽。此有益於人生之興趣四也。故居室不可無花木之培植。亦主婦所當有事矣。

家庭經濟。尤主婦所宜注意。用財固不必吝嗇。然不可不節儉。大抵用財之別有三。(一)因生活上之必要而用之。(二)非生活上之必要。因維持社會上相當之位置而用之。如慶弔宴會之費(三)因於奢侈而用之。如供嗜好。備裝飾等珍奇之品。徒以徇奢侈之欲。使人生游惰之心。而無益者也。中人之主婦。人主持家計。有不可不勉者。三第一當量入爲出。須於所用之外。稍有儲蓄。以備不虞。第二一家之生活。須與所處之身分相稱。勿但慕他人豪富。以自失。

其故步第三、須注重家計簿記。時加考覈。則知前日所用之數。何者太費。何者可節。一女士自述曰。吾在母家時。讀書女紅之外。助吾母撫教弟妹。家計之上。不過問也。于歸之初。於整理家計。一切茫然。外子月給家用。有一定之數。吾以不善經理之故。常苦不足。一二年後。經驗漸富。節可省之。耗費定。日用之標準。不惟不苦不足。且常有盈餘焉。下手之方。厥惟注意與忍耐而已。何謂注意。曰。注意物價。則傭僕不敢欺。（吾初主持家計時。用一女傭。常欺我。不知物價。買物恆倍其值。後訪知其故。辭之。另易一人。預告以種種物價。彼遂不敢逞其欺。雖不能弊絕風清。然不過什一之中飽矣。）先事預備。則消費自少。（如遇年節。各物常昂。大銀圓換銅元。小銀圓恆少數。十文如先一二十日預備妥協。則不致受損。）注意惜物。則少耗損。（如小壞之物。可以修補。合用之物。配置適宜。注意藏貯。則無蟲嚙鼠食之患矣。）一時一事。爲數雖微。積久則成巨數也。何謂忍耐。曰。忍口腹之慾。而粗衣蔬食。不惟省費。且益衛生。忍耳目之慾。而不看戲。顧曲。不惟省費。且免耗時。忍虛榮心。而不御飾物。不惟省費。且免危險。一不忍。耐習以爲常。耗費而不自知矣。此女士之言。可云得要。蓋一家日用品。雖至米鹽瑣細之物。皆經主婦鑒定。或同爲一物。而材料有精粗之別。價值有高下之差。出入之間。關於家庭經濟者。甚大。選擇之際。最不可忽。儲蓄之資。無論多寡。日計之則不足。歲計之則有餘。所以爲養老送死之備。及子女將來教育婚嫁之需。早爲之所。則其時甚舒。臨事

乃不至匱乏也。人家寧自刻厲儉約，切忌舉債。舉債雖少，然久則成一不量入爲出之習慣，不但不能積少成多，而且終至無術補償，陷家計於危險之地，不可不慎也。

第六章 僕婢之待遇

一家之僕婢主婦皆有管理指導之權，而女僕及婢女之使用尤爲主婦之責任。所在吾國素有買婢之風，至今未革。中等人家幾無不畜婢，而加以虐遇者亦復不少。然此固同是人家子女本推己及人之念，過事凌藉，殊背人道。主婦之任務，其經僕婢之相助而成者，正多如待之能得其道於家事，大有補益，且可以此徵婦德也。

女僕多自傭僱而來，婢女固有買得者，亦有受傭僱者。婢女購入，率在童稚之年，其性質如何，不能逆料。惟傭僱則有選擇之餘地，故僕婢終以傭僱爲佳。卽有未審仍可解僱，人家每好買婢，實非善法也。然當傭僱之前，其選擇亦至不易。通常先試傭數日，觀其勤惰而進退之。顧試傭僅在最短之期，或一時矯爲僞善，過此卽故態復萌。似此殊難得鑒別之法。今姑論良好僕婢之資格：第一須身體健康，第二須應事警敏，第三須小心從順。僕婢如係病軀，何能給事？故傭僕婢當擇健碩者。然雖體健碩，若過於魯鈍莽，亦爲不佳。又必言語舉動皆呈警敏之致，乃可勿誤事也。僕婢最終之標準，則在小心從順。主人之命令，囑強者殊不合用，但其從順要出自中誠，偷陽奉陰，違貌爲恭敬，又不足取。能具以上三者，方是合格。

之。僕。婢。爲。主。人。者。不。可。不。察。也。

僕婢豈有全才主婦當自立於教育者之地位隨時隨事爲之指導而誘誨之不厭求詳使之久而自化然馭之道宜恩威並行恩勝則令不行威勝則怨恨積惟寬嚴得中僕婢始莫敢不自效主婦當使僕婢感其恩而懷其威最要宜與僕婢有同情憐其疾病而分其憂患庶僕婢能自盡其誠心而從之不用其力也

役使僕婢亦當有法卽每日所爲之事宜明定規律此時爲某事彼時爲某事秩然不紊又當稍與以休假之隙是也常見人家使令僕婢一事未竟又命爲他事雜然並進致受命者無所適從或出少數之傭金而儼然自居以統治僕婢身體之全權終日責其治事無少休息畧不如意便加詈辱此殊不合理道大抵僕婢每日假定早六時起至晚十時就寢中間至少須與以二小時之休息至七日或十日須與以半日或全日之休假蓋休假之時既有規定則平日治事自不得怠惰倘必使之終日勤動則治事必不肯努力故爲優游弛緩譬十分鐘可畢之事恆延至三十分鐘何如明定休假時間之爲愈矣至於發號施令之權當直接操諸主婦之手不可使童稚子女干涉之童稚如有所需亦當由母命令之此免致童稚成其驕矜之習慣而僕婢由是益尊重主婦之命令治事更較有秩序也

主婦之於僕婢不僅課其治事之勤惰而已並不可不詳察僕婢之性行而有以改變其氣

質防止其邪惡。女僕及婢女有對主婦甚忠實。而對於主婦之子女及其他家人。或起憎怨者。家人如係衆多。僕婢每從其間造作是非。以致舉家失和。吾國如此類者不尠。故僕婢之心地性質。關於一家者亦大。主婦如能知其所短。則得隨時懲戒。因事而匡導之。俾復其本來面目。是最當注意之事也。

女僕及婢女。即使係傭傭而來。其人必處境貧苦。可知當設法使自能略貯蓄其傭金。或以其小部分代之存儲。積以歲月。則於彼亦不爲無益。又女僕及婢女之交際品行。不可不注意。視察宜禁其與男僕嬉笑。縱在休假之時。不許其夜間外出。且時時告以立身爲人之道。庶彼知所警戒。不入於邪也。

對於女僕婢女待遇之法。以同情爲最要。即推其愛之之意是也。主婦盡其愛。則僕婢效其忠慈。厚所感。有勝於威嚴者。故主婦於女僕婢女當視之如家人。喜則與之同欣。悲則與之共戚。其有過失。不惜數寬宥之。先教而後怒。如污損什物。破壞器皿。偷出於無心。不必遽加辱詈。但微警告之。使知所注意而已。如有疾病。當與以醫藥。令其善自調護。休養。又當偶行獎勵之法。獎勵者有言語獎勵。有物品獎勵。言語獎勵可以增其興趣。物品獎勵或以時一行之。如贈與價值不甚昂而有實用之物品是也。

女僕婢女率出貧賤之家。未嘗學問。主婦於女僕婢女。既秉教育之責。不惟教之。從諸役使。

已也。暇時可略教之。讀書識字及淺近之藝術。此於僕婢自身之將來大有利益。所謂愛人以德。此類是也。大抵夜間諸事整理之後。如有餘暇。可以三十分鐘教之。讀書積久。自有進步。且告之以立身修養之道。能改善僕婢之人格者不少。主婦日費此三十分鐘。亦決不致廢事也。然主婦所以能感化其下。尤在於以身作則。主婦之性行。往往影響於僕婢。主婦如躬親百事。不辭勞苦。僕婢自不敢偷惰也。

蓄養僕婢與子女之教育。至有關係。僕婢者。子女教育之惡魔也。僕婢絕無高尚之思想。與子女同處。習聞其言論。殊為無益。故子女不可使與僕婢同寢室。且子女須養成其獨立心。一切瑣事。當自治之。為佳。不可全任其倚賴。僕婢又僕婢之身體。或不甚清潔。易使子女感受傳染之病也。

第三編 母德之修養

第一章 吾國古代母儀略述

吾國古代母儀之足稱者。其教子也不僅在於童幼之時。往往子已長大。立朝治國。尙稟母訓。卒使其子成德顯名。皆賴母之力。至於今世通常之母道。則關於家庭蒙養之事。為多。他非所及也。故吾國古代母儀。誠有婦人所不可不知者。輒舉其最著者。別錄為此章。繫於母德修養之首焉。

古之爲母者。自母以外。有繼母之道。有慈母之道。有保母。傅母之道。皆母道也。呂新吾閨範錄。古之賢母。各以其類。有曰禮母者。教之以禮。正家以禮者也。有曰正母者。望子以正者也。無兒女子之情。惟道義是責。有曰仁母者。以慈惠教子者也。有曰公母者。責子而不責人者也。有曰廉母者。以貪戒子者也。有曰嚴母者。威克厥愛者也。有父道焉。有曰智母者。達於利害之故者也。茲編既彙在一章。卽不復分類。雜次論於下。

劉向列女傳。母儀傳。凡十有四篇。首有虞二妃。次之以姜嫄。簡狄。塗山。以稷。契。啟之聖德。皆以爲母教所致。則可見母之感化力。及於兒童者。固甚大也。棄母姜嫄者。郃侯之女也。當堯之時。行見巨人跡。好而履之。歸而有娠。浸以益大。心怪惡之。卜筮禋祀。以求無子。終生子。以爲不祥。而棄之隘巷。牛羊避而不踐。乃送之平林之中。後伐平林者。咸薦之覆之。乃取置寒冰之上。飛鳥偃翼之。姜嫄以爲異。乃收以歸。因命曰棄。姜嫄之性清靜專一。好種稼穡。及棄長。而教之種樹桑麻。棄之性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堯使棄居稷官。更國郃地。遂封棄於郃。號曰后稷。及堯崩。舜卽位。乃命之曰棄。黎民阻飢。汝居稷。播時百穀。其後世世居稷。至周文武而興。爲天子。君子謂姜嫄靜而有化。詩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又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此之謂也。契母簡狄者。有娥氏之長女也。當堯之時。與其妹娣浴於玄丘之水。有玄鳥銜卵。過而墜之。五色甚好。簡狄與其妹娣。競往取之。簡狄得而含之。誤

而吞之。遂生契焉。簡狄性好人事之治。上知天文。樂於施惠。及契長。而教之理順之序。契之性聰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堯使爲司徒。封之於亳。及堯崩。舜卽位。乃敕之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而敬敷五教。在寬。其後世世居亳。至殷湯。興爲天子。君子謂簡狄仁而有禮。詩云。有娥方將。立子生商。又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此之謂也。啟母者。塗山氏長女也。夏禹娶以爲妃。旣生啟。辛壬癸甲。啟呱呱泣。禹去而治水。惟荒度土功。三過其家。不入其門。塗山獨明教訓。而致其化焉。及啟長。化其德而從其教。卒致令名。禹爲天子。而啟爲嗣。持禹之功而不殞。君子謂塗山彊於教誨。詩云。釐爾士女。從以孫子。此之謂也。由是觀之。稷之能播百穀。非稷之力。母之教也。契之明於人倫。非契之力。母之教也。啟之能纘禹之績。非啟之力。母之教也。世豈不賴有賢母哉。

母道始於胎教。文王之母太任。最能謹於胎教者也。列女傳以太姜太任太姒爲周室三母。太姜者。王季之母。有台氏之女。太王娶以爲妃。生大伯仲雍。王季貞順率導。靡有過失。太王謀事遷徙。必與太姜。君子謂太姜廣於德教。太任者。文王之母。摯任氏中女也。王季娶爲妃。太任之性。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能以胎教。洩於豕牢。而生文王。文王生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卒爲周宗。君子謂太任爲能胎教。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於邪。

色耳不聽於淫聲。夜則令警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德必過人矣。故妊子之時。必慎所感。感於善則善。感於惡則惡。人生而肖萬物者。皆其母感於物。故形音肖之。文王母可謂知肖化矣。太姒者。武王之母。禹後有莘。姒氏之女。仁而明道。文王嘉之。親迎於渭。造舟爲梁。及入太姒。思媚太姜。太任。旦夕勤勞。以進婦道。太姒號曰文母。文王治外。文母治內。太姒生十男。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次周公旦。次管叔鮮。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霍叔武。次成叔處。次康叔封。次昭季載。太姒教誨十子。自少及長。未嘗見邪僻之事。及其長。文王繼而教之。卒成武王周公之德。君子謂太姒仁而有德。詩曰。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於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又曰。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此之謂也。

周時婦人多達於時。勢明於治國。能教子以政治軍旅之事。如列女傳所載。魯季敬姜。楚子發母。及魏曲沃負之屬是也。魯季敬姜者。莒女也。號戴己。魯大夫公父穆伯之妻。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博達知禮。穆伯先死。敬姜守養。文伯出學而還歸。敬姜側目而盼之。見其友上堂。從後階降而卻行。奉劍而正履。若事父兄。文伯自以爲成人矣。敬姜召而數之。曰。昔者武王罷朝。而結絲絲絕。左右顧無可使結之者。俯而自申之。故能成王道。桓公坐友三人。諫臣五人。日舉過者三十人。故能成伯業。周公一食而三吐哺。一沐而三握髮。所執贄而見於窮閭隘巷者七十餘人。故能存周室。彼二聖一賢者。皆霸王之君也。而下人如此。其

所與游者。皆過己者也。是以日益而不自知也。今以子年之少而位之卑。所與游者。皆爲服役。子之不益。亦以明矣。文伯乃謝罪。於是乃擇嚴師賢友而事之。所與遊處者。皆黃耄倪齒也。文伯引衽攘捲而親饋之。敬姜曰。子成人矣。君子謂敬姜備於教化。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文伯相魯。敬姜謂之曰。吾語汝。治國之要。盡在經矣。夫幅者。所以正曲枉也。不可不彊。故幅可以爲將。畫者。所以均不均。服不服也。故畫可以爲正物者。所以治蕪與莫也。故物可以爲都大夫。持交而不失。出入不絕者。捆也。捆可以爲大行人也。推而往引而來者。綜也。綜可以爲關內之師。主多少之數者。均也。均可以爲內史。服重任行遠道正直而固者。軸也。軸可以爲相。舒而無窮者。摘也。摘可以爲三公。文伯再拜受教。文伯退朝。朝敬姜。敬姜方績。文伯曰。以獸之家。而主猶績。懼于季孫之怒。其以獸爲不能事主乎。敬姜歎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耶。居。吾語汝。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組織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使師尹維旅牧。宣敍民事。少采夕月。與大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卽安。諸侯朝脩天子之業。令。晝考其國。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愒淫。而後卽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卽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隸。

夕而習復。夜而討過無憾。而後卽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自以怠。王后親織玄統。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緹。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則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否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辟。吾冀汝朝夕脩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也。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嗣也。仲尼聞之。曰。弟子記之。季氏之婦不淫矣。詩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言婦人以織績爲公事者也。休之非禮也。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堵父爲客。羞鼈焉。小堵父怒。相延食鼈。堵父辭曰。將使鼈長而食之。遂出。敬姜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養尸。饗養上賓。鼈於人何有。而使夫人怒。遂逐文伯。五日。魯大夫辭而復之。君子謂敬姜爲慎微。詩曰。我有旨酒。嘉賓式讌以樂。言尊賓也。文伯卒。敬姜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共祀先祀者。請毋瘠色。毋揮涕。毋陷膺。毋憂容。有降服。毋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仲尼聞之。曰。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公父氏之婦知矣。欲明其子之令德。詩曰。君子有穀。貽厥孫子。此之謂也。敬姜之處喪也。朝哭。穆伯暮哭。文伯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敬姜嘗如季氏。康子在朝。與之言。不應。從之。及寢門。不應而入。康子辭於朝。而入見曰。肥也不得聞命。毋乃罪耶。敬姜對曰。

子不聞耶。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內朝。自卿大夫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寢門之內。婦人治其職焉。上下同之。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皆非吾所敢言也。康子嘗至敬姜。闔門而與之言。皆不踰闕。祭悼子。康子與焉。酢不受。徹俎不讎。宗不具。不繹。繹不盡。飲則退。仲尼謂敬姜別於男女之禮矣。詩曰。女也不爽。此之謂也。楚子發母。楚將子發之母也。子發攻秦。絕糧。使人請於王。因歸問其母。母問使者曰。士卒得無恙乎。對曰。士卒并分菽粒而食之。又問將軍得無恙乎。對曰。將軍朝夕芻黍黍梁。子發破秦而歸。其母閉門而不內。使人數之曰。子不聞越王句踐之伐吳耶。客有獻醇酒一器者。王使人注江之上流。使士卒飲其下流。味不及加美。而士卒戰自五也。異日有獻一囊糗糒者。王又以賜軍士分而食之。甘不踰噍。而戰自十也。今子爲將。士卒并分菽粒而食之。子獨朝夕芻黍黍梁何也。詩不云乎。好樂無荒。良士休休。言不失和也。夫使人入於死地。而自康樂於其上。雖有以得勝。非其術也。子非吾子也。無入吾門。子發於是謝其母。然後內之。君子謂子發母能以教誨。詩云。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此之謂也。曲沃負者。魏大夫如耳母也。秦立魏公子政爲魏太子。魏哀王使使者爲太子納妃而美。王將自納焉。曲沃負謂其子如耳曰。王亂於無別。汝胡不匡之。方今戰國強者爲雄。義者顯焉。今魏不能強。王又無義。何以持國乎。王中入也。不知其爲禍耳。汝不言。則魏必有禍矣。有禍必及吾家。汝言以盡忠。忠以除禍。不可失。

也。如耳未遇閒。會使於齊。負因歎王門而上書曰。曲沃之老婦也。心有所懷。願以聞於王。王召入。負曰。妾聞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婦人脆於志。窳於心。不可以邪開也。是故必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早成其號。諡所以就之也。聘則爲妻。奔則爲妾。所以開善遏淫也。節成然後許嫁。親迎然後隨從。貞女之義也。今大王爲太子求妃。而自納之於後宮。此毀貞女之行。而亂男女之別也。自古聖王。必正妃匹。妃匹正則興。不正則亂。夏之興也。以塗山。亡也。以末喜。殷之興也。以有娣。亡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太姒。亡也。以褒姒。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關雎預見。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夫雉鳩之鳥。猶未嘗見乘居而匹處也。夫男女之盛。合之以禮。則父子生焉。君臣成焉。故爲萬物始。君臣父子夫婦三者。天下之大綱紀也。三者治則治。亂則亂。今大王亂人道之始。棄綱紀之務。敵國五六。南有從楚。西有橫秦。而魏國居其間。可謂僅存矣。王不憂此。而從亂無別。父子同女。妾恐大王之國政危矣。王曰。然。寡人不知也。遂與太子妃而賜負粟三十鍾。如耳還而爵之。王勤行自脩。勞來國家。而齊楚強秦。不敢加兵馬。君子謂魏負知禮。詩云。敬之敬之。天維顯思。此之謂也。

古之賢母。有能見微識遠。且深知其子之性質。事之臧否。禍福者。如密康公母。魯臧孫母。晉羊叔姬。晉范氏母。趙將括母。是也。密康公之母。姓隗氏。周共王遊於涇上。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夫獸三爲羣。人三爲衆。女三爲粲。王田不取羣。公行下衆。王御不參一。

族。夫祭美之物。歸汝。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況爾小醜乎。康公不獻。王滅密。君子謂密母爲能識微。詩云。無已大康。職思其憂。此之謂也。臧孫母者。魯大夫臧文仲之母也。文仲將爲魯使至齊。其母送之曰。汝刻而無恩。好盡人力。窮人以威。魯國不容子矣。而使子之齊。凡姦將作。必於變動害子者。其於斯發事乎。汝其戒之。魯與齊通璧。璧鄰之國也。魯之寵臣。多怨汝者。又皆通於齊高子國子。是必使齊圖魯而拘汝。留之。難乎其免也。汝必施恩布惠。而後出以求助焉。於是文仲託於三家。厚士大夫而後之齊。齊果拘之。而興兵欲襲魯。文仲微使人遺公書。恐得其書。乃謬其辭曰。斂小器。投諸台。食獵犬。組羊裘。琴之合。甚思之。臧我。羊。羊有母。食我以同魚。冠纓不足帶有餘。公及大夫。相與議之。莫能知之。人有言臧孫母者。世家子也。君何不試召而問焉。於是召而語之曰。吾使臧子之齊。今持書來云。爾何也。臧孫母泣下襟曰。吾子拘有木治矣。公曰。何以知之。對曰。斂小器。投諸台者。言取郭外萌內之於城中也。食獵犬。組羊裘者。言趣饗戰鬪之士而繕甲兵也。琴之合。甚思之者。言思妻也。臧我。羊。羊有母者。告妻善養母也。食我以同魚。同者其文錯。錯者所以治鋸。鋸者所以治木也。是有木治。係於獄矣。冠纓不足帶有餘者。頭亂不得梳。飢不得食也。故知吾子拘而有木治矣。於是臧孫母之言。軍於境上。齊方發兵。將以襲魯。聞兵在境上。乃還文仲而不伐魯。君子謂臧孫母。識微見遠。詩云。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此之謂也。晉羊叔姬者。羊舌子之妻也。叔向叔魚

之母也。一姓楊氏。叔向名肸。叔魚名繭。羊舌子好正。不容於晉。去而之三室之邑。三室之邑。人相與攘羊而遺之。羊舌子不受。叔姬曰。夫子居晉不容。去之三室之邑。又不容於三室之邑。是於夫子不容也。不如受之。羊舌子受之曰。爲肸與鮒亨之。叔姬曰。不可。南方有鳥。名曰乾吉。食其子不擇肉。子常不遂。今肸與鮒童子也。隨大夫而化者。不可食以不義之肉。不若埋之。以明不與。於是乃盛以甕。埋墟陰。後二年。攘羊之事發。都吏至。羊舌子曰。吾受之不敢食也。發而視之。則其骨存焉。都吏曰。君子哉。羊舌子不與攘羊之事矣。君子謂叔姬爲能防害遠疑。詩曰。無日不顯。莫予云覲。此之謂也。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夏姬之女。美而有色。叔姬不欲娶其族。叔向曰。吾母之族。貴而無庶。吾懲舅氏矣。叔姬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爾不懲此。而反懲吾族。何也。且吾聞之。有奇福者。必有奇禍。有甚美者。必有甚惡。今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鐘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髮黑而甚美。光可監人。名曰玄妻。樂正夔娶之。生伯封。宥有豕心。貪棼毋期。忿戾毋饜。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用不祀。且三代之亡。及恭太子之廢。皆是物也。汝何以爲哉。夫有美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也。叔向懼而不敢娶。平公強使娶之。生楊食我。食我號曰伯碩。伯碩生時。侍者謁之。叔姬曰。長姒產男。叔姬往視之。及堂。聞其號也。而還。曰。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今將滅羊舌氏者。必是子也。遂不肯見。及長。與

祁勝爲亂。晉人殺食我。羊舌氏由是遂滅。君子謂叔姬爲能推類。詩云。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叔姬之始生。叔魚也。而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鳶肩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饜也。必以賂死。遂不見。及叔魚長。爲國贊理。邢侯與雍子爭田。雍子入其女於叔魚。以求直。邢侯殺叔魚與雍子於朝。韓宣子患之。叔向曰。三姦同罪。請殺其生者。而戮其死者。遂族邢侯氏。而尸叔魚與雍子於市。叔魚卒以貪死。叔姬可謂智矣。詩云。貪人敗類。此之謂也。晉范氏母者。范獻子之妻也。其三子遊於趙氏。簡子乘馬園中。園中多株。問三子曰。奈何。長者曰。明君不問不爲。亂君不問而爲。中者曰。愛馬足則無愛民力。愛民力則無愛馬足。少者曰。可以三德使民。設令伐株於山。將有馬爲也。已而開囿示之株。夫山遠而囿近。是民一悅矣。夫險阻之山。而伐平地之株。民二悅矣。既畢而賤賣。民三悅矣。簡子從之。民果三悅。少子伐其謀。歸以告母。母喟然歎曰。終滅范氏者。必是子也。夫伐功施勞。鮮能布仁。乘僞行詐。莫能久長。其後智伯滅范氏。君子謂范氏母爲知難本。詩云。无忝爾祖。式救爾訛。毛詩作無忝。皇祖式救爾後。此之謂也。趙括母者。馬服君趙奢之妻。趙括之母也。秦攻趙。孝成王使括代廉頗爲將。將行。括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曰。始妾事其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賜幣者。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向而朝軍吏。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盡藏之。乃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王以

爲若其父乎。父子不同。執心各異。願勿遣。王曰。母置之。吾計已決矣。括母曰。王終遣之。卽有不稱。妾得無隨乎。王曰。不也。括既行。代廉頗三十餘日。趙兵果敗。括死軍覆。王以括母先言。故卒不加誅。君子謂括母爲仁智。詩曰。老夫灌灌。小子躑躑。匪我言耄。爾用憂譖。此之謂也。婦人有因其子之迷信而諭之以道德者。如孫叔敖母是也。孫叔敖母。楚令尹孫叔敖之母也。叔敖爲嬰兒之時。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見其母而泣焉。母問其故。對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今者出遊見之。其母曰。蛇今安在。對曰。吾恐他人復見之。殺而埋之矣。其母曰。汝不死矣。夫有陰德者。陽報之。德勝不祥。仁除百禍。天之處高而聽卑。書不云乎。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爾嘿矣。必興於楚。及叔敖長爲令尹。君子謂叔敖之母知道德之次。詩云。母氏聖善。此之謂也。

婦人有以廉潔教其子者。齊田稷母是也。田稷子相齊。受下吏之貨金百鎰。以遺其母。母曰。子爲相三年矣。祿未嘗多若此也。豈脩士大夫之費哉。安所得此。對曰。誠受之於下。其母曰。吾聞士脩身潔行。不爲苟得。竭情盡實。不行詐僞。非義之事。不計於心。非理之利。不入於家。言行若一。情貌相副。今君設官以待子。厚祿以奉子。言行則可以報君。夫爲人臣而事其君。猶爲人子而事其父也。盡力竭能。忠信不欺。務在效忠必死。奉命廉潔公正。故遂而無患。今子反是遠忠矣。夫爲人臣不忠。是爲人子不孝也。不義之財。非吾有也。不孝之子。非吾子也。

子起。田稷子慚而出。反其金。自歸罪於宣王。請就誅焉。宣王聞之。大賞其母之義。遂舍稷子之罪。復其相位。而以公金賜母。君子謂稷母廉而有化。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飡兮。無功而食祿。不爲也。況於受金乎。

戰國時賢母。當以孟母爲宗。列女傳曰。鄒孟軻之母。號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遊爲墓間之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乃去舍市傍。其嬉戲爲賈人銜賣之事。孟母又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復徙舍學宮之傍。其嬉遊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眞可以居吾子矣。遂居之。及孟子長。學六藝。卒成大儒之名。君子謂孟母善以漸化。詩云。彼姝者子。何以予之。此之謂也。孟子之少也。旣學而歸。孟母方績。問曰。學何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孟母以刀斷其織。孟子懼而問其故。孟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夫君子學以立名。問則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厮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爲。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糧食哉。女則廢其所食。男則墮於脩德。不爲竊盜。則爲虜役矣。孟子懼。旦夕勤學不息。師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君子謂孟母知爲人母之道矣。詩云。彼姝者子。何以告之。此之謂也。孟子旣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辭孟母而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墮在室。而夫子見妾。勃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客宿。請歸父母。於是孟母召孟子而謂之曰。

夫禮將入門。問孰存。所以致敬也。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責禮於人。不亦遠乎。孟子謝遂。留其婦。君子謂孟母知禮而明於姑母之道。孟子處齊。而有憂色。孟母見之曰。子若有憂色。何也。孟子曰。不敏。異日閒居。擁楹而歎。孟母見之曰。鄉見子有憂色。曰不也。今擁楹而歎。何也。孟子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就位。不爲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諸侯不聽。則不達其上。聽而不用。則不踐其朝。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夫婦人之禮。精五飯。羶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內之脩。而無境外之志。易曰。在中饋。无攸遂。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年少則從乎父母。出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君子謂孟母知婦道。詩云。載色載笑。匪怒匪教。此之謂也。

列女傳。又載寡母之道。如魯之母師。母師者。魯九子之寡母也。臘日休作者。歲祀禮事畢。悉召諸子。謂曰。婦人之義。非有大故。不出夫家。然吾父母家多幼稚。歲時禮不理。吾從汝謁往監之。諸子皆頓首許諾。又召諸婦曰。婦人有三從之義。而無專制之行。少繫於父母。長繫於夫。老繫於子。今諸子許我歸視私家。雖踰正禮。願與少子俱。以備婦人出入之制。諸婦其慎房戶之守。吾夕而反。於是使少子僕。歸辨家事。天陰還失。早至閭外而止。夕而入。魯大夫從

臺上見而怪之。使人閒視其居處。禮節甚脩。家事甚理。使者還以狀對。於是大夫召母而問之。曰。一日從北方來。至閭而止良久。夕乃入。吾不知其故。甚怪之。是以問也。母對曰。妾不幸早失夫。獨與九子居。臘日禮畢事間。從諸子謁歸視私家。與諸婦孺子期。夕而反。妾恐其醕醉飽。人情所有也。妾反太早。不敢復返。故止閭外。期盡而入。大夫美之。言於穆公。賜母尊號。曰母師。使朝謁夫人。夫人諸姬皆師之。君子謂母師能以身教。夫禮婦人未嫁。則以父母爲天。既嫁。則以夫爲天。其喪父母。則降服一等。無二天之義也。詩云。出宿于濟。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又載後母之道。如魏芒慈母。齊義繼母。是也。魏芒慈母者。魏孟陽氏之女。芒卯之後妻也。有三子。前妻之子有五人。皆不愛慈母。遇之甚異。猶不愛慈母。乃命其三子。不得與前妻子。齊衣服飲食。起居進退。甚相遠。前妻之子。猶不愛。於是前妻中子。犯魏王令當死。慈母憂戚悲哀。帶圍減尺。朝夕勤勞。以救其罪。人有謂慈母曰。人不愛母至甚也。何爲勤勞憂懼如此。慈母曰。如妾親子。雖不愛妾。猶救其禍。而除其害。獨於假子而不爲。何以異於凡母。其父爲其孤也。而使妾爲其繼母。繼母如母。爲人母而不能愛其子。可謂慈乎。親其親而偏其假。可謂義乎。不慈且無義。何以立於世。彼雖不愛妾。妾安可以忘義乎。遂訟之。魏安釐王聞之。高其義。曰。慈母如此。可不救其子乎。乃赦其子。復其家。自此五子親附慈母。雍雍若一。慈母以禮義

之漸。率導八子。咸爲魏大夫卿士。各成於禮義。君子謂慈母一心。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言心之均一也。尸鳩以一心養七子。君子以一儀養萬物。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此之謂也。齊義繼母者。齊二子之母也。當宣王時。有人鬪死於道者。吏訊之。被一創。二子兄弟立其傍。吏問之。兄曰。我殺之。弟曰。非兄也。乃我殺之。期年。吏不能決。言之於相。相不能決。言之於王。王曰。今皆赦之。是縱有罪也。皆殺之。是誅無辜也。寡人度其母能知子善惡。試問其母。聽其所欲殺活。相召其母。問之曰。母之子殺人。兄弟欲相代死。吏不能決。言之於王。王有仁惠。故問母。何所欲殺活。其母泣而對曰。殺其少者。相受其言。因而問之曰。夫少子者。人之所愛也。今欲殺之。何也。其母對曰。少者妾之子也。長者前妻之子也。其父疾且死之時。屬之於妾。曰。善養視之。妾曰。諾。今既受人之託。許人以諾。豈可以忘人之託。而不信其諾耶。且殺兄活弟。是以私愛廢公義也。背言忘信。是欺死者也。夫言不約束。已諾不分。何以居於世哉。子雖痛乎。獨謂行何。泣下沾襟。相入言於王。王美其義。高其行。皆赦不殺。而尊其母。號曰義母。君子謂義母信而好義。絜而有讓。詩曰。愷悌君子。四方爲則。此之謂也。

古之保母。乳母亦猶母也。列女傳錄魯孝義保及魏節乳母之事。可以風焉。孝義保者。魯孝公稱之保母。臧氏之寡也。初孝公父武公與其二子長子括。中子戲。朝周宣王。宣王立戲爲

魯太子武公薨。戲立。是爲懿公。孝公時號公子稱。最少。義保與其子俱入宮。養公子稱。括之子伯御與魯人作亂。攻殺懿公而自立。求公子稱於宮。將殺之。義保聞。伯御將殺稱。乃衣其子以稱之衣。臥於稱之處。伯御殺之。義保遂抱稱以出。遇稱舅魯大夫於外。舅問稱死乎。義保曰。不死在此。舅曰。何以得免。義保曰。以吾子代之。義保遂以逃。十一年。魯大夫皆知稱之在保。於是請周天子殺伯御立稱。是爲孝公。魯人高之。論語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其義保之謂也。魏節乳母者。魏公子之乳母。秦攻魏破之。殺魏王瑕。誅諸公子。而一公子不得。令魏國曰。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罪至夷。節乳母與公子俱逃。魏之故臣見乳母而識之。曰。乳母無恙乎。乳母曰。嗟乎。吾奈公子何。故臣曰。今公子安在。吾聞秦令曰。有能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罪至夷。乳母偷言之。則可以得千金。知而不言。則昆弟無類矣。乳母曰。吁。吾不知公子之處。故臣曰。我聞公子與乳母俱逃。母曰。吾雖知之。亦終不可以言。故臣曰。今魏國已破亡。族已滅。子匿之。尙誰爲乎。母吁而言曰。夫見利而反上者。逆也。畏死而棄義者。亂也。今持逆亂而以求利。吾不爲也。且夫凡爲人養子者。務生之。非爲殺之也。豈可利賞畏誅之故。廢正義而行逆節哉。妾不能生。而令公子禽也。遂抱公子逃於深澤之中。故臣以告秦軍。秦軍追見爭射之。乳母以身爲公子蔽。矢著身者數十。與公子俱死。秦王聞之。貴其守忠死義。乃以卿禮葬之。嗣以太牢。寵其兄爲五大夫。賜金百鎰。君子謂節乳母慈惠敦厚。重義輕

財禮爲孺子室於宮。擇諸母及阿者。必求其寬仁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爲子師。次爲慈母。次爲保母。皆居子室。以養全之。他人無事不得往。夫慈故能愛。乳狗搏虎。伏雞搏狸。恩出於中心也。詩云。行有死人。尙或瑾之。此之謂也。

已上皆據劉向列女傳。而續列女傳中。又錄王孫氏母。陳嬰母。王陵母。張湯母。雋不疑母等。其儀型大有可稱。或曰。曹大家之所續也。今彙錄於此。王孫氏之母者。齊大夫王孫賈之母也。賈年十五。事齊閔王。國亂。閔王出見弑。國人不討賊。王孫母謂賈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闔而望汝。今汝事王。王出走。汝不知其處。汝尙何歸乎。王孫賈乃入市中。而令百姓曰。淖齒亂齊國。弑閔王。欲與我誅之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刺而殺之。君子謂王孫母義而能教。詩云。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此之謂也。陳嬰母者。漢棠邑侯陳嬰之母也。始嬰爲東陽令。史居縣。素信爲長者。秦二世之時。東陽少年殺縣令。相聚數千人。欲立長帥。未有所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強立之。縣中從之。得二萬人。欲立嬰爲王。嬰母曰。我爲子家婦。聞先故不甚貴。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以兵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敗則易以亡。可無爲人所指名也。嬰從其言。以兵屬項梁。梁以爲上柱國。後項氏敗。嬰歸漢。以功封棠邑侯。君子曰。嬰母知天命。又能守先故之業。流祚後世。謀慮深矣。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此之謂也。王陵母者。漢丞相安國侯。王陵之母也。陵始爲縣。呂蒙。高祖

微時。兄事陵。及高祖起沛。陵亦聚黨數千。以兵屬漢王。項羽與漢爲敵國。得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嚮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旣而私送使者。泣曰。爲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無以老妾故懷二心。言妾已死也。乃伏劍而死。以固勉陵。項羽怒烹之。陵志益感。終與高祖定天下。位至丞相。封侯。傳爵五世。君子謂王陵母能棄身立義。以成其子。詩云。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終身之仁也。陵母之仁。及五世矣。張湯母者。漢御史大夫張湯之母也。湯以文法事漢孝武帝。爲御史大夫。好勝陵人。母數責怒。性不能懷改。後果爲丞相。嚴青翟及三長史所怨。會趙王上書言湯罪。繫廷尉。丞相及三長史共致其罪。遂自殺。昆弟諸子欲厚葬之。母曰。湯爲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亦何厚葬。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嚴青翟自殺。君子謂張湯母能克己感悟時主。詩云。彼美孟姜。德音不忘。此之謂也。雋不疑母。漢京兆尹雋不疑之母也。仁而善教。不疑爲京兆尹。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所平反。活幾何人。卽不疑多所平反。母喜笑飲食。言語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爲之不食。由是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君子謂不疑母能以仁教。詩云。昊天疾威。敷于下土。言天道好生。疾威虐之行於下土也。

凡列女傳續列女傳所未載。乃至後世賢母。見於傳記者。略錄之如下。
 范滂母者。漢范滂之母也。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少厲清節。爲州里所服。黨禍起。詔下捕滂。

等。滂自詣獄。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養。滂從龍舒君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思。勿增戚戚。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

趙苞母。漢趙苞之母也。趙苞爲遼西太守。使人迎其母。道逢鮮卑。遂劫其母以攻遼西。出以示苞。苞號泣曰。昔爲母子。今爲王臣。義不得顧私。母遙謂曰。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昔王陵母對使伏劍。以固其志。爾其勉之。苞進戰破之。母遇害。歸葬母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遂歐血死。

蜀謀士徐庶。母賢而有智。先主奔新野。曹操遣將攻之。徐庶時更姓名單福。爲先主畫策。以火攻。大破曹軍。操廉知庶計。以計致其母。逼令爲書。詐爲庶母寫書遺庶。庶弗知其詐也。見書大哭。辭先主歸曹。先主亦謂其母命。弗強留也。比至謁母。母怒其墮操計而棄順。卽逆切責庶。潛入臥內。引繩自經死。庶痛恨。勺水不入口。後雖終於操。終身不爲設一謀。

太史慈之母。東萊黃人也。慈客遼東。北海相孔融奇之。數遣訊問其母。并致餉遺。時融以黃巾寇暴。出屯都昌。爲賊管亥所圍。慈從遼東還。母謂慈曰。汝與孔北海未嘗相見。至汝行後。膽恤殷勤。甚於故人。今爲賊所圍。汝宜赴之。慈留三日。徑至都昌。已突圍。請劉備兵至。賊遂解散。還啟其母。母曰。我喜汝有以報孔北海也。

天水姜敘母建安中馬超作亂殺涼刺史韋康時敘爲撫夷將軍統兵屯歷敘姑子楊阜故爲康從事陰結康客爲報仇未有間會妻死請急辭超歸過歷候敘母言故對泣良久母曰咄伯奕韋使君遇難豈一州之恥亦汝之負何獨義山哉汝無顧我事淹變生人誰不死死國義也我不以餘年累汝矣於是敘與阜定計約舉兵度兵發超必出擊敘阜從後閉門超可虜也敘兵發超果出阜與趙昂等閉冀門拒之超攻鹵城敘守不下超乃夜襲歷歷無備入之執敘母怒罵超超被罵大怒遂遇害事聞魏公操嘉歎手令褒揚

華陽國志曰趙母秦姬南鄭人趙宣妻也生七男七女若元珪稚珪有望五人皆令德其教男也曰中人性情可上下也在其檢耳若放而不檢則入惡也昔西門豹佩韋以自寬宓子賤佩絃以自急故能改身之恆爲天下名士戒諸女及婦曰吾之妊身在乎正順及其生也恩存於撫愛其長之也威儀以先後之禮貌以左右之恭敬以監臨之懃恪以勸之孝順以內之忠信以發之是以皆成而無不善汝曹庶幾勿忘吾法也後七子皆辟命察舉牧州守郡而漢中太守南鄭令多與七子同歲季考上計無不修敬秦姬執子孫禮又曰陳母禮珪成固陳省妻也生二男長娶張度遼女惠英少娶荀氏皆貴家豪富從婢七八資財自富禮珪敕二婦曰吾先姑母師也常言聖賢必勞民者使之思善不勞則逸逸則不才吾家不爲貧所以粗食急務者使之苦難備獨居時二婦再拜奉教從孫奉上徽慢珪抑絕之感悟革

行。遭亂流行。宗表欲見之。必自嚴飭。從子孫侍婢。乃引見之。曰。此先姑法。四時祭禮。自親養。牲釀酒。曰。夫祭禮之尊也。年八十九卒。又曰。李穆姜。漢中程祇妻。司隸校尉李法姊也。字穆姜。祇爲安衆令。卒於官。時穆姜有二男。而祇前妻四子。逆穆姜。溫仁慈愛。衣食資奉。皆兼倍所生。前妻子不變。或勸令別居。避遠之。對曰。吾方以義導之。使自改。何避也。及前妻長子興疾困。穆姜調藥膳。必親。恩厚勤備。興大感。既瘳。呼三弟告之曰。母慈仁。出天性。吾兄弟不識恩養。禽獸其心。雖母道益隆。我曹過惡。則太甚矣。皆自詣南鄭獄。陳母德已過狀。乞刑。郡守表其母。蠲其徭役。四子皆修革爲良士。

魏晉之際。如鍾會母張氏。羊琇母辛氏。並可稱賢母。且明達有識。其事見三國志注。鍾會母張氏。字昌蒲。太原涑氏人。歸鍾氏時。貴妾孫氏。攝嫡專家。心害其賢。數讒毀。無所不至。孫氏辨博有智巧。言足以飾其過。然竟不能傷也。及妊娠。愈更嫉妒。乃置藥食中。夫人中食。覺而吐之。瞑眩者數日。或曰。何不向公言之。答曰。嫡庶相害。破家危國。假如公信我。衆誰能明其事。彼一心度我。謂我必言。固將先我。事由彼發。顧不快耶。遂稱疾不見。孫氏果謂成侯曰。妾欲其得男。故飲以得男之藥。反謂毒之。成侯曰。得男藥佳事。隱於食中。與人非人情也。遂訊侍者具服。孫氏由是得罪。成侯問夫人何能不言。夫人言其故。成侯大驚。益以此賢之。黃初二年生會。恩寵愈隆。成侯乃出孫氏。夫人明於教訓。會年四歲受孝經。七歲誦論語。八歲誦

詩。十歲誦尙書。十一誦易。十二誦春秋左氏國語。十三誦周禮禮記。十四誦成侯易記。十五入太學。謂會曰。學猥則倦。倦則意怠。吾懼汝之意怠。故以漸訓汝。今可以獨學矣。羊琇母辛憲英。侍中辛毗女。適太常太山羊耽。聰明有才鑒。初文帝與陳思王爭爲太子。旣而文帝得立。抱毗頸而喜曰。辛君知我喜否。毗以告憲英。憲英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弟敞爲大將軍。曹爽參軍。司馬宣王將誅爽。因爽出閉城門。大將軍司馬魯芝將爽府兵。犯門斬關出城門赴爽。來呼敞與俱去。敞懼問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於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天下有不可知。然以吾度之。太傅不得不爾。明皇帝臨崩。把太傅臂以後事付之。此言猶在朝士之耳。曹爽獨專權勢。行以驕奢。於王室不忠。於人道不直。此舉不過以誅曹爽耳。敞曰。然則事就乎。憲英曰。得無殆就。爽之才非太傅之耦也。敞曰。然則敞可以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恤之。爲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且爲人死。爲人任親昵之職也。從衆而已。敞遂出。宣王果誅爽。事定。敞歎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迨鍾會爲鎮西將軍。憲英謂從子羊祜曰。鍾士季何故西出。祜曰。將爲滅蜀也。憲英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祜曰。季母勿多言。其後會請子琇爲參軍。憲英憂曰。他日見鍾會之出。吾爲國憂之矣。今日難至吾家。此國之大事。必不得止也。琇固請司馬文

王文王不聽。憲英語琇曰：行矣勉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於親，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汝其慎之。琇竟以全身。

吳時孟母者，孟仁之母也。有賢行。仁少，母遣從南陽李肅學。爲作大褥，厚被將之。或問何也。母曰：兒幼，何德以致客？學者或貧無衣被，將之庶得與賢者接氣類乎？後仁仕爲軍吏，不得志，夜雨屋漏，起涕泣謝母。母曰：第自勉，困何詎非益？久之，除鹽池司馬。自潔清，躬結網捕魚，作鮓以遺母。母不受，曰：汝爲漁官，而以鮓遺我，豈處嫌之道哉？仁泣受命。孟仁卒，著廉名，母之力也。

晉皇甫謐，母任氏，安定朝那人。歸皇甫無子，謐爲後。謐年二十，不悅學，遨蕩。一日，得瓜果，以供任氏。曰：孝經云：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非孝也。汝齒則既長矣，目不存教，心不求道，何以慰我心乎？因歎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卜鄰，教有所闕歟？何爾怠逸之甚也？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感激就學，遂爲名儒。

陶侃母湛氏，豫章新淦人。陶氏貧賤，湛命侃就學，紡績資給之，使結交勝己。侃少爲潯陽縣吏，監魚梁，以一蚶鮓遺母。母封鮓及書責侃曰：爾爲吏，以官物遺我，是增吾憂也。鄱陽孝廉范逵與侃善，來寓宿。時大雪，母徹所臥，新薦，剉以秣其馬。又密截髮賣與鄰人，供肴饌。逵聞

之太息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侃後竟以功名顯。

劉琨母者。晉劉琨之母也。琨素奢豪。喜聲色。徐潤以音律得幸。驕恣干政。護軍令狐盛數以爲言。琨收盛殺之。琨母曰。汝不能駕御豪傑。以恢遠略。而專除勝己。禍必及我。盛子泥奔於劉聰。具言虛實。聰遣子粲及泥襲陷晉陽。時烏丸復反。琨出禦。琨父母并遇害。

何無忌母劉氏。劉裕將討桓玄。無忌與密謀。夜於屏風裏撰檄文。母潛以器覆燭。於屏風上窺之。見之泣撫曰。我不如東海呂母明矣。我弟爲桓玄所害。每銜之思報。汝能如是。國家恥並雪矣。問本謀知事在裕。彌喜曰。真其人也。事必成矣。竟討誅玄。

魏晉以來。江左婦人頗漸玄風。而河北乃多賢母。北史曰。房景伯母崔氏。清河人。通經有明識。少授子景伯。景光九經義。爲世名士。景伯仕爲東清河太守。有疑獄。常先請焉。貝邱婦列其子不孝。吏請案。景伯爲悲傷。入白母。母曰。民未知禮。何足深過。汝事我順。但呼其母子來。令見汝事我。當自改也。乃召其母與對榻共食。立其子堂下。觀景伯供養者旬月。悔過求還。崔氏曰。面慙耳。此其心未也。徐之又二十餘日。子叩頭流血。母涕泣乞還。然後聽。風化大行。又曰。鄭善果母崔氏。清河人。年十三。賢明有節操。適滎陽鄭誠。誠死。崔氏年甫二十。父欲更嫁之。崔氏抱善果前泣曰。婦無再適之義。且夫幸有兒。棄兒爲不慈。背夫爲無禮。當割耳。剪髮。明素心。違禮滅慈。有死不爲也。善果以父死王事。封開封縣公。開皇初。授沂景二州刺史。

尋爲魯郡守。出聽事。母輒坐胡牀。於帳後察之。聞剖斷合理。則大悅。入賜坐共食。若行事愆義。或妄嗔怒。則終日不食。蒙袂泣。善果伏牀下不敢起。母方起訓之曰。吾非怒汝。獨內愧汝家門。汝先君忠勤清恪。未嘗問所私。身殉國以死。亦望汝副其本心。汝少而孤。吾寡婦有慈無威。故使汝懵於禮訓。其何以負荷忠臣之業乎。汝自童子襲茅土。今位方岳。不思汝先人而惰於公政。內將墜失家風。以隕世亡爵。外將虧天下之法。蒙詬戾。吾死之日。何面目見汝先人地下乎。善果頓首謝請自改。乃得罷。居恆紡績。逮夜分乃寢。善果跽請曰。秩俸幸充。何自苦如此。答曰。夫秩俸天子所以報汝先人者也。當散贍六姻。爲先君惠。奈何獨居之乎。且絲枲婦人之職也。自誠卒。母不御脂粉。服大練。祭祀賓客。不陳酒肉。端居靜室。未嘗出閨門。內外姻戚吉凶事。厚贈遺。而非自作。及莊園祿賜所得。雖禮遺不入門。善果由此克己自勵。爲清吏。母卒。漸驕恣。不如初。故貴有教也。

唐崔元暉。母盧氏。博陵平安人。有賢操。嘗戒元暉曰。吾聞姨兄辛元馭言。凡子性仕宦。貧窶不自存。此是好消息。若貲貨盈衍。裘馬輕肥。此惡消息也。吾常以爲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宦。務財賄奉其親。其親不容。所從來而悅之。令出祿廩乎。善矣。如不然。與盜禦何異。吏不能忠清。不內愧天地乎。汝必識之。故元暉所至。以清白名。母亡哀毀。元暉累官。後卒死。忠。母之教也。柳太君盧氏。涿郡人。侍御史鎮妻。柳宗元子厚母也。七歲通毛詩。列女傳。歸御史。事舅姑。

孝。陸媻族柳氏之仁孝益聞。侍御既有列於朝。諸伯叔母若姑姊妹若其子。雖遠在千里外。具迎以來。盧承事唯謹。尊於己者卑下之。卑於己者畜慈之。敵己者友愛之。各得其懽心。歲惡食不足。而食其孤且幼者咸充也。諸姑有歸者。廢寢食爲裝齋。侍御官吳中。宗元生四歲。家無書。盧親授古賦十四首。諷傳之。以詩禮圖史及女工授諸女。後皆爲賢婦。侍御將改葬其父母。而沒不克葬。盧痛之。宗元爲禮官。命之曰。汝忘而父所欲。襄者大事乎。吾冢婦也。今宜老而不敢自暇。則爲是故也。會宗元以譴謫永州。命之曰。汝惟不自愛底於罰。今將大儆於其後。明者不憚往事。毋徒戚戚爲也。敬懼而已。竟卒永州。李景讓母鄭氏。東都人。性嚴明。早寡。諸子皆自訓。敕貧。治牆得積錢盈缸。祝之曰。吾聞無妄之獲。身之災也。天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賜之乎。則願孤得成學耳。不願此也。命掩而築之。後景讓達斑白矣。教不弛勤。有過猶捶楚。出觀察浙西。有牙將迕意。杖之斃。一軍憤憤。母走出庭上。召景讓數責曰。天子付汝以方面。豈得以國家刑法恣喜怒。妄扑人致死乎。豈特上負朝廷。使百歲老母含羞入地。何面目見汝先人也。命左右褫其衣。庭杖之。將校皆再拜爲請。久之乃得釋。軍府遂安。後景讓卒。自修立爲名卿。

宋張奎母宋氏。親教子誦讀。客至輒於窗聽之。客與其子論文學。則母設肴饌。或諧謔則不設也。寇萊公母素嚴。寇公少不樂學。愛飛鷹走犬。太夫人每不勝怒。舉稱錘投之。中足流血。

由是折節讀書。陳堯咨母馮氏。堯咨守河南還。母問曰。汝典名藩。豈有異政乎。堯咨慚謝。無有母意不悅。一日縱言州孔道。過客與堯咨射。無不讓堯咨能者。母大怒曰。汝父訓汝以忠孝輔國家。今不務仁政教化。而專一技自名。豈汝父之訓耶。杖擊之。金魚墮焉。二程先生母侯氏。太原人。幼慧悟。諸女事不學。而能七歲時。女師教以古詩曰。女子不夜出。夜出秉明燭。自是日暮不復出房閣。母有風厥疾。每作不知人。涕泣扶持。常連夕不寐。既歸。大中公事舅姑孝。內外親戚咸敬愛。大中公甚禮之。而謙順自牧。卽小事必稟而後行。大中公有從弟。幼而孤。存視之如子。其治家不嚴而整。不喜笞仆婢。視小臧獲如兒女。諸子加訶譴。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一也。汝如是大時。能作如是事否。道路遺棄小兒。屢收養。有小商未還。妻死。幼子始三歲。抱食之家。族人不悅也。則別糴飼焉。公歸請以獻。夫人曰。本俟汝歸。非欲之也。竟不受。好爲藥餌濟貧者。大中有所怒。必爲寬解。惟諸子有過不爲覆。嘗曰。子所以不肖者。由母蔽其過。而父曾不知也。生六男不育。惟二先生存。愛慈甚而不弛於勤教。生數歲行。踣家人走前扶抱。夫人訶之曰。汝徐行。寧至踣乎。飲食必置之坐側。食絮羹曰。幼求稱欲。長當如何。故二先生平生於飲食衣服無所擇。無惡言詈人。教使然也。人與忿爭。雖直不右。曰。患不能屈。不患不能伸。稍長。常使從賢師友游。雖貧欲延客。輒喜爲治具。其教女必授曹大家女誡。常教家人曰。見他人善。當如己善。必共成之。視他人物。當如己物。必愛護之。鄰媪里姥。

皆懷其恩意爲之用。雖勞不怨。大中公罷廬陵尉赴調。弟亦解官。寓歷陽。家口衆乏食。夫人經營轉易。卒以濟。大中歸。問知之。太息曰。良轉運之才也。安貧約。服用儉素。見紛華。漠如也。有知人之鑒。大中公嘗自謂弗如。官廨有怪。家人謹曰。物弄扇。夫人曰。熱耳。父曰。物擊鼓。夫人曰。此有槌與之。後家人不敢復言怪。怪遂以息。性好學。然不爲詞章。曰。非婦女事也。二程之卒。爲名儒。蓋早年尤得力於母教。云。蘇軾母程氏。眉山人。好讀書。識大義。歸軾。父明允。先是明允少豪縱。不悅學。中歲發憤。思自立。念無以爲生。程曰。君苟務學。我不以治生累君。罄服御。鬻之。治饘飴。而明允得篤意於學。二子軾。轍。幼親教之。戒之曰。汝讀書。勿效兒曹輩。欲以書自名。軾嘗夜讀。東漢范滂傳。慨然起。踞請曰。兒願爲滂。夫人許我乎。夫人喜曰。汝能爲滂。吾不能爲滂母乎。後二子皆忠直。敢諫爭。母教然也。夫人善轉移治生。資饒給。則歎曰。積之且將。愚子孫。姻孤窮者。悉嫁娶振業之人。有急調焉。其沒也。家無一年之儲。尹焞母陳氏。處家整肅。雖貧窶。不爲戚然。焞童幼。卽教之。動止語默。使合於禮。甫長。授以經義。聞程伊川先生善教。焞往師事之。母戒之曰。學有本原。必求其得。耕弗穫。菑弗畚。弗貴也。紹聖初。焞應舉。發策語不善。不對而出。告伊川先生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先生曰。子有母在。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也。伊川先生聞之。歎曰。賢哉母也。焞於是終身不親舉。聚徒力學。爲士君子所宗仰。而母之賢益彰矣。

古今賢母之事。足爲儀範者。多有。今特舉其最著者。古之賢母。其教子也。既歲之於童。蒙之時。及子既長大。從事於國家社會。猶有秉母教不衰。以成其德者。蓋少時受母之感化。既深。則終身不敢畔。越世多賢母。斯社會未有不進化者也。

第二章 兒童之保育

爲母者之保育兒童。始於胎妊之中。前章已述。太任之能爲胎教矣。列女傳曰。太任之有娠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能以胎教。洩於豕牢而生文王。文王生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卒爲周宗。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於邪色。耳不聽於淫聲。夜則令警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德必過人矣。故妊子之時。必慎所感。感於善則善。感於惡則惡。人生而肖萬物者。皆其母感於物。故形肖之。文王母可謂知肖化矣。又青史氏之記曰。王后有身七月而就蓐室。太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斗而御戶右。太卜持著龜而御堂下。諸官皆以其職。御於門內。此三月者。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撫樂而稱不習。所求滋味非正味。則太宰荷斗而不敢煎調。周后妃妊成王於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笑而不諠。獨處而不倨。雖怒而不詈。買誼述胎教曰。素成謹爲子孫婚妻嫁女。必擇孝悌世世有行義者。如是則其子孫慈孝。不取淫暴。黨無不善。三族輔之。故曰鳳凰生而有仁義之意。虎狼生而有貪戾之心。然則古者胎

教之法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謹之自婚娶之時已必擇賢德及夫有身凡言動飲食舉不敢稍苟蓋其慎也今世文化日進歐美諸國於婦人妊娠之際頗加以注意最近紐約有一特殊餐館專爲營養產前婦人而設所備食物均富於滋養分極有裨於胎兒之健康創設者爲梅皮爾派卡女士女士熱心公益創人種改善之說嘗曰增進小兒之健康卽增進國民之健康紐約一市得女士之倡導產婦及胎兒均受其惠先是德國於產前婦人國家另撥經費有擔養之責法國亦設有病院俾產婦於產前六週及產後二週在此靜養女士有見於此於所設之餐館凡產前婦人每日給以羊肉牛肉野菜等之滋養品每週且於食物之營養作用及價值一一講演並常躬詣產婦處觀察或有胎兒重量不至三斤者檢查其母體皆因貧苦儉食專以麵包珈琲爲生活故也據羅斯氏云產前婦人最適當之食物爲蛋白質類雞卵牛羊肉牛乳乳油豌豆大豆等含有食鹽淡酸化之物如麵包牛奶餅菓醬等保溫食物如牛酪蒜等其他茶果如蘋果茶珈琲椰子等若以炭酸水加入魚肉食尤佳母體既強胎兒未有不同受影響者故此種餐館遂爲普通社會上所不可缺少英國人種改善教育協會中之女醫士嘗有此種實驗並認爲極適當之設施云此兒童處胎時保育之要也

嬰兒既生之後及至童稚之時其保育之法當析爲四端論之（一）卽嬰孩之保護（二）哺

乳與飲食。(二)疾病之調護。(四)玩具之關係是也。

(一) 嬰孩之保護

初生兒之生理最當注意。然初生兒之範圍說者互異。或云至臍帶落時為止。或云在生後一星期以內。或曰在生後一月以內。要之嬰兒甫生及月百事尤宜慎重。自一月以至二三歲。其身體方在成長。一切須人爲之保護。如有傷損。則後日難於復原也。

一、骨骼之保護。嬰兒骨骼中礦物質少。而動物質多。其質柔軟。易致屈曲。臥時若專側一邊。其頭必歪。須兩邊更番而臥。又不可強扶。使其立。以其足骨無力。不能支持。強之立。則漸成屈曲之形也。小兒之枕不可過高。仰臥高枕者。背脊易曲。不可不注意。

二、腦之保護。小兒在一二歲時。腦之長育較速。在此驟長之時。不可稍加阻力。必使其安靜。休息室中無喧譁驚恐之聲。屏除一切刺激神經之事。小兒腦質薄弱。若不保護。不但不能長足。且易生疾病。玩弄嬰孩。引其哂笑。令其觀火光。使其聽異聲。兒或應之人。皆以爲樂。實則有損。爲使嬰兒受劇烈之刺激也。故在一歲或一歲半以內。戲玩之事。須當蠲除。嘗有用過熱之水。洗滌兒足。而致腦膜炎者。又有因蹶受驚。亦罹腦膜炎者。可不慎乎。

三、肺之保護。嬰兒之口宜使之常閉。呼吸之氣當由鼻管出入。蓋鼻膜有粘液。鼻孔有曲折。既可阻隔灰塵。黴菌之驟入肺臟。又能溫暖吸入之氣。以免冒寒傷風。若鼻管阻塞。氣不

可通宜設法治療之。嬰兒不可與肺病之人接觸。若母有肺病不可哺母乳。不可同居一室。室宜廣大。清氣陽光愈富愈妙。小兒咳嗽咯痰。世人每視以爲常事而忽之。直至病入膏肓。始延醫求治。不知禍可弭於無形。病易療於初起。傷風咳嗽初起不治。迨纏綿既久。直至肺細胞發炎。或癆菌侵襲。而後治之。則病已深矣。

四、胃腸之保護。嬰兒哺乳時。若不冒寒妄食。胃腸必健全無恙。零星食物如糕餅果餌。最易致病。不宜食也。小兒每以手指取物而啖。此爲惡習。一則手指污穢。不宜持食物。二則若成習慣。凡可食之物。無論能食與否。均將含而咀之。小兒腸中多蟲。大半由於此。習哺乳之母。不可飲醋酸。以防嬰兒胃腸受病。水瀉不止也。

五、皮膚之保護。小兒皮膚易染疾病。如表皮擦碎。則癬瘡諸疾乘之。然杜漸防微。亦屬易。易非常。求潔淨。尿布勤換。撲以乾粉。卽爲預防之法。肥碩之嬰。其頸間脅下。腠際皮肉摺疊之處。尤宜注意。洗滌之時。不可用劇烈肥皂。又不可重擦。重揩淨水。或鹽水。隨時擇用可也。六、沐浴之方法。嬰孩在數月內。沐浴之水。當在法倫表九十八度。浴時宜短。身上溼潤。宜速拭乾。切忌重揩。猛擦。倫皮膚異常柔嫩。間或剝落。則浴水中可略加食鹽。嬰兒甫半歲。浴水之溫度。可在九十五度。康健之孩。一歲後。可減至九十度。稍長。則沐浴既畢。須用六十五至七十度之水。灌澆。須臾晨起。冷浴爲宜。黃昏熱浴有益。所謂冷浴者。以海棉浸冷水。徧揩。

其體之謂爲時宜。暫不宜久。半分一分鐘足矣。揩拭之後宜速磨擦。以利血液之循環。而增加皮膚之耐寒力。若反應不速。皮膚呈蒼白色。眼下脣上現淡青色。則冷浴之時宜縮短。或溫水洗浴之後。用毛巾蘸冷水揩拭全體。較之冷浴其爲利一也。

七衣服宜寬大。嬰孩衣服宜輕而暖。宜柔軟而無刺激性。宜寬博而無羈束。務使手舞足蹈。展轉如意。項胸腹均能運動。不失其活潑機能。襌帶與其橫縛於腰胯。無寧上懸於肩。胛窄衣短袖有礙。康強足部不暖。易爲寒侵。食滯腹痛。必因而發生。故足宜使之常暖。環圍於腹際之巾。爲防臍疝而設。數月之後可以脫去。若瘦弱之孩。腹部脂肪單薄。不足護臟腑。則腹巾不可遽脫。小兒衣服早晚宜略多。日中稍薄。至於裸背袒胸露臂。赤足皆屬不宜。若衣裳重疊。汗流氣喘。亦非衛生之道。二者均肇病之源。必須適中。方得其當。夜間睡眠衣服尤須寬大。若用衫襌合一之衣。旣屬便利。又免冒寒。被若太厚。嬰兒不能熟睡。諺曰：若要小兒安。常帶三分饑與寒。非虛語也。

八睡眠之規則。新生嬰兒三日之中。宜使熟睡數星期。嬰兒之健康者。每日睡眠宜有二十至二十二小時。大抵一月至六月之嬰。每日宜睡十六至十八小時。一歲以後。日睡兩覺。以得十四小時爲宜。兩歲以後。宜睡十三小時。卽夜間十二時。日中宜睡一二小時。六歲至十歲。宜有十時至十一時之睡眠。十歲至十六歲時。每日至少須睡九時。凡嬰孩睡時不宜。

顛。搖。震。動。亦。不。宜。含。乳。塞。物。於。口。此。種。習。慣。當。於。初。生。之。時。即。行。戒。除。不。可。姑。息。而。寬。容。之。不。利。於。嬰。徒。勞。其。母。若。教。導。得。宜。嬰。必。聽。命。先。時。供。以。多。乳。乃。眠。以。溫。柔。之。牀。置。諸。寂。靜。之。室。勤。換。尿。布。則。不。患。其。不。能。安。睡。切。勿。因。不。眠。而。養。成。種。種。惡。習。慣。有。損。無。益。也。

九。種。痘。之。必。要。天。花。甚。屬。危。險。欲。免。天。花。須。種。牛。痘。我。國。舊。時。之。苗。痘。術。以。及。近。來。施。種。牛。痘。之。處。未。臻。完。美。多。不。合。於。衛。生。若。牛。痘。苗。不。潔。種。術。未。明。器。械。污。穢。則。種。入。病。根。有。損。無。益。若。天。痘。流。行。之。時。一。星。期。之。嬰。兒。即。可。種。痘。尋。常。滿。二。月。即。宜。種。之。種。而。不。出。則。須。補。種。以。後。每。年。或。隔。二。三。年。一。種。凡。屆。天。花。盛。行。之。時。則。復。種。爲。妥。也。

十。便。溺。之。約。束。小。兒。在。極。幼。稚。時。即。能。受。人。之。教。若。保。姆。稍。加。訓。戒。三。月。嬰。孩。可。使。大。解。有。定。時。不。僅。省。尿。布。且。能。成。習。慣。裨。益。嬰。孩。匪。淺。大。抵。每。次。哺。乳。之。後。即。宜。使。之。溺。哺。乳。依。定。時。則。便。溺。亦。有。定。時。於。消。化。排。泄。機。關。大。有。益。也。若。加。訓。導。一。歲。之。後。聰。明。嬰。兒。自。能。於。便。溺。之。先。示。其。所。欲。倘。不。加。訓。導。則。雖。至。二。三。歲。不。能。脫。離。尿。布。強。健。兒。童。三。歲。以。後。夜。不。遺。尿。祇。須。夜。不。飲。食。則。即。無。便。溺。矣。

右。所。舉。十。條。皆。嬰。兒。保。育。之。要。然。嬰。兒。又。當。使。常。受。空。氣。得。習。運。動。幼。兒。雖。無。練。習。運。動。之。法。然。其。放。聲。啼。哭。手。舞。足。蹈。即。運。動。也。啼。哭。舞。蹈。可。以。舒。張。其。肺。氣。運。用。其。筋。肉。而。滋。養。料。易。於。收。吸。故。衣。裳。不。可。緊。窄。手。足。不。可。束。縛。瘦。弱。之。兒。食。慾。減。而。消。化。滯。者。哭。聲。無。力。面。色。

無神彩。宜磨擦其全體。活潑其血脈。運用其筋肉。每日持之以恆。則體重增而全身健全。小兒之能步行者。可使隨意運動。戶外游玩。多得清氣。尤屬相宜。鍾愛嬰兒者。每以不出房室。嚴扃窗牖。爲保護之法。其實不然。游散於戶外。吐故納新。可以受清氣。陽光之益。終日居於一室。身體之發育。必遲。若恐出游。感受風寒。祇須衣裳略暖。頭戴小帽。遮其兩眼。以免陽光之直射。即可如在夏季。則一星期之小孩。即可出外。春秋二季。則滿月之後。即可游散。初次爲時宜暫。十五分鐘至二十分鐘足矣。以後逐漸遞增。至二三小時爲止。至於室中空氣。亦須清新。有通風之法。室內無潔淨空氣。則小兒孱弱。黃瘦。兒童之長成者。宜令獨臥一牀。不宜常與其母或祖母同寢。以致牀上空氣穢濁。小兒非弱卽病也。

(二) 哺乳與飲食

母於產後初生之乳汁。名曰初乳。以別於尋常之乳。初乳爲產後三日所分泌者。色黃。比量較重。富於蛋白質鹽類。而其脂肪糖質則略少。汁中多含顆粒。有名之爲初乳球者。此初乳作用。除滋養嬰兒外。兼有輕瀉之功。小兒飲之。臍尿盡出。爲天然潤腸劑。至穩至妥。故初生之兒。如能卽哺母乳。不必另服三黃湯等劑。徒增危險。任其飲初乳。可耳。至於哺乳。當有定時。哺乳若無規則。則小兒睡眠亦無定時。消化不良。便溺無度。易感疾病。必妨礙其發育。且母以定時哺乳。則分泌必多。大抵每次哺乳時刻。以十五分鐘至二十分鐘爲限。哺時嬰兒。

若睡眠須使之醒。不可成含乳而睡之習慣。兩乳須更番替換。二月以內。每小時哺一次。夜間節去二次。三四月以內。每二小時半一次。夜間亦節去兩次。四月以後。每三小時一次。夜間不哺。十月至十二月以後。宜稍食固體物。漸以適當之食物代乳。若母有急性傳染病。神經過敏之疾。以及羊癩癆瘵。臨產血崩。腎臟炎。產褥熱等症。則母乳不可飲。須僱乳母。或牛乳代之。乳癰及乳頭脫皮。須俟治愈後再哺。如哺乳時期。母得妊。則宜斷乳。若仍哺乳。則母與兒及胎內之子三者皆不利也。乳汁過多過少。均不相宜。改良之法。凡欲加增乳汁。母宜加增飲料。多飲牛乳。麥液。欲減少乳汁。母宜減少一切飲料。欲增加乳中實質。宜縮短哺乳時刻之距離。即勤喂也。且減少運動。減少飲料。加增實質食品。欲減少乳中實質。宜延長其哺乳時刻之距離。即遲喂也。且加增運動。加增飲料。欲加增乳中脂肪。宜多食肉類。欲減少乳中脂肪。宜少食肉類。欲加增乳中蛋白質。宜減少運動。欲減少乳中蛋白質。宜實行劇烈運動。此其大略也。若夫斷乳之期。歐美以六箇月或九箇月為率。我國較遲。甚有遲至三四歲以後者。太早有損。過遲無益。如小兒體重日增。母亦健康。則斷乳可稍遲。反是則速斷為妥。庶母嬰均沾利益也。斷乳之道。驟斷不如漸斷。春秋不如夏冬。如能以牛乳或食品之合於衛生者。逐漸代乳。嬰孩不覺其苦。且不患食滯等病。若斷乳後。遽予以米飯魚肉等物。殊為不宜。歐洲嬰孩之早斷乳者。亦非喂以成人之食物。而代以相當之食品。故能健康無病也。

小兒倘不能自乳。自不得不僱乳娘。然乳娘之體質。有強弱。性格有善惡。血行有徐速。乳汁有濃薄。是皆與嬰兒之成育。至有關係。故雇乳娘之先。有當察視者數事。

一、乳娘之年齡。乳量之多寡。乳汁之濃薄。隨人之年齡盛衰。而有變遷。故僱用乳娘。當先查其年齡。若何。按之普通婦人。以二十歲以外。至四十歲以內。爲盛年期。血力體格。皆以此時爲最發達。乳娘固亦以得此爲標準。惟在二十歲左右者。未脫青年期。血氣方壯。體質發育未已。因而乳質中之滋養分。比較稍少。及四十歲左右。則體力已漸就衰退。血行亦必遲緩。因而乳汁中養分。又患不足。以至稀薄。此所以乳娘之年齡。當與普通婦人少異。最適當者。以二十三、四歲至三十七、八歲之間。爲乳汁最佳之期。過或不及。皆非所宜也。

二、乳娘之生育數。乳汁與生育次數之多寡。至有關係。初胎時之乳汁雖濃。而乳量每患其少。至胎產愈多。則乳量愈富。而質愈薄。力愈弱。均非盡善。最相宜者。至少須在兩胎以後。至多不得過五胎。是在乳娘僱入之前。首須細詰其得胎次數。及其初胎年齡。若初胎過早者。亦有流弊。恐其體原早衰。難於恢復。所出乳汁。養分缺乏。影響遂及於乳兒之養育。故善用乳娘者。細詢其生育次數。與胎孕遲早。以定其乳汁之良否。或更檢及其所育男女之體格資質之優劣。則於其乳汁之效果。益顯著矣。

三、乳娘之體格。乳汁之良否與人之體格有直接關係。然體格強者乳汁未必定佳。體格弱者乳汁未必定劣。世俗僱乳娘每喜取肥壯之人及食量大者以爲其體必強。乳汁必多其實不然。體之肥瘠關於其人體質間所積脂肪之多寡。脂肪多者肥脂肪少者瘠。與真正之所謂強健者無關係。肥胖人之乳質常富於脂肪而歉於蛋白質及鹽分。嬰兒哺之誠有肥胖之效而無強壯之實。且反窒抑其智慧之發達。此實不利於嬰兒之成育。至於食量大小與身體強弱亦未必定有關係。卽食物多寡與乳量豐歉亦未必有關。蓋乳汁之濃薄常視食物之精粗而定。尤當以其人消化力之強弱爲斷。消化力強者食物雖粗仍能攝入多量養分補益其血液以增加其乳汁消化力。弱者食物雖多而精卻徒損其胃力。絕無裨於血液。故選乳娘者但當視其體質。實骨格強幹行動敏捷。善於操勞而食物則無論精粗美惡食量始終多寡如一。是眞所謂強健之體格。初不必問其身體之肥瘠。食量之大小也。惟有體格過弱血氣呆滯而所食反多。乳量亦富者。則其人或有內病。蓋此種人乳汁之多。所謂病理的而非生理的。爲人親者斷不可貪其乳量之多。反有害於嬰兒也。

四、乳娘之疾病。雇用乳娘之最可懼者莫如疾病。疾病之現於外者猶可避。惟其隱於內者爲最難防。少不加意。易致誤用。而禍嬰兒。故雇用乳娘必須檢查其有無暗疾。檢

查之法。或以顯微鏡。察視其血液。乳球中。有無病原毒菌。或診斷其脈搏之數。體溫之度。以定其體質之有無疾病。倘有疾。而可以醫治者。則爲之治愈。倘係有傳染性之惡症。或遺傳性之精神病等。非可一時治愈者。則決不可以誤用。惟檢驗診斷之手段。繁難。非請之於醫生。不可。然普通家庭。對於此事。輒不注意。以致受無形之影響者。不可勝數。故甚願一般之爲人親者。速矯斯弊。勿惜小費。而貽大害也。

以上四者。皆雇用乳娘時。所當注意之事。然中人之家。或以家庭經濟之故。不克雇用乳娘。則以牛乳哺育嬰兒。亦可。蓋獸類之中。求其乳質性分。與人乳相近。可爲人乳之代用品者。以馬乳爲最佳。次之。惟牛乳與山羊乳。最爲相宜。馬羊之乳。不可多得。而費價亦不廉。故用人乳保育嬰兒之法。普通皆用牛乳。其收效。與人乳相等。內地鮮牛乳。不可常得。每購用罐頭。煉乳代之。則工費尤較省便。惟無論牛乳煉乳。其成分性質。究與人乳不同。故樂用之者。當有種種周到之處理方法。方可收完全功效。今先將乳汁之成分。示其百分比。列如下。

成分

人乳

牛乳

煉乳

蛋白質

一〇〇

三〇〇

一〇〇〇

脂肪質

四〇〇—五〇〇

三〇〇—四〇〇

一一〇〇

糖分(乳糖)

七〇〇

四〇〇

五二〇〇

乳糖
糖合計

鹽分

〇二

〇七

二一〇

此外更各含有若干水分。三者之中。求其成分最近人乳者。斷推牛乳。煉乳則成分過於濃厚。不甚適於滋養。故保育嬰兒。果不能得人乳者。仍以取用鮮牛乳為佳也。茲更述處理牛乳方法之大概如下。

一、牛乳沖服法。乳汁成分中。最有關於消化者。即其主要成分之蛋白質。而牛乳之消化較難於人乳者。亦以其蛋白質成分獨多之故。試觀右表所載。牛乳中之蛋白質。多於人乳三倍。即較人乳濃厚三倍。故以牛乳哺飲小兒時。不可不加水。三倍沖淡之。使其蛋白質之濃薄。與人乳相等。然後服之。惟加水後。乳中糖分。亦因而稀薄。不得不另加白糖少許。以補其不足。此所以飲牛乳時。必須加糖。小兒始肯吸飲也。同時牛乳中之脂肪質。亦為水所沖淡。故邇來西洋人常於沖水牛乳中。另加乳酪。然自實驗上檢查之。此並非必要之品也。大抵自小兒生後至一二週間。每牛乳一合。沖水可三合。亦有以為過於稀薄。沖水僅二合者。此雖可略有出入。然其分量決不可時多時少。多則有損。少則無害。與其失之多。毋寧失之少也。

二、沖服牛乳之分量。沖服牛乳之濃淡。以及飲用時之分量。究應如何。常為一疑問。今就小兒生後之時日。而酌定其飲用之差如下。

小兒生後時日

牛乳沖釋法
(牛乳)(水)

薄牛乳一日
中之分量

純牛乳一日
中之分量

每日授
乳次數

每回飲
之分量

一週至三週

一合 三合

四合

一合

八次

五勺

四週至兩箇月

同 二合

六合

二合

八次

七勺餘

三箇月至四箇月

同 一合半

七合半

三合

七次

一合

五箇月至六箇月

同 一合

八合

四合

六次

一合三勺

七箇月至八箇月

同 五勺

七合半

五合

六次

一合二勺

右表所列第一項小兒生後自一星期至三星期間用牛乳哺育者每牛乳一合須用水三合沖薄之如是每晝夜間所用分量即為沖淡之牛乳四合四合之中所需純牛乳量須有一合此即表明小兒初生時每日須飲純牛乳一合也自此以後由四星期至兩箇月三箇月至四箇月五箇月至六箇月七箇月至八箇月間所列之分量均依此類推至於一月交替之時其分量須逐漸增加以至所當增滿之度為止多少濃淡既有定程次數固不妨酌量增減也五六月間需薄牛乳量為八合七八月間為七合半而需純牛乳量五六月為四合七八月為五合蓋小兒漸長所須之養分當求濃厚故沖水之量反減於前也

三、牛乳消毒法 牛乳中每含病菌易致傳染病症故購用之牛乳無論其新鮮與否必

先行消毒而後食用。庶無妨害。普通家庭之飲用牛乳。必先煮沸者。亦即消毒方法之一。但所謂消毒者。以殺盡毒菌。防其腐壞為主。故煮乳時之熱度。必高至百二十度以上。煮至半點鐘之久。而後乳中所含毒菌。方能完全滅盡。既沸過之牛乳。普通又多用碗皿等盛之。待其稍冷而後飲。此則大誤。以乳汁雖已消毒。而碗皿器具中。仍然有毒菌存在。空氣中亦無處無毒菌浮游。煮過牛乳。傾入未消毒之器皿中。則其中毒菌。復混入牛乳中。而變為有毒牛乳。及乳已稍冷。而空氣中之毒菌。又混入牛乳中。則與未經消毒之牛乳無異矣。故牛乳消毒。欲求其精密者。當將盛乳之器皿。同時亦置水中煮沸。一過則可以防其不致再有外毒之侵入矣。

於以上三者之外。飲用牛乳。尤當力防偽品。外國警察衛生。有檢查牛乳之責。我國內地。售牛乳者。殊罕。即有之。亦恐其作偽。或用煉乳亦佳。蓋煉乳仍不免有偽者。在擇其牌號老而信用著者用之耳。煉乳最易腐敗。不可不特加注意。用時須沖以沸水。初生小孩。每煉乳一匙。當沖以十七八倍之水。即須用十七八匙水稀薄之。及滿十月。祇須沖水七八倍足矣。但煉乳多飲。或至傷小兒胃腸。甚且有發嘔惡者。終不若鮮牛乳之愈也。半歲以上。或一歲之兒。如牛乳不敷。可參用稀粥。其法用少許白米。煮成稀粥。不可過濃。加入牛乳一二勺。取其略有甜味。使小兒不至厭食。惟次數須有定時耳。

(二) 疾病之調護

小兒有病。調護之難。十倍於成人。故保育小兒者。當預防之。於前弗令有病。不幸而病。其調護之宜。具忍耐精細之心。且宜有護病之知識。及觀察病象之能力。大抵調護小兒疾病之要。有三。(一)小兒不論其能言與否。彼心目中。必有一所喜之人。與所不喜之人。調護疾病。當擇其所喜之人。百計誘悅之。務使小兒歡樂而後已。(二)小兒起居飲食等事。每日須守一定之時間。若遲早無常。對於身體精神。爲害非淺。(三)凡小兒有痛苦者。其容顏及身體。必有特別現象。調護人當熟記此現象之觀察法。斯密司博士記小兒病象之觀察法。有三。(一)小兒頭痛時。其眉必緊皺。胸膈不舒時。其鼻管輒成尖形。腹痛則上唇必向上面翹轉。(二)身體健全之小兒。睡時必側向。有病後往往仰睡。伏睡者。其頭部或腦部。必有非常之痛苦。宜速延醫生調治之。若腹部作痛。則兩腿必常縮。(三)小兒啼哭亦足以驗病狀。腹餓則哭聲必響。且時以手指入口咬之。喉中有病。哭聲發啞。呼吸亦哽。咀而不爽。腹痛則哭聲急。以厲。腦部有病。哭聲必驟發而尖急。若受痛擊。呼吸器有病。哭聲必甚低。而覺暴躁異常。此其候也。小兒腦筋與神經系統。均極薄弱。萬不可使受劇烈之感動。譬如氣候乍熱乍寒。爲成人所不覺者。小兒受之。卽易致病。又小兒身體組織亦甚弱。往往在成人爲輕病。移至小兒之身。卽十分沈重。蓋不可不慎也。小兒萬一生外症或受傷等。決不可使之出血過多。

應立卽設法止之。以小兒體中所含血液少也。若夫小兒得病之後。普通當注意之事有五端。(一)潔淨。小兒除病症十分危險外。每日當洗浴一次。水之熱度以法倫表九十度至九十二度爲宜。時間當在早餐後二點鐘左右。天氣寒冷當就火爐附近處洗之。如火太熱。嫌其熏灼者。可於火爐及浴盆中間。障以布幕。浴後當拭擦極乾。脅下耳後頸部胯下等處。尤宜以乾布擦抹。撲以爽身粉。則更佳。所用肥皂宜擇精品。因粗皂中含有蘇打甚多。易傷皮膚也。(二)溫暖。小兒當無病時。身中所受溫度應較高於成人。病時應宜多著衣。惟睡時覆被不可過重。以其易傷小兒神經。且恐熟睡後將被擲去。反致受寒也。(三)空氣。病室中空氣最宜清潔。不論何時。窗宜常開。且當使時透陽光。室中乾燥溼氣不致侵入。則微生蟲無由發生也。(四)食事。小兒病時所食物品及進食時刻皆宜謹守。醫生之言并宜注意。食物調理之適合與否。(五)睡眠。有病之小兒日間宜使之睡眠。若干時。睡時應將窗簾下垂。使室中光線薄弱。俾易於入睡。惟每日當守一定之時刻。以養成其睡眠之習慣。否則神經擾亂。過甚。夜間必難安睡。非獨啼哭煩惱。令看護者勞苦萬狀。且病勢亦必因此增重也。

小兒普通之病。調護最不易者。今略述數種及其調護法於下。

一、天花。天花爲小兒普通之病症。雖不甚危險。而小兒因此夭殤者比比皆是。據醫界之調查。小兒死亡之總數。患天花者實居大半。故當發生之初。卽須延醫診治。不可因

循坐誤因天花極易引起他種疾病兩病同時發生生命危矣天花起伏之時期大約前後不過兩星期初發時有類傷風體部及頭部皆發熱且必咳嗽打嚏眼有水光至第四天豆粒皆自面部發現尤以髮根及耳後爲多未幾遍及全體色深紅其粒由小而漸大眼中之水光及身上之紅色皆隨之加甚此種現象乃天花必經之程序豆粒雖多並無妨礙惟恐其猝然隱去身現青黑之色則危險萬分非立延名醫救治不可醫生未至之前可先將小兒洗一熱浴爲時不宜過久約三五分鐘浴後揩拭乾淨令睡於絨毯中靜待醫生豆粒既見熱度必隨之增加如無他病發生三五日後其熱自退惟當出天花時氣管及肺部易受影響故不宜受風應使之睡於溫暖之室中且不可稍受溼氣因小兒患天花後體質極弱一受外界感冒即易轉成氣管支炎及肺炎等症大約小兒患天花後至少須俟一月之後方可出門冬天尤宜謹慎又小兒患天花後易成紅眼病甚至盲目此事當天花發生時即須留意如見其目光發炎即不可使之見燈光與日光尤不應任其用手摸擦如所患僅有一目更當謹慎以免累及他目每日可用熱水沖礮酸洗目一二次洗時當用藥房所售消毒棉花揩抹之此棉用後隨即棄去不可存留復用也天花最易傳染凡患此症者宜獨居一室勿與他兒相混其傳染力最盛之時即爲豆粒初見之時食物宜聽醫生指示大概以乳類及性質

和平之菓類爲宜。其他堅硬之餅餌糖食等皆不宜也。

二、百日咳。百日咳亦小兒普通症候之一。初生之小兒每易患之。大抵死於此病者以未滿一歲之小兒爲最多。其病象與氣管支炎相似。初發時體先發熱。後乃現暴躁之狀。胃口甚弱。且有粗聲之咳嗽。至第十日病勢愈危。每咳必有嘶嘶之聲。咳聲亦短促。氣若不接。有此現象。可知肺中已無空氣。故停咳之時。必作深呼吸。呼吸時喉中阻而不潤。乃發嘶聲。終且嘔出血痰。而病已十九不可救矣。然有時但作急迫之短咳。而喉中並無嘶聲。亦係百日咳之一種。患此病者。每日約咳嗽兩三陣。至猛烈時。口鼻流血。殊可怖也。百日咳之調護法。與天花略同。睡房中宜溫暖。不可受潮溼之氣。當咳嗽時。看護人應抱之手中。撫摩其胸際。咳後須休息若干時。方可進食。所食之物宜取易於消化者。然亦不可以其難於消化而使之受餓。受餓則體必更虛。其食品則以乳類爲最宜。有時在乳汁中可以加入消化之藥品。病愈後可常食魚肝油。或攜至山水清幽之處。交換空氣。且自發生後。至咳止時。不宜與他兒同居一室。以防傳染。

三、驚風症。驚風尤爲小兒易患之症。調護稍疏。卽易致命。其致病之原因有三。一因食物失宜。多食有粘性之物。二因齒牙有病。三因空氣不潔。患此病者。每易轉成他症。如喉症痢症之類。當小兒初出牙時。發生尤易。故在此時期中。更宜加意調護。第一當注

意其食物之能消化與否。第二不可任其大便閉結。第三應常至空氣新鮮處游散。所食之物以乳類爲最宜。或飲以清水不可妄食他物。凡患驚風之小兒一面當延醫診治。一面可將小兒之衣服脫去。浸其體於熱水之中。浴之惟僅能浸及其頸際頭部。則當以冷水巾裹之。如浴水漸冷可加以熱水。頭巾漸暖可換以冷者。至十五分鐘之後。乃將全身抹乾。臥之溫軟之絨毯中。靜待醫生數日之內。食物宜少。或僅飲清水以防復發也。

(四) 玩具之關係

小兒生不週。睥已知戲弄玩具。未嘗學而後知。亦不待人之教而後能稍長。則資質聰穎者尤能自運心思。造爲種種遊戲。玩故保育小兒者。於其起居飲食疾病之外。尤當注意玩具。此於小兒將來之智德大有關係也。昔孟母三遷而後孟子好爲俎豆揖讓之戲。卒成大賢。世之爲人親者。多未省玩具之與兒童其效力如此。每任意授與不問其損益。以爲兒童得玩具即可安然。勿啼哭其溺愛者。不願輕拂小兒意。率恣其所欲。於是驕縱貪得之弊。成於孩提襁褓之間。至於成人而不可復革。甚可歎也。

自玩具之關於兒童視聽者。言之小兒初發育之時。聽覺尤爲靈敏。稍有音響。必舉目四顧。傾耳而聽。若審其音之所自來。及既聞其音。則又手舞足蹈。若喜其音之美者。例如持搖鼓。

搖之小兒常隨其鼓音搖動之次數以舞其手足作不勝喜悅之狀設驟聞大聲或不規則之音響必現驚懼之色甚且啼哭則其時小兒之聽覺已大受激刺耳鼓與神經亦必爲之振動不安其害之鉅雖五六齡之兒童尙復難免故玩具之發音響者必求其聲美而有節次爲主此玩具之關於聽覺者也若夫玩具之於視覺影響亦大蓋孩提時感覺之銳敏在吾人一生中爲最強其時目所見之物形有深印腦中至老而不退滅者故一切玩具之模擬物形者務以實物之模型爲最佳其物之形色配合必求其酷肖實物者與之其有擬作想像之事物而非真正之實物者如神龍鬼怪之類亦必選其形色與模型物類似者取之若與實物或模型物之形色全反者如肆中所售惡劣花紙泥塑物型等繪虎豹而紅綠其毛色者有之繪人物而紅綠其膚髮者有之甚至雞犬而無尾足者有之魚鳥而缺鱗翅者有之奇形怪狀用爲玩具恐兒童習視既久遂誤以虎豹魚鳥之像乃如此終留一亂雜之幻影於腦中而不能去其弊最深不可不注意擇別者也

玩具既能與小兒以種種之知覺則似宜以多爲貴矣且小兒亦多喜新厭故恆欲變換其所玩之種類或喜收藏玩具多多益善在家長亦以愛子之心勝每多覓玩具供其戲弄其實玩具過多反易養成無恆心之惡習而令小兒之視覺鈍拙何則如居於都會之小兒所見所聞者廣視聽之感觸移徙無定因是不能專注感覺之運用遂致錯亂久則至於鈍拙

勢所必然也。若居於鄉村間之小兒，見聞絕少，所感觸之事物亦至有限，且以交通不便之故，玩具每患不能多購，即有亦多簡陋，樸素而少奇巧之品，正惟其玩具之不可多得，小兒遂視其所有之一二種，永以爲寶，鄭重把玩，不敢毀損，即此足以養成其愛物之心。又因其玩具之少，所注意者始終僅此一二種，思想觀念因以專注，專注則活用隨之，能就其所玩者，自出新裁，設爲種種戲弄之法，則智慧亦得藉是啓發，不亦善乎？故小兒之玩具，寧少勿多，寧樸勿巧，願世之爲人親者，勿以溺愛之故而誤小兒之耳目聰明也。

玩具必當慎爲選擇，察其性質、色彩及危險與否，並須價廉而不華，無養成奢侈心之弊者，始可供其玩弄。今述玩具選擇法之要於下：

- 一、須易得知識者。玩具必選其有益易得良善知識，而無惡知識之影響者。
- 二、無危險者。玩具之質地以安全堅牢無危險可慮之品爲上。若洋鐵、鉛絲、鐵針等類所製者，雖美勿取，以其危險多也。

- 三、須堅固者。玩具必以極堅固牢實者爲最合宜。一則不易破壞，把玩可久，省費用，而與小兒以持久之習慣。一則令小兒玩弄牢固之玩具，自然能生堅實之精神也。
- 四、色彩等之無害者。玩具有塗色彩者，最宜注意，恐小兒誤入口中，致中其毒，則遺害非淺。如赤、青、黃、紫等，每含毒質，不宜選用。否則亦當選其不易脫色者用之。

五、酷肖實物之模型者。玩具圖繪等離實形過遠者易誤小兒之思想壞其記憶逼近眞形者則與實物示教差近令其把玩牢記於將來受正當教育時大可喚起其興味獲益匪淺。

六、當與以善感者。小兒戲弄之物必當求其有善感者最爲合宜否則對於實物亦將視若玩具之戲弄遂成惡性矣。例如蟲類鳥類等模型雖價廉質堅酷肖實物而不甚宜於善感蓋以此等爲玩既久則如遇實物亦將加以戲弄或至成爲殘酷之行也。

七、價值低廉者。玩具必求廉價者購之一則毀壞不甚可惜一則利於經濟且小兒習玩高價之物低廉者非所喜遂致養成奢侈之心此最可懼之流弊也。

兒童年齡漸長已能步趨之時則尤好能行動馳走之具如小鐵輪車人馬牛羊模型之類其次如刀鎗礮銃之類亦此時之所好蓋在四五歲時童心正盛天然之智慧亦漸發現故恆喜藉各種象眞之戲具以模倣人事如戰爭競技及種種武藝等此種智慧正可善用利導不必妄加抑制蓋普通家庭見小兒喜刀兵鎗礮戰爭競技之事以爲行涉頑野輒思呵止不知此實有益兒童尙武之精神也故凡國徽旗章兵隊人型礮銃指揮刀軍樂器械飛船飛機模型兵艦輪舟汽車電車火車等模型及各種黏土像木雕像之有關知識學問者均可作爲玩具但須家長指導有方便可隨事得益此雖寓有教育之意然其中關於兒童

身體之影響者亦多故附著於兒童保育法之後焉

第三章 母教之效力及方法

人生最初感受教育之力卽母教之力是也。自襁褓之中以至能言語趨走之後無一不受母之指導及其成長受業學校從事職業而其性質好尚猶以早年受母之感化爲尤深。吾國賢母其儀範所在人子終身式之已如前所述矣。至於今所謂家庭教育者其大部分實操於爲母者之手故爲母者不可不以子女童幼時教育之責引爲己任。凡事先入爲主則母教之方法誠宜預講也。綜而言之教子女之道有五。一曰導其性。二曰廣其志。三曰養其才。四曰鼓其氣。五曰攻其病。母教之方法雖多要當以五者爲歸矣。然母之教固當與父之意見一致。世間善良之子女何莫非其父母有善良之教訓乎。凡爲母者固多有未受充分之教育是宜在平日而勉力預備教育子女之資格。然決不可以己之淺學自諉。便云對於子女亦覺無以爲教。蓋爲母氏者但能引導兒童於普通道德之基礎。養成其誠實之性格。已爲無負母職。兒童所賴於家庭所賴於母亦不過如此。若夫高深之學術自當求之家庭以外也。

故母氏之天職卽在養成兒童普通之美德。但一加之意。固爲母者人所能也。今輒條列此等普通之美德及其養成之方法可以觀焉。

一、養成兒童從順之德。

兒童諸美德之中尤以從順爲最要。蓋兒童知識未充其行爲全賴父母之指導使任意行動於父母之命亦不能聽受則望其成德也難矣。故有服從父母命令之習慣然後有服從善德之習慣。服從父母之命令非強之也出於自然也。猶服從善德之習慣非強之也亦出於自然也。父母豈必事事強兒童之服從哉。於一事而加以訓戒或禁止則兒童自能由此推之他事之當爲與否蓋漸引兒童使有辨別善惡之能力則自然日趨於善而不自知也。故欲兒童之從順不在迫之以威怵之以勢而在潛移默化之功者多矣。大抵母氏之於兒童其戒飭與命令極宜簡單。兒童最幼少時未有完全之理想非悉能理解。母氏言語之全部也。惟察其母言語之聲調高低抑揚而知其命意之所在。如母氏爲莊肅之容貌嚴厲之音調其子便知此爲母氏對己有所呵斥。凡母之聲音形態之種種不同實爲兒童窺伺其母喜怒哀真僞之具。外此非所及也。故母將誥誡兒童但表示其聲音形態已足。卽爲之說明。繁悉詳盡兒童反茫然不識其真意。不如僅擇其不得不言者言之簡單明瞭爲短刀直入之勢。既言之後當暫時沈默。此等方法最爲有效且獨對於幼少之兒童卽對於年齡稍長者亦可適用也。欲使兒童迄於長成均無背母之訓誨必於幼稚之時依此法使成。從之習慣自來。寡言沈默爲人所尊。母之對子何獨不然。今舉一淺近易知之例。如有人赴音。

樂會其初。至時聞妙手奏音樂。驟聽者無不心悅神怡。然此美妙之音。延至數時。繼續不止。則聽者亦漸生厭倦。對於兒童之告誡。命令亦猶是也。況告誡命令與音樂大異其趣。一入耳能使人起一種之厭感乎。由此觀之。饒舌多辨。欲使兒童養成從順之美德。實非善法也。蓋父母雖當使兒童從順。而不當汨沒其自由之意志。若束縛馳驟。使強就我範圍。亦不足貴矣。萬一喋喋者爲兒童所厭。且反引起其執拗之性。可不戒乎。

爲母者欲誘其子之從順。或立約懸賞。以要結而鼓勵之。此亦不宜。如曰。汝勉爲某事。吾將以何物賜汝。或吾將挈汝同遊何處。此等要約條件。近於買賣上所立之契約。亦足使兒童從順。父母之心因而減少。且兒童於從順父母。既因有所利而爲之。則能喚起兒童之利己心。無利於己者。均以爲損。是養成其卑劣之思想也。某家兒年六歲。一日不聽母語。母乃終日對之爲不愉快之態。其夜兒對母言曰。明日吾必從順母之命令。其母不答。次日乃問兒曰。汝昨夜云何。答曰。吾言今日順母之命。母得答後。終日注意其子。果舉止溫和。絕無違拗。於是母乃讚許之曰。汝能守昨夕之言。殊足嘉尚也。凡不計其能否實行。濫與兒童立約。而強其履行。此大不可履行。契約在成人猶有以爲難者。何得責之兒童乎。惟兒童自提出契約之時。則可容諾之。能履行則加以讚賞。否則示以冷眼。此法最爲適宜也。

二、養成兒童誠實之德。

誠實之德爲人格上最要之標準。亦當養成之於兒童之時。所謂誠實者。卽不屑虛言。不爲僞善也。爲母者當盡其教育之力。使兒童以誠實爲第二天性。然若勸之以賞懼之以罰。使兒童不得不強以誠實自銜。此又未可蓋養成誠實之德。不尙矯飾。必一言一動率意而出。不知不覺。自然合於誠實。斯乃善耳。如此固至不易欲臻斯效。第一則父母之行爲。先須光明正大。兒童乃可引爲模範。又父母不宜對於兒童漫爲不誠實之言動。例如母以無影無形之事。認爲真實。告之兒童。以資談笑。在母氏雖一時姑妄言之。而兒童往往信以爲真。甚非所宜也。婦人對於其夫。固當以誠相處。卽對於他人。亦萬不可有言行表裏不符之事。萬一母氏感不愉快之事。則不必掩飾。直截明言之可也。若憚於明言之事實。則其始當勿現。不愉快之容態。更以不出於口爲宜。例如母忽自語曰。今日某人將來訪吾。甚不欲面晤其人。迨所不欲晤之某人。既至。則母之狀態。大不同於其言。滿面含笑。款待甚至。若甚喜其人之來訪者。當此之時。在旁兒童。見前後之狀況。豈不起迷惑之念乎。夫表裏反覆。爲交際上不得已之秘術。然以演於兒童之前。則母氏之秘術。忽爲兒童所模倣。兒童因此起表裏反覆。亦無不可之念。雖日教之以誠實。終不信矣。

兒童有過失。往往哀請其母。爲之秘密。勿使父知之。母氏此時當用如何之手段乎。若容兒童之請。則兒童於此。卽得一種隱秘之惡德。隱秘之次。卽爲虛言。虛言之次。卽爲僞善。由此

等。順。序。而。入。於。邪。道。則。兒。童。將。成。何。等。之。人。物。不。難。推。測。而。知。此。固。多。由。母。氏。之。溺。愛。而。然。也。夫。兒。童。過。失。而。爲。秘。之。使。其。父。不。知。畢。竟。自。使。其。子。爲。不。德。之。人。而。已。誠。實。愛。子。之。賢。母。必。不。取。此。至。愚。之。手。段。也。兒。童。過。失。母。當。據。實。以。告。於。其。父。當。此。之。時。或。代。兒。童。謝。罪。或。代。兒。童。求。寬。大。之。處。置。如。此。則。母。氏。對。於。兒。童。之。慈。愛。及。對。於。良。人。之。公。明。心。可。謂。兩。得。其。當。且。能。與。兒。童。以。良。好。之。教。育。的。感。化。若。母。氏。爲。兒。童。隱。蔽。其。過。失。則。兒。童。以。爲。但。得。母。氏。之。愉。悅。雖。爲。惡。戲。亦。屬。無。妨。甚。足。起。兒。童。敢。爲。不。善。之。思。想。再。進。一。步。則。漸。起。吾。母。愛。我。吾。父。惡。我。之。念。若。此。則。兒。童。前。途。無。大。希。望。也。

母。氏。對。於。兒。童。平。時。當。使。其。心。之。所。藏。盡。得。宣。之。於。口。庶。無。礙。其。坦。白。誠。實。之。意。雖。其。所。言。繁。瑣。無。趣。味。母。氏。亦。當。傾。心。聽。之。不。爲。禁。止。蓋。此。正。足。以。見。兒。童。之。天。真。使。於。一。言。一。語。皆。指。其。何。者。當。言。何。者。不。當。言。則。兒。童。心。中。含。蓄。之。事。必。多。所。秘。密。隱。蔽。於。母。之。前。卽。爲。不。誠。實。之。漸。矣。故。兒。童。不。必。責。其。沈。默。及。導。之。以。僞。也。然。有。當。注。意。者。兒。童。好。訐。人。之。短。此。雖。非。虛。言。終。爲。惡。習。母。氏。不。得。爲。之。推。波。助。瀾。譬。如。妹。見。其。姊。爲。惡。戲。而。陰。白。其。母。母。對。於。此。豈。亦。當。悅。而。聽。之。歟。是。必。不。然。蓋。彼。所。以。白。母。之。意。出。於。愛。誠。實。之。思。想。少。出。於。買。母。氏。歡。心。之。思。想。多。若。加。以。獎。厲。則。將。來。必。逢。人。意。旨。陷。於。卑。陋。故。母。氏。斷。宜。排。斥。其。報。告。而。不。顧。也。至。於。兒。童。好。爲。夸。張。之。言。亦。當。量。爲。約。束。納。於。軌。物。惟。不。可。箝。制。太。過。於。言。語。之。無。害。者。不。

妨聽其自由也。

小說神怪之事荒唐無稽之言亦有損於兒童誠實之德嘗見婦人與兒童閒話輒好及鬼神妄誕之事徒以增其幻想爲不誠實之基且足以生其恐怖心不可不戒也。

三、養成兒童廉正之德。

不侵他人之權利及所有物此之謂廉正之德賢母必使兒童有此廉正之德之習慣物非己之所有則不得妄取雖至微細之物必使之能辨別人己之界限凡兒童在己家園庭中折一花摘一果務須先經父母之許可蓋園庭花果爲一家共同賞玩之物非一人所得而恣取如是則入他人園庭自不敢輕攀折其花木矣尊重他人之權利力除自私之心最爲教育重大之事爲母者每忽而不察甚且導之殊足歎也例如母攜其幼兒散步公園此兒任意折弄其花草污毀其器物而爲母者不加呵責或有時自折其花一枝歸以誇示家人是不異躬導兒童以破壞廉正之範圍也兒童不知公德他日入學校則可竊同學之文具漸至盜他人之物毫不爲怪安得謂非母氏有以啟之乎。

廉正之觀念不經實際練習不能深印於兒童之腦中而練習之方法在使兒童對於他人所有物爲嚴密之區別雖在一家之中對於他人所有權亦當施相當之尊敬蓋一家各有一家相承之習慣最宜鞏固保持例如某家父母常用之器具兒童不得擅用某家父母常

御之坐席。兒童不得僭坐。又某家當會食時。父母之坐次。與兒童之坐次。均有一定。此雖細事。然使兒童確守而不犯。則將來自知他人權利之不可侵。故已經規定之事。必不宜兒童之驕縱。而有所變改。卽以嚴厲之方法行之。不妨也。

推之精神之方面。亦當嚴人之己之別。與物質之方面同。如几上有一信。雖已開緘。由尊重他人之權利觀之。亦不可妄自取閱。此等事。不可不使兒童知之。蓋不經人承諾而讀人之書。信或閱人之日記。或啟人之手簿等。皆爲侵害他人精神上之權利。以他人之秘密本與其所有權一律當尊重者也。

兒童如有拾取或攜帶他人物件。視爲己有。爲母氏所發覺者。當推究其所自來。使自還之。欲養成廉正之觀念。時時語以關於廉正之故事。亦爲有效。務使兒童知廉正爲人間當然之道。德的行爲。如是方可滿足自己之良心。全人類之義務。而受他人之尊敬。則自兢兢以此自勉。久之則成習慣矣。

四、養成兒童勤勉與秩序之精神。

人生不可無職業。對於職業不可不勤勉。而處理之極有秩序。如是習慣亦當養成。於兒童之時。兒童平日以游戲爲事者也。爲母者當以有用之事寓之於游戲之中。使兒童於游戲一方感快樂之趣味。一方能起經營事務之自覺心。譬如爲母使兒童著手一種事務。當注

意稽察勿任其半途而廢當鼓舞其興趣使注全身之力以期事業之克成如其事不適兒童之能力易起其倦怠者則避而勿與務鼓舞其勇氣始終忍耐以將事此於兒童將來大有利益也兒童稍長受業學校及校課之暇當於家庭之內使執一種之事務既當責其完成則不可令擔負過重以妨學業如揆兒童之年齡於室內或園庭劃定區域使任掃除之責或任兒童所好選擇一事按日反復而爲之方其爲之際母宜著意監督勿使流於粗率必首尾圓滿成就而後已成就之後母可表其歡悅但不宜輕加褒賞或爲之賜品以酬其功蓋如是亦足生兒童利己心甚有流弊也

女子數歲則當教之佐治家事如縫紉以及室中整理廚下滌器之類皆宜練習庶長大易於嫻熟也凡兒童入校修學罷課之後爲母者並當詳詢今日所授何課使之講解有錯誤者卽爲指出使其自行注意復講一次則可免其對於功課草率之念總之兒童漸長母氏當設法誘導使其動作合於規則凡性質活潑之兒童多不願爲有規則之事所治之事或半途廢棄或同時並舉數事一無所成如斯兒童極無忍耐力多喜簡易之事務欲以輕率成功使爲母者於此而忽視之則兒童將來必不能爲有規則之事務遇事均爲皮相之解釋終不能成著實足信賴之人故不可不早有以矯正之也

爲母者欲養成兒童秩序之觀念則當仔細監視兒童之行動對其破壞秩序之行爲萬勿

輕易。忽過。例如。兒童。取出。玩具。之時。使用。後。當。使。之。一。絲。不。紊。陳。置。於。原。置。之。地。位。使。其。玩。具。一。經。母。氏。查。問。均。能。即。時。道。其。所。在。如。是。整。頓。方。爲。可。嘉。倘。玩。具。與。學。校。器。具。衣。服。等。紛。亂。堆。積。此。等。舉。動。決。不。可。寬。恕。又。或。假。手。於。僕。媪。以。助。其。整。理。亦。決。不。宜。即。使。兒。童。疲。欲。就。寢。或。近。食。事。之。時。間。亦。當。督。令。整。理。之。後。方。得。就。寢。就。食。整。頓。未。畢。決。不。許。暫。離。萬。一。兒。童。不。遵。約。束。雖。加。以。相。當。之。懲。罰。無。妨。也。

年。齡。稍。長。之。女。子。見。衣。服。破。損。當。即。時。著。手。修。補。如。不。能。自。爲。之。時。當。以。其。意。達。於。母。氏。但。其。破。損。之。原。因。倘。由。於。兒。童。之。輕。率。行。爲。者。母。氏。不。當。立。刻。爲。之。補。其。損。缺。必。使。之。深。感。不。便。悟。輕。率。不。注。意。之。非。而。後。可。徐。容。其。請。也。大。抵。幼。女。十。歲。至。十二。歲。時。一。身。之。事。當。使。其。不。待。命。令。而。自。處。理。母。氏。但。從。旁。監。督。之。而。已。及。年。齡。益。長。已。身。以。外。更。當。使。其。服。從。母。氏。之。命。令。守。規。則。竭。能。力。以。助。理。家。庭。之。事。務。也。

五、養成兒童節儉之德

教育。兒。童。使。能。以。儉。約。爲。首。亦。必。要。之。事。也。例。如。兒。童。得。多。量。之。餅。餌。勿。使。恣。意。飽。饜。當。留。其。餘。以。貽。弟。妹。此。爲。適。合。於。自。然。經。濟。上。之。原。則。也。世。之。爲。母。者。或。欲。使。兒。童。爲。不。鄙。吝。之。人。多。與。以。物。品。使。充。其。所。欲。此。殊。不。合。理。蓋。鄙。吝。固。不。可。浪。費。亦。不。可。將。養。成。兒。童。節。儉。之。習。當。於。童。時。使。之。認。識。物。品。之。價。值。及。金。錢。之。價。值。念。物。力。之。維。艱。知。來。處。之。不。易。庶。能。加。

以愛惜耳。

兒童年長後母氏當使知金錢適宜之應用法或與少額零用之錢任其自由使用而使用之金額當使一一記入賬簿如此則兒童知以目前之快樂消費金錢究非正當用法則節今日不急之費供他日有用之資此理自能領悟而實行之於是定期使兒童計算賬簿而爲之監督此爲母者之任務也。

母氏不宜聽兒童之請隨意與以金錢又不宜使兒童起以他人金錢炫自己體面之想例如母與其子以金錢而告之曰汝以此與貧苦之兒童是使兒童因他人之金錢以行事徒引起其倚賴心實無何等之價值且此等手段非能使其憐憫貧民之心由衷而發徒使兒童爲布施之媒介者而已惟兒童能棄捐己之金錢施與貧兒方是自表其慈善之意志爲有道德價值之善行矣但母氏亦不宜輕賞其善行使有自炫之心也。

鄙吝性與浪費性之間卽爲節儉故節儉決非鄙吝也倘爲母者日以計算金錢爲事持籌握算喜毫釐之增加或受他人之贈遺則對於兒童前評其價值此皆足以起兒童之鄙吝性不可不慎也兒童幼時常富於破壞性於所得玩具隨意破壞母氏於此當養成其重視物品之念是節儉之根本也卽於其所最愛之玩具或物品一旦損壞遺失久久不爲修補或更買則漸知重視物品矣欲治兒童之浪費性或於幼小時與以貯金匣遇有相當機

會即使貯蓄金錢俾知其金額雖少若經十年二十年之歲月亦能逐漸增加成爲巨額則平日自能省無益之費而從事貯蓄矣。

六養成兒童之自信力及自覺心

人類若無自信力則無以立於社會蓋有自信力然後有堅固之意志勇往之氣概而能履行一身所負之義務也此力固自具於人人身中惟不自覺耳自信力與自覺心實有相互之關係母氏當指導其子之時非巧於啟發其善善惡惡避醜愛好之自覺心不可其所以善善惡惡避醜愛好者蓋因本心之自覺而非畏其母之懲罰而然也自覺心不發達之兒童多乏決斷之力對於事物每躊躇不知所故爲母者遇有機當使兒童意志確實例如母出二物使子自由選擇其一而由所生之利害使兒童自負其責任然於選擇之前母氏當先說明其物體一切之關係使得瞭然孰爲利害得失乃令其速斷而選擇其一既已選擇則不許更換此亦足覘兒童之意向以成其果敢之習慣也。

母氏教其兒童當使養成先難後易之習慣無論何等事業能排除當初之困難其間自生種種興味及其成功尤感種種之愉快故母氏當使兒童對於困難之事業注全力而當之無奮勇勃發之氣事未有能告厥成功者也此於養成自覺心亦爲極有效之手段又兒童已著手之事當使竭力繼續進行勿使半途廢止又兒童爲一事後雖其結果有如何不完

全之點亦不宜對之爲悔惜之態當鼓舞獎勵之使有後此不更失敗之希望同時覓機會使再爲之而得良好之結果焉

身體虛弱及神經過敏之兒童大概乏決斷力遇事逡巡遲疑不易發其自覺心母氏對此等兒童不當謂其生性懦弱不復強以所難之事當竭力鼓舞使之奮起決心常以精神一到何事不成勉之不可更進畏葸退縮之言使其志氣益沮喪也從來人類之精神愈磨鍊則愈鞏固若過愛惜而寬縱之其力亦必日即微弱凡神經過敏及富於倚賴性者易爲喜怒哀樂之情所制皆年少時父母過於溺愛之所致也兒童少時過受父母憐愛養成驕惰之性成長之後每無抵抗社會風潮之力成爲意志薄弱之人不能克外物之私不能勝自己之欲終歸腐敗墮落而已

兒童之自覺心非得實際上修練之機會極難養成此等機會一視母氏教育的技能爲如何母氏如屢以此機會與兒童使之修練其自覺心及其成功則能使兒童益篤信自己之能力自信力既由此日益發揮而克己之功亦益益增加例如執拗之兒童一旦能自抑制以從順其母之時母氏可先試以小弟妹之監督託之母氏對於兒童如此發表信用兒童必大感母氏之知遇且爲名譽心所刺激不敢不勉力自治以爲小弟妹之模範矣凡人自覺一次失其信用則其道念之根柢亦因而動搖若自覺一次能博得信用則其道念之

根柢亦因而鞏固且必益求所以副其信用故爲父母者雖發現兒童道德之弱點不可使兒童抱對於母氏不信用之感當予之以自新之路及悔過發憤之機母氏見兒童有過不宜直斥之曰汝所爲如此將來決無希望蓋使此等言語出於母氏之口兒童一方既已失其自信力又由其母口中聞後此無復希望之語則其自覺心與自信力全然墜地遂至於不可恢復矣此母氏所當注意者也

七 養成兒童禮讓之觀念

兒童之動作有優美之儀容則能使人起一種之快感此爲家庭良好教育之結果也然在舉動自然嫻雅非拘拘形式儀節之末故欲使兒童知禮讓之實必隨時使其謹於不規則之言動而對他人常能表充足之好意至於社交上必要之禮節使略知一二可矣兒童未嘗世味未達世情無論對於何人心中本不存一毫之私曲母氏再能導之以禮使務施相當之敬意不以富貴貧賤爲差殊於兒童將來之品性大爲有益蓋阿富貴輕貧賤者流俗之惡慣不當令兒童染之卽對於僕婢亦不可恣爲陵藉兒童每傲父母之舉動加威於僕大不宜彼僕婢年事多較長於兒童卽有所役使亦當表示其好意也

家庭教育之善良與否可徵諸其兒童之言語形狀而判斷之所謂孔氏家兒不知罵亦教導之力有異於尋常也兒童於命令婢僕之時敢爲傲慢不遜之言語卽此已可推知其家

庭教育之缺乏矣。故有教育之家庭。兒童對人必有謙讓退抑之美風。兒童對於尊長當時存退讓談話亦須有秩序不得妄言。父母之姑息兒童者每恣其意之所欲而聽任之不加裁制。輒曰渠年稚無如何也。如是每致其陵侮。長上食事之際不守靜默。尊長聚談恆前僂言或妄佔一室之上席或排除他人而自據其坐次或妄取他人之所有物或直視來客之面。父母在旁熟視若此情狀不以爲異殊可怪也。然於客前大聲叱咤子弟亦非佳象。恆使客踟躕不安要在教之於平日耳。

母氏欲於家庭之間養成兒童謙讓之美德其機會亦正不少。例如當食進饌先及尊長餘乃分給兒童如其率先請求當止之以目積久則彼自知長幼之序之不可亂矣。兒童有貌爲謙遜而心懷貪欲此亦不佳。譬如長上有所頒賜其欲得之色已見於面口猶力辭不欲如斯僞善極爲可鄙。爲母者當與以忠告使自白其真意若可容許之時卽容許之。旣固辭之物後此再有請求亦宜斷然拒絕。蓋所以懲其僞善也。又世之爲母者每見兒童之嘵嘵多辯遂誇其子之才智過人殊爲大謬。此等兒童長成之後將爲越分之人且將遭人忌嫉亦何取乎。爾凡兒童侍坐長者非有問不可答。答則當用極謙異之語調。又兒童聽他人之秘密告於其母母聞而悅之此並啟兒童虛僞之漸不可不戒也。

八養成兒童仁愛及同情之觀念

欲兒童將來爲幸福之人。非先使兒童爲富於慈愛之人。不可。然兒童愛之觀念。必家庭中。有此根蒂而後。乃能滋長。譬如父母之間。屢起衝突。如此家庭。斷不能養成兒童愛之萌芽。即使父母之間。不起衝突。而關係甚爲冷淡。家庭之中。無和藹之氣。亦難使兒童有愛之觀念也。乃至一家之中。各自謀其利益。對人無親切之愛情。或虐遇僕婢。不加憐惜。亦從無周急濟難之事。皆無以引起兒童對人之愛情。故慈愛之教育。必母氏胸中。充滿愛情。而後能與兒童以適當之動機也。

母爲富於愛情之人。方能養成兒童之愛。固已然。母氏之於子女。又不可陷於溺愛。故有子女數人。則愛之之道。宜適如其度。勿於子女之間。而愛情各有差別。又勿使兒童但知愛母而愛父之念。較薄。且當令子女間之兄弟姊妹。互相敬愛。無一毫嫉視之心。乃能致家庭和睦之象也。萬一彼兄弟姊妹。忽有衝突。母立其間。不宜遽下裁判。當先使自和解。偷仍爭執不已。母乃略論其曲直。然於曲者。不必加以懲罰。但責其愛情之缺乏。而啟其自覺心。使知己之有過。爲母者不宜聽兒童之告密。蓋兄弟姊妹之間。而互相告密。是大損其愛情也。在家庭之中。能致其和愛。然後雖於家庭以外之人物。亦能起其同情之念。而殘忍刻薄之行。寡矣。同情本基於人類。先天之性質。不假學問。自然爲人所同具。兒童所有同情之觀念。常因嫉妬怨恨等。而爲之遲鈍。因輕率浮薄等。而減其分量。母氏欲使兒童養成同情。須示

以實際之模範。如見他人之喜怒哀樂而時指導。兒童使表其相同之感。不惟對於人類。卽對於動植物之榮悴生死。皆使有共其忻戚而大不忍者焉。此養成同情之道也。當其間亦不能無所差別。蓋於瑣細之事物。輒發過度之同情。是又兒女子之通弊也。如見一蟲鳥之死。一花木之折。恆爲之涕泣不勝其悲。卽未免太過。故同情亦要適於中道也。

同情之實行。若不得其當。則反足以損其價值。今有人於此。見一人疾病痛苦呼號以爲生。不如死。夫死誠可以免其痛苦。若聞者從而死之。是因同情之故。不憚手殺其人。以遂其免痛苦之志。是實殘酷之至。而不得謂表同情於其人也。又如罹熱病口渴之人。醫者戒勿飲水。而看護者憐其渴極。輒進水使飲之。此因同情而反增人之病。如是者皆欲爲同情而不得其道者也。故母氏養成兒童之同情。尤當使之循乎適當之軌道。勿致於過不及焉。

九、養成清潔之習慣

清潔於人健康。至有關係。好清潔之特性。於人類精神。有絕大之影響。然爲母者之使其子女愛清潔也。往往以清潔與虛飾混同。不知二者性質迥殊。虛飾之人。其實際多不潔。勉爲清潔。其弊每陷於虛飾。此不可不察也。蓋清潔者乃人生不可缺之條件。若徒藉此以博他人之觀賞。卽清潔而變爲虛飾矣。

養成清潔之道。當由兒童之身體衣服始。兒童遊戲之時。或偶汚其手足。或衣履偶蒙不潔。

卽當令之洗濯拂拭久則使兒童自有好潔而惡不潔之心在於女子此等教育尤爲必要或給兒童以白色之衣服此爲清潔厲行之手段然務必擇其易洗濯之材料爲宜兒童恆使攜帶手巾以便常自拭其顏面及手指亦助成其清潔習慣之一端也惟好潔亦不宜太過終日汲汲於修飾身體掃除室內至於幾廢他事又好潔之過矣

清潔之養成實與美之觀念相緣兒童接爲耳者當於調和高雅之音調及富於慈愛之言語觸於目者當爲鮮明整麗之色凡一切恐怖及驚愕之現象以及憤怒怨恨憂苦殘酷之狀態不宜使接其耳目也故兒童當自身體之清潔進於精神之清潔然身體衣服先能清潔而精神亦能清潔者固不鮮矣清潔之人常受人之歡迎其不潔者反是不潔之人不能在社會上爲圓滿之生活野蠻之民族衰落之家庭必偷惰而不潔也將望兒童之進步自立可不早養成其清潔之習慣乎

已上數者皆人類普通道德之基而其養成之道實在於童蒙之時資於母教之力且非有高深之方法惟於兒童日用常行之事略加以意而已

第四章 兒童惡癖之矯正

兒童之惡癖有關於心理者有關於生理者惡癖既成則性情失其中正其間雖有時或賴醫師之療治而母氏盡其熱誠實往往能矯正其大部分此其方法不可不講也前章所論

爲母氏助兒童成德之基。此章所論爲母氏令兒童去惡之道，必去惡而後能成德。二者固未嘗不相須也。惡癖又有由姑息而成者，此在孩提之際，卽當力去其弊，譬如嬰兒好啼，亦惡癖之一種。爲母者倘聞其啼叫之聲，卽周章狼狽，趨至其前，百端撫慰，嬰兒固亦有時因母來而止啼者，亦有時竟不止而啼如故者。母又或與之以乳以止之，然他次啼時，有與之以乳而其啼益劇者矣。故矯正之法，母當察其啼聲爲感痛苦所發之聲，抑爲不愉快所發之聲。此二者甚易識別，如其啼乃無故而發，母當置而不顧，俟其自止而後趨至其旁，如此嬰兒知啼叫而母不來，成爲習慣，以後肅靜以俟，母至猶之兒童知啼叫可感母來，成爲習慣，啼叫必益甚矣。此雖細事，然能矯正其驕恣之弊，於襁褓之中，則後來能服從父母之命者，卽自此始。故曰：教兒嬰孩，教婦初來，矯正惡癖之事，在兒童未能言語之時，已可行之。若幼小任其放縱，長大必難教也。

兒童之惡癖，有屢經其父之嚴責而略不悛改，一旦其母對之流涕而瞿然悔悟者，故知矯正之道，不徒恃威嚴也。然對於頑強之兒童，雖母教亦有時不得不假夏楚之力。蓋兒童之不率教，終當有以懲罰之。懲罰固非一端，然大別之，可分爲譴責與體罰二種。體罰之當否，今之教育者頗有異說。由實際上言之，則對於兒童，譴責不能奏效，依體罰乃達其目的者，固往往而有也。且在幼稚之兒童，母氏雖費啾啾之辨，而彼無理解之能力，則除由體罰使

之。感。痛。苦。外。尚。更。有。何。法。乎。惟。體。罰。之。施。當。使。兒。童。知。其。過。犯。之。所。在。庶。以。後。不。致。再。犯。耳。然。對。於。兒。童。之。過。犯。非。必。一。一。悉。加。體。罰。也。母。氏。當。權。其。輕。重。而。審。處。之。幼。少。之。兒。童。雖。甚。強。拗。一。一。加。以。體。罰。亦。屬。不。宜。矯。正。強。拗。之。性。莫。妙。於。因。彼。所。好。爲。之。游。戲。而。導。其。意。志。使。轉。易。方。向。以。至。所。謂。強。拗。者。潛。移。於。不。覺。必。不。得。已。而。後。始。加。體。罰。但。所。施。體。罰。若。無。十。分。痛。苦。兒。童。有。仍。不。感。覺。者。故。對。於。性。質。軟。弱。之。兒。童。加。以。扑。責。之。罰。不。若。拘。之。一。室。之。內。之。有。效。也。

兒。童。年。齡。漸。長。體。罰。之。度。數。亦。宜。漸。少。且。宜。勿。以。體。罰。爲。最。終。之。罰。當。求。他。法。代。之。至於。女。子。與。男。子。之。性。各。殊。對。於。幼。女。則。麤。暴。之。體。罰。切。須。慎。避。蓋。女。子。性。質。較。柔。不。可。輒。因。處。罰。傷。其。優。美。之。天。性。但。啓。發。其。感。情。使。自。悔。悟。其。過。失。可。矣。女。子。固。亦。有。視。男。子。尤。爲。橫。肆。者。此。要。爲。例。外。至於。尋。常。女。子。之。性。質。多。爲。怯。弱。往。往。母。氏。僅。出。一。言。即。已。有。懲。罰。之。效。力。亦。有。不。必。發。言。但。示。之。以。目。表。責。難。之。意。而。能。使。之。墮。淚。者。對。此。等。之。女。子。爲。過。酷。之。懲。罰。極。爲。不。得。當。也。

當。不。得。已。而。施。體。罰。時。所。當。注。意。者。即。勿。乘。怒。而。爲。之。是。也。母。非。執。冷。淡。摯。真。之。態。度。而。施。體。罰。則。全。無。道。德。的。效。力。且。懲。罰。兒。童。者。本。以。希。望。其。悔。改。及。其。將。來。之。幸。福。爲。目。的。此。意。當。使。兒。童。知。之。若。乘。一。時。之。盛。怒。懲。罰。兒。童。則。母。氏。對。於。自。己。之。品。位。因。之。大。減。且。能。使。兒。

童疑懲罰之不必爲正當。不過母氏乘一時之氣憤而出耳。故懲罰當嚴正其間不宜有一毫感情的作用。又於兒童不從順不誠實破規律之時當極力追究。下相當之懲罰。假令母因一時自己之便宜。如以懲罰兒童能致己之不快。則暫寬其責。此殊爲有失。懲罰之時。機蓋懲罰者亦惟適於時機。乃能有效。如在必罰之時而忽蒙寬宥。不必罰之時而忽被責。則兒童不明得罪輕重之由。難望其改過矣。

兒童若有微細之過失。不宜輒用體罰。蓋以輕罪而用重罰。則爲母者有不慈悲。不正當之嫌。使兒童對於母氏敬愛之念。爲之減少。惟細過而屢戒不悛者。亦不妨用體罰耳。凡欲矯正兒童之惡癖。而施以懲罰。當斟酌兒童智識感情發達之度。而爲之輕重焉。蓋智識益進步。則兒童對於罪過之觀念及懲罰之感覺亦益銳敏。必知其懲罰爲己當然應得之結果。而非母有意督過之者。則其矯正始爲有效也。今略擬輕過懲罰之適用法數端於下。

- 一、懲罰好紛爭之兒童。可遠其游伴。限於一定時間內。禁其不得與游伴同遊戲。
- 二、犯盜食之兒童。分與餅餌果實於他兒童時。勿分給於彼爲宜。
- 三、犯過度飲食之禁之兒童。可與以粗惡之飯菜。其他兄弟姊妹所享之美味。禁不使分嘗爲宜。

四、損污衣服之兒童。可禁其外出。

五、說誑與虛僞之兒童以啟發其羞恥心及使悟虛僞爲賤德爲最有效之手段而於兒童悔罪自白其非行時當按事情減輕其懲罰然亦不宜至廢懲罰蓋過犯已成不宜輕易使得逍遙事外惟其悔恨出於真誠而母氏以特別之愛情赦宥之者此自屬於例外耳。

六、兒童流於懶惰之時禁其休憩收藏其所最愛之玩物又使其食事時遲延若再不矯正最後可加以扑責但亦有兒童由於體質之關係陷於懶惰之時則不得輒加懲罰蓋向爲勤勉之兒童一旦懶惰體質必有他病母氏當亟延醫視之也。

兒童有生性躁急不近人情者教育手段若果得宜此等偏僻之性亦可矯正即由於訓誡愛情忍耐與善良之指導而變化其氣質是也且於幼少時代矯正之則困難較少兒童之性躁者常以不關緊要之事咆哮叫喚如猛虎然其母見此舉動若倉皇急遽至兒童之前率然許可兒童之言使貫徹其意志大不宜也此舉不止可見母氏缺乏教育上之智識且使兒童躁急之性情益熾烈故兒童暴動之時當十分警戒壓制之縱令暴動之原因爲正當亦當使兒童知激急之不可總之無論原因如何必先加以訓誡若暴躁由於病理作用則亟延醫爲之診治倘借病以發其暴性無其他正當理由者亦不可輒寬縱之且宜益嚴爲訓誡使務絕去其非行也。

又好喧譁鼓噪之兒童。當暫時置於孤獨之境。使嘗愁悶之味。而思羣居之樂。并使知人之處。世有時宜自抑損。若兒童對於他人。有不行爲之時。其原因卽非出於惡意。亦當使陳謝於被害者。此亦矯正兒童躁急性情之一手段也。

母氏雖當以矯正兒童之惡癖爲己任。然於末節細故。亦不宜吹求太過。若兒童一舉一投。足必爲之嚴密之監督。則有以抑制兒童活潑進步之心。而剝奪其天真爛漫之性。失教育之本旨者矣。故兒童幼時舉動暴躁。固不可若及其稍長。好與父母辨論。跡近不遜者。此不可一概視爲惡癖。最當審處之大抵。兒童達青年時期。母子之關係。尤易齟齬。是時兒童既有相當之智識及才能。不肯容易服從兩親之意。志雖所見未免一知半解。然不知自斂。以求伸其一己之箇性。至十七八歲時。在中學畢業前後。時代意氣尤盛。當時心身並非發達。每爲種種妄念所驅。於長上之前。肆其辯舌。敢越法則。毫無忌憚。女子則此時代較男子尤早。要爲青年男女必經之階級。不必橫加干涉。及其學問閱歷。更有所進。則此等客氣自消。弭於無形。故此時代之母教。宜以忍耐爲要。不必過求矯正之法也。

青年若無勇往獨立之箇性。則不足以有爲。當彼等極力欲貫徹意志之際。若強阻之。必起一種之反動。所生現象。且與母氏之希望相反。又兒童在此過渡時代。其名譽心之刺激。極爲銳敏。母子間常無端而生衝突。爲母者宜稍費思慮。取巧妙之手段。以對待之母氏平日。

雖。以。愛。情。結。其。子。女。而。意。見。至。是。仍。不。能。融。洽。者。蓋。父。母。於。子。女。其。意。中。常。懷。親。權。及。有。監。督。資。格。之。觀。念。兒。童。雖。長。此。念。不。衰。故。雖。骨。肉。之。親。仍。兆。乖。離。之。象。惟。於。成。年。之。子。女。以。成。年。之。資。格。待。之。則。必。愉。快。異。常。若。仍。視。之。如。兒。童。則。必。有。所。不。悅。故。母。氏。於。待。遇。成。年。之。子。女。嚴。密。督。責。不。如。廣。爲。寬。容。反。能。矯。正。其。矜。驕。之。氣。於。不。覺。也。

婦女修養談終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3 6547B

婦女修養談

二〇六

民國六年三月七日
民國六年四月七日
民國六年四月七日
民國六年四月七日
民國六年四月七日
民國六年四月七日
民國六年四月七日
民國六年四月七日
民國六年四月七日
民國六年四月七日



(女學叢書之一) 婦女修養談

全一冊定價銀六角

著者 梓潼謝无量

發行者 中華書局

印刷者 中華書局

印刷所 中華書局

上海靜安寺路二七七號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中華書局

北平天津遼寧廣州長沙開封溫州長春
漢口南昌南京杭州濟南保定武昌太原
常德福州成都重慶雲南徐州西安汕頭
沙市蘭州衡州貴陽吉林潮州安慶桂林
東昌廈門邢台綏化煙台鄭州梧州
石家莊黑龍江張家口新加坡

健康乃人生之幸福

下列各書，讀之可以預防疾病，可以自療疾病，家庭中不可不備之要籍也。

學生衛生寶鑑	神經衰弱療法	肺病療養法	通俗自療法	女性衛生常識	素食養生論	健康學	實驗健身術	強健身心法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六角	二角	二角半	二角	一角半	一角半	五角	一角	三角半

中華書局發行

科學的家庭

羅世嶷編
一冊三角

改良家庭之呼聲日高，家庭如何組織，實爲一重要問題。本書著者寓居巴黎時，對此問題，有極深之研究；曾採集法國名著及雜誌、日報所載，參以自己之心得，輯爲是書；旨在以科學的方法，經紀家庭，故名曰科學的家庭。內容首述家庭及物質生活之沿革，次述科學之定義、原理、性質及演進等，復次述科學的家庭之原起、通則及家政舉例；據科學之精義爲經，引家庭之實事爲緯，說理透澈精到，文字淺顯明白，凡志於齊家者，都應人手一編。

中華書局發行

32218

1-76

標商冊註



~~1659780~~